

文

視而不見

周越然

友

四書上有一句話，叫做「視而不見」。意義是：人沒有心思觀看的時候，一定見不到任何事物。那句話未免太決定了，太統括了。我們無心觀察之時，固然見物不清，但非絕對「不見」。那個「不」字是絕對的，未免「言之過甚」呀！最好，我們把牠來改一改，改成「視而誤見」四字。閱衆請不罵我荒唐；我有我的理由。請觀下文。

當民國二十五年（？）秋季，我在南京考試院做高考考試委員的那幾天，每日清晨必乘

第二天早晨，我經過那條街時，仍舊看見許許多多妙法店。我決意下午進去調查。

那天下午公畢之後，我趕快回旅館。路過妙法舖子的時候，我命車夫停住，跑進一井頂大的去研究。我一進門，就呆住了。我所預備的問題，一個都不能用，連帶寒暄語都忘記了。原來他們所精製的，所出售的，不是「妙」法，而是「沙」（從水從少）法（Sofa）呀！

「我不是「不見」，不過我見得不明，見得不切。我「誤見」了，因為我「先入為主」，有了偏見的緣故。

偏見的故事甚多。我先在下面講一個給諸君聽。

車經過某街。車子雖然開得很快，然而我總看得見好多家店舖拿「精製妙（從女從少）法」，或「妙法專家」，或「出售妙法」為招牌的。我私自想道：我從前在南京當過高師的主任，曾經住過相當長的時間。我沒有聽見過南京人會「妙法」，也沒有看見過南京地方有「妙法」出售。他們現在居然公開出售「妙法」，並且出售的舖子又不止一家。時勢真的變了！

妙法！到底是什麼妙法？我非仔細調查一下不可。

譚答道：「分別是有。出差白牌，不及自備黑牌的關。」

姓陳的紅了臉，微笑而作冷語道：「出差白牌，自備黑牌——錯了錯了，剛巧相反。我看見的，剛巧與你所說的相反——出差是黑的，自備是白的。」

譚道：「陳先生，你太瞧不起我了。我雖然是近視眼，難道連黑白都不能辨別麼？」

陳道：「那是共見共聞（？）之事，何必強辯呢？倘然不相信，我們馬上打電話，叫一部出差汽車來，看他是不是黑的。」

譚道：「好的！倘然出差是黑牌，我付車價。」

我插嘴道：「你們兩位都不錯。不要爭論，也不必叫車。讓我來講給你們聽：出差是黑的，也是白的。自備是白的，也是黑的。出差的黑字白牌——那是陳君所見。自備的白字黑牌——那是譚君所見。你們兩位，是不是這樣？」

陳君答道：「是呀，我是這意思。」

譚君道：「我也是這意思。不過我們總算出差的為白牌汽車。……」

我道：「既然大家不錯，何必再爭黑白呢？讓白者為白，黑者為黑好了。」

其他開會的人，最初不聲不響。到了此時，全體大笑而散。

據此可知我們有了偏心的時候，非獨所見與他人不同，就是所說也與他人有別，非獨見得不清，就是講話也不明白。這種糊裏糊塗，性急慌忙的「誤見」，我尚有故事，如下：

這故事發生在六、七個月之前。那時政府正在抄查紗布。某日，有一個不相干的人——不是正式調查員——經過某商號時，看見旁邊有一間屋子，牆上有一「堆貨」二字。他存心尋外快，敲竹槓，立刻跑進商號，要求見他們的經理。夥友道：「經理出去了。你先生有何見教？」那人道：「你們隔壁棧房裏，堆的是什麼？是不是紗布？」夥友道：「我們隔壁不是棧房，是一間空屋，從來沒有堆過貨物。那間屋子，當時我們預備裝馬達的。」那人道：「哼，你騙我。」他一把抓住夥友，說道：「就在隔壁，我同你看。」

到了隔壁，那人一手拖住夥友，一手指牆上道：「牆上明明有「堆貨」兩字，還說不是紗布麼？快去拿鑰匙來開給我

看。「夥友一看，哈哈大笑道，「先生，請你細看。「堆貨」二字之上，還有兩個字哩。你看呀！還有「不許」兩字哩。……」

不看上面，專看下面，果然可以造成「誤見」。但是專看上面，不看下面，也可以造成「誤見」。請閱下面我們湖州的老故事：

坐蒙童館的王秀才，已經兩三年沒有人請他吃酒宴了。他正在想飲好酒，想吃好菜的某日下午，忽然接到一份帖子，裏面寫明「是月初二日午刻便酌候光。」他樂極發抖，慢慢地把帖子從封套中抽出來。他看見「初」字，又看見「二」字上面的「一」字，馬上將帖子放進封套。他自言自語道，「今天正是初一。好得帖子來得早，否則來不及了。」他略事整理後，就出門去赴約了。

到了酒館，樓上樓下不見一人。細問堂倌，始知明日有人設宴。回來再把帖子慢慢地抽出來看——不是初「一」而是初「二」。

次日傍晚，從從容容地換了新袍新褂，新帽新鞋再去。到了那邊，仍舊不見一人。他再問堂倌道，「你昨天說今天請酒，爲什麼沒有人呀？」堂倌

答道，「請客的已經去了半天了。他們是在中午舉行的。」王秀才回家，把整個帖子抽出來看，果然不錯——寫明初二午刻。他自稱倒運，懊悔不已。

上面幾個故事——連我自己的也在內——都是「視而誤見」，不是「視而不見」。四書

說 妬

據韓琬御史台記所載：

「唐管國公任環，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環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若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共死訣，其實非鳩也。」

其實，唐太宗賜給任環妻喝的不是酒，而是醋；這就是後者「吃醋」一語的來源。

「吃醋」或者是「妬。」到底底是女人的美德還是惡行，這是一個值得研究而且極有興趣的問題。在古昔，妬是被認爲女人的惡行的，試看大戴禮記

上還有「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哩。那些「不」字，都不妥當，都應該改成「誤」字。他日有暇，當再做幾篇文章（？），再講幾個故事，以見我們不論眼見，不論耳聽，不論口食，往往因爲偏心的緣故，而易入迷途。

雨 絲

和家語上不是明明說是妬是女人七出的條件之一嗎？不僅如此，便是嗣後的法律條文也都沿襲着這個定則。足見女人在舊禮教的桎梏下是沒有這種起碼的權利的。到了清代，俞正燮先生因爲目擊當時男子可以任意討小納妾而不許女人妬忌（甚至有因妬而喪身的事例），所以他便以戰國策的「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爲藍本而寫成了一篇「妬非婦人惡德論」。他開宗明義就提出：「婦人常情」，繼之就是「夫買妾而妻不妬，則是忍也；忍則家道壞矣」。綜觀俞氏全文的原意，無非是勸人不要娶妾，假使要娶妾就得容忍妻子的妬忌；可見他是把

妬忌當做女人對付納妾的丈夫所用之不得已的手段，而並不曾確認妬是正面的道德。所以他這種爲女人抱不平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不過到了現在，納妾已爲法律所嚴禁，男女的地位也已漸趨均等，而年前「古今」半月刊上所刊的××君（忘其姓氏）底大作，竟選對女人的妬加以崇揚。他以爲女子善用妬「德」，就是以消滅丈夫的邪念（大意如此）；這實在是非常滑稽而荒謬的。

實際上，在現階段，女人之有妬心，不但不足爲女性揚眉吐氣，抑且十足地顯現出女性的懦弱。例如漢書上所載廣川王玄的王后陽成昭信的事，王玄的幸姬如王地餘，王昭平，陶望卿，榮愛等十四人，都因了昭信的妬潛而遭慘殺。又如後漢書所載和帝皇后鄧綏的事，諸姬宴會時都競事修飾，而鄧綏却素壯淡服，表面好像不妬，而骨子裏却異常妬忌；後來陰后終於因了巫蠱事被廢，而鄧綏也終於立爲皇后。這些記載都足以證明女人常是利用妬來排斥其他的女子。再如聊齋誌異中恆娘一節所載，不也是利用妬來使丈夫棄妾而愛己嗎？此外，還有許多女人更會

憑藉其權勢以行妬。漢書載宣帝時王吉上疏裏說「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夫，夫誦于婦，逆陰陽之化」。又據耳目記所載：「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騎馬面上，並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至宋世公主，更慣于用妬，明帝痛恨之餘，竟至叫虞通之撰了一本妬婦記。這些事例，不是暴露出女性的鄙劣以及殘忍還有什末？不是暴露出女性之不敢官冕堂皇的幹，祇會背地裏行偷拳，象徵着她們的懦弱還有什末？試問這樣果真能爲女界揚眉吐氣嗎？結果真能稱爲美德嗎？

不但如此，女子的妬，在某些場合，還非常的可笑。沈約俗說裏載有如次的一個故事：「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容，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像這樣的妬，豈是美德？這祇暴露出女人的無知而徒貽男子之譏。張鍛亭的借米

諺不是說：「君不肯，我再歌，願君借我米一籬。願來生君作頑妾我作夫，憑君時時吵鬧，我願裝雙做囉半死半糊塗」。這便是女人濫用妬忌所遭到的嘲笑。假使再拿出千萬方黑心符裏的：「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我們的姐妹看了，不知又將作何感想？

從上面所引的幾個例子看來，我始終認定妬忌實是女人的惡德。我們讀得明瞭，昔日之把妬認爲女人的惡德者，乃是由于女人的妬足以阻礙男子之

耐妾，足以動搖「名嗣」的信念，更惟恐男子大權的旁落。俞正燮氏爲了要打破這些觀點，所以出來提倡「非女人惡德的論調，這是我們不能厚非的。但是現在時世不同，女人已經沒有再由卑劣的妬惡底必要，相反地却應該利用高尚的手段去調和並維持夫婦間的感情。因而目今假使再有人說是妬是婦人的美德，那我們就不把牠看做是男女平等的論調，而反有陷于「男尊女卑論」的嫌疑了！

吧，你也時常應該痛罵奸商沒有良心，或者在報端上發表罵把主張徹取締囤積操縱的言論。倘使你是一個在幹幹貪污不法的官吏，那當你在民衆演講底時候就應該這樣說：「本人是嫉惡如仇的，倘使本人的屬下有什麼貪污不法的事情的時候，就請你們告訴本人，本人一定立即法辦給你們看！」可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烟幕彈雖然可以暫時把「東西」遮掩一下子，但「東西」依舊是「東西」等到烟幕彈失了效用的時候，是依舊會被大家看出來的。

忘掉自己

仲子

友

文

有一個故事：一共六隻豬——一隻母豬，五隻小豬——同渡河，到了彼岸母豬叫小豬排隊數了一數，却只有五隻。就放聲大哭起來，說少了一隻豬。——原來它沒有把自己數進去。

我想：假如要說這母豬愚笨的，毋寧說它是聰明的來得確切一些。因爲一個聰明人最要緊的條件是「忘掉自己」。我的鄰家有一次失竊，幸虧發覺得早，就起來大嚷，却早見一個陌生人已在跑來跑去的

大喊捉賊。當時四出追了一陣，那裏還有什麼賊的踪影。過後一想：才知道那個大喊捉賊的陌生人就是「賊」。

這就是個好例子，「忘掉自己」可以滌清自己的污穢，遮掩自己的缺點避去別人的注目。所以現在社會上關於「忘掉自己」的事就觸目皆是。

譬如你是一個娶有三個姨太太的假道學者吧，你就該大罵世道淪亡，人心不古。最好還發起一個什麼「風俗整頓會」，假如你是個囤積投機的好商

無聊所致

田 莖

到此地來，漸漸連陳列在人行道上的廉價捲烟也買不起的最近，最近我化了三十八元購置了一只握著燙手的劣質烟斗就抽起黑色的土產的烟草來。有時候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轉過來，搜尋乘電車另找回來的碎票子，看看是不是竟可能湊齊了還足以買一兩烟草的五元錢，而結果則是常常湊不攏來的。碰到這種情況，我就會踱下三層樓跑到對門小舖子里買一盤螺旋香回來。點着了，約莫有一小時的辰光，屋子里就香烟繞繞了。我不愛打開窗子，甚至喜歡把窗戶縫也用紙條糊得密不通風，我不願意外面的空氣對我的屋內的香烟有任何勾結的行爲。這一點，我是頗具有古帝王對於他的後宮粉黛的防範周密的。把香架在桌面上，看着它不斷的升起一股白烟升到約莫有一尺多高，就打了幾個圈圍自己冲散了。在沒有烟草的日子，這也是一種聊勝於無的享受。

有一名下衛兵從早到晚站在窗下晒太陽，有時他獨自一個

人好像開足了發條的機器人在練習着正步走，有時他張東望西，好像在尋找着什麼，有長官走過來他就像煞有介事的一舉手，過後又繼續他的各式各樣的散步和晒太陽。我常伏在窗台上，把額頭抵着玻璃，欣賞他的姿態達一二小時之久，從他的不同的姿態上試着去揣度他的心靈的談話。

請看最近后胡的被槍斃就是個好例子。據說：后大橋和胡政也曾經法辦過好幾個「貪污不法，囤積操縱」的屬下。——他們只是一向把自己忘掉了。——可是，最近終於也被別人數進了渡河的豬裏面去了。很希望當局把「忘掉自己」的母豬一隻都不要忘數。更希望母豬們趕快把自己也數進去。

別「忘掉自己」！

這些接近於中年的人們，乃是由于生活的單調無聊所致。

那些接近於幼稚的騷動，不過是一種本能的情緒的發洩而已

由于無聊所致，有時我也會置身於鑼鼓喧嘩的戲院子里；有時我也夾雜在匆忙的行人羣中作一種懶散的散步，我也跟着人們擠在測字攤的周圍，看他在石板上用一個小姆指蘸着墨汁畫着火龍蝦或是松竹之類；逢着有些志在揚名的看信先生指手劃腳的高叫「來來來，不取分文」的時候，我也有興致把臉嘴送過去讓他端詳一番，他一定說：「君有兩道足以致貴的好眉，恭喜恭喜。」這些像熬有介事的奉承之類，也

讀書的人

蕭村

「讀書的人，沒飯吃！」「心好，做癩三！」這是母親常在我的耳邊絮聒的兩句警語。大概我是一個鈍感的人，或者說我是一個老頑固，對於這玄虛的說話，奧深的哲理，始終不能懂得，所以也就只好做一個沒飯吃的小癩三了。走到學校裏，又碰見多少半飢不飽的老癩三（？）坐在辦公室裏，大談「癩三經」——甚麼××校長一月撈進多少萬了，××

可消遣兩小時。

由於無聊所致，我也常常坐在防空燈罩下寫一點遺散無聊的隨筆，寫得更無聊的時候我就站起身來，在樓板上來回的踱着，我的皮鞋跟的聲音漸漸跟着我的情緒的發洩而愈加響亮了。當其時，樓下的先生們的耳朵就非被虐待的去聽我的這種心靈的音樂不可。我的心靈的音樂會引起他們的心靈的共鳴。由於皮鞋跟的聲音的勾引，他們將會想得很多，想得很遠吧。至少，這對於他們，無聊病患者們也是一種幫助吧。

×做區長很得意，就是做一個警察也不壞了……於是心神恍惚地走進課堂，也沒有勇氣再和學生講甚麼為學與做人。現在學生內國文程度太低了，一篇文章做出來，簡直是莫知所云，恰巧我飯也沒有吃飽，把我改得頭昏眼花的，於是這天把這班學生喊來大罵一頓。誰知他竟然冷笑我說：「先生；學問不好沒有關係，只要有鈔票！」哈哈！鈔票！鈔票！他到把我教訓得啞口無言了

。暗想，這學生在讀書時代就絕定這種「鈔票」精神，他將來該是有救的，只有我——

但是我又懷疑了，既然讀書人沒飯吃，那麼，他們為甚麼又紛紛地把子女們送來讀書呢？這豈不是矛盾？啊！矛盾！也許一般的人都這樣，矛盾的也就是不矛盾的了。只有我這個還以為它是矛盾的人，才是一個傻瓜，囑三思想呢！果然，這個迂腐的腦筋，要開通一點才好，再這樣清高清高的糊塗下去，怕真的要餓死了！

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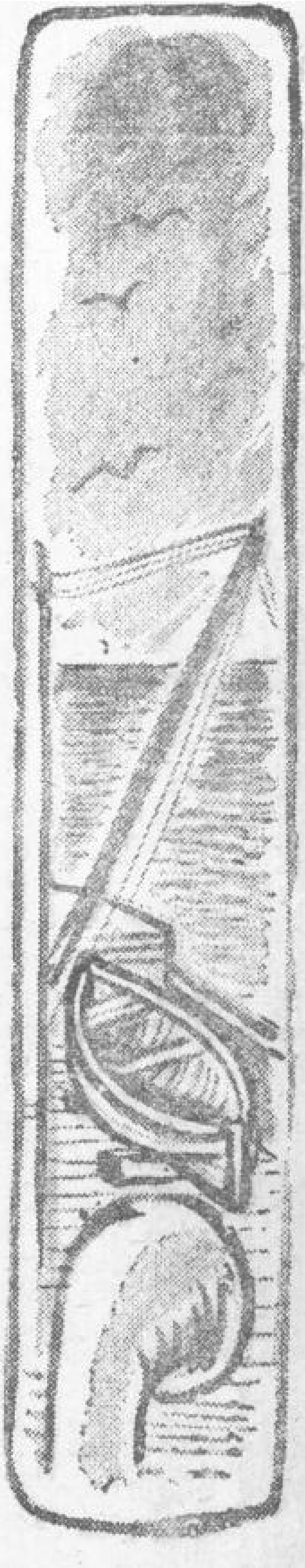
魯陽

你說我變了；我承認，我是變了。由不相信宿命論變為時常跑到算命先生那兒去找安慰，這是多大的角度的轉變。我原不想變，可是，它要變，又有什麼法子呢？這似乎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我記得「風雪夜歸人」中的李蓉生，他原抱有一個「紅」的信心，因為他有一條好嗓子，於是努力着，奮鬥着，往上爬。可是，在發育的時候，他的嗓子倒了，無論怎樣，終沒法使他的嗓子復原，因此祇能永遠做着人家的跟包。別人沒有想到他會有這末一着，他自己更沒有想到。因此他有着滿懷的悲哀，滿腹的痛楚。你說，這是人力所能及的嗎？

再去算一下，那樂趣似乎是無法形之於筆墨的。前幾天，一個賣卜者告訴我，這幾年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個階段。我回想這幾年來的遭遇，確是流年不利，看看周圍，也是漆黑的一片；之後，他又對我說，過了這一個階段，那便是我交好運的時期。我聽了他的話，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不過對我一顆愁悶的心有了一點安慰，我總算還有着一點希望。交了好運，我也不想坐汽車，住洋房，只希望生活中有一點樂趣。

昨天，去赴宴會，經新城隍廟，在那兒又相了一下面。那個星相家說我已交進了好運。這話對我的心引不起一點作用。近來，我除文有虛可賣外，也就沒有什麼了。他之所謂好運大概是指賣文吧，可是賣文祇有使人挨餓，那里是好運呢？也許因為我穿了那套去年新做的西裝，以為我在投機場中發了一筆財，或在囤貨上撈了一點錢。說來也夠可憐，說不定那套西裝明天便命質進典當。我對他祇有苦笑。



論政治革新

錢今葛

文

大東亞戰爭已到了決戰的階段，參戰後的中國在這個時期所負的使命是顯然重大的。可是因了國府還都後政治權力始終未能強化，所以迄今還滯留於埋首內政的整理。譬如說吧，自最高國防委員會成立之後，其最大的關步姿態，莫如去歲的澈查囤積以及本年三月中由特別法庭之成立而迅速對犯贓的貪官污吏執行死刑。國府且於事後發表談話：此後對任何貪污瀆職人員，決將予以嚴峻懲處，以期最短期內實踐廉潔政治。然而中國政治上的積習一向以官場為藏垢納污之所，即使到了暴露的時候也不過僅在政治上引起一度小的風波之後，還是風平浪靜，過相當時候一般社會對當初舞弊的主角不僅忘得一干二淨，且有時還有重復起用的機會。遠一些說，如清末的路礦風潮，北京政府時代的金法郎案，當初不曾也鬧得天翻地覆的嗎？可是現在一般中國的人還有誰注意它，在那二次發財的人誰亦不敢再向他們追究了，甚且活着的仍一樣於時來運來的時候給人們擁上了政治舞台，博取他老練政治家的佳譽。再近一些看，事變之前不也曾有過澄清政治的行動嗎？如民國二十四年行政院就有兩次澈查上海市場操縱的案件，可是結果怎樣，連移送法院的「遭殃小官」也還糊塗了結。到了戰後，去年國

聲，到如今只成了官僚間發表談話的姿態，物價反因之較去歲又上漲了好幾倍！在重慶方面，前年也鬧過糧食部長撤職及市長因囤積糧食而鎗決的事，但那裏的物價仍一般急速上昇，自然貪污的官吏也不易絕跡。就以此次國府的鎗決后大樁與胡政兩入而言，這也因為后胡二人早經日本憲兵當局所檢舉，然後才如此大刀闊斧去做的。即使這樣，后胡案內所涉的人犯據法庭方面所發表事實看來，正尚牽涉到無數的好商和不法機關及上級官吏，但我們迄今還沒有看到他們一般被清算的日子！從上面一切所說的事實看起來，中國吏治澄清的困難不啻已完全明白。照這樣下去，貪污既成爲新中國前途內政整理之極大障礙，我們又何能強化中央的政治權力來和日本共同負擔由決戰而揭開的復興亞洲的使命呢？

不過幾位大學教授和出名的學者，後來他們自己在建設好人政治的機會中參與政治了，甚至現在這批人還在重慶混於政潮之中，試問他們有什麼貢獻？不要說連減少貪污的本領都無法表現，就是貢獻重慶當局一些指導的明白的政治遠見的能力都沒有！自從國府還都之後，草率中迎接着大東亞戰爭的勃發，中國政治之未許走上清明的階段，自有它客觀的制度必然性，如果單靠一二好人去革新政治勢比登天還難。我們試捫心自問：照目前生活的景況，一個人苟有瀆職的權力可用，他爲什麼不也捲入貪污的圈子中去呢？據一位做縣長的友人和我說，做縣長的薪水只有二千元，機密費只有一萬元，然而招待友人需費，對各種供應需費，還要對上司作應酬，試問不貪污還有什麼方法？拿一萬二千元之合法所得來說，僅能維持中下小家庭的生活費，那末法律苟不默許舞弊豈非和人情相去太遠嗎？我們現在且不講別的，就拿做一地父母官的縣長來說，單是人事的革新，試問還有什麼意義？難道說：好人能榜腹從公嗎？好人能爲巧婦作無米之炊嗎？所以，我們一口咬定，不談革新中國現時政治則已，如談決非先從制度革新入手不可。

革新中國政治的主要課題既在制度，那末制度又將如何的改造呢？是否單有了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或者擴大與強化監察權的運用就夠了嗎？這些話我們認爲只是抄襲過去的一套陳話，預備造出一些新的八股方式來使用罷了。對於鐵一般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可說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爲要澄清中國的政治，如果不對此時冷酷的生活要求加以正視，任憑你有怎樣的民意機關，怎樣的裁汰沉員或強化監察，爲法律在人情上所默許官吏舞弊的現象仍然還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必須正視這些現實，否則一切的革新最多祇是閉門造車罷了。

我們認爲要使參戰後的中國，真正發揮政治的實力，與盟邦共同確保最後勝利，那末此時與其重視中央

文

友

政權的革新，倒不如逐步使地方政權權力擴大，俾各地形成堡壘化的防衛地帶。尤其所謂協約國的作戰戰略，今已顯然移其反攻的野心於侵略亞洲的大陸上來。最後的決戰，亞洲將和歐洲一般決定於陸地之上。故中國政治之革新，首應謀其和此種未來的決戰機謀相配合。在這個觀點上，所謂地方政權權力之擴大，不是企圖使殘存於中國境內的封建逆蹟復活，乃是希望以各個主要戰略基地做中心，來貫通其附近各地，構成一個自衛自治與自給的政治有機體，以便利作戰時猶如最新式的一艘航空母艦，即使艦身的一部被炸，其它各部還是健全能單獨航行。筆者在這一文中，只想提出一點原則給當局做參考，所以不想詳細地在這裏開出一個計劃方案。所以在目前中國國府治下之地區，將怎樣分別造出這些區域的有機體，只好留待專家去研究了。不過所謂地方的自衛自治自給的有機體，其要點有八：(一)每一區內以一個戰略據點為中心，在那個中心城市必須建設具有規模的輕工業與重工業，在一方面謀人民之衣食住自給，另一方面謀作戰軍火之自給以簡省運輸之麻煩。(二)每一區內須以縣為單位，分別造成與作戰前哨單位同樣能力的攻守基點，故亦須各縣自謀民生與軍火的自給，但在一個區域內交通網的利用是必須依時而擴張的。(三)一區域的負責長官，即實行自衛自治自給三大政策的最高統帥，對中央僅接受其計劃的指示與事後之考核。(四)盟邦駐軍應與當地中國政治當局密切合作，以便在各區實行徵兵之後負責訓練新軍(中國之此項新軍應視其地域的形勢，分別成立陸海空三軍，完成其自衛的堅強陣容)。(五)在境內普遍動員民衆，施以短期政治訓練後，分別從事於各種服役：如兵役及勞務等。(六)規定主要的日用必需物資，而定出一個全部收買的計劃，俾由是使其非商品化而發行物資交換券。凡人民對各項服役盡其職務時，即以該交換券為其薪金之一部，俟全國各區此制有成效時再澈

底改革以生產為本位的通貨新制度。(七)各區域的行政須分為計劃、執行與考核三部，計劃者從學校與考試中產生(此亦即中國古代的選舉制度)，執行者即地方各級行政官吏，依法律由中央及地方長官任免，考核者則由中央考試院及監察院聯合會同任之。(八)廢止保甲制，另由政府以人口署的設置管理人民之移動及保健事宜，而在徵兵實施前不妨先推行民團，以民警維持地方治安(尤其與渝方地區鄰近諸地，必須廣事推行民警制度，始能相安無事)。至於中央政權，為適應決戰體制起見，在全面對日合作未實現時，儘可謀適度的簡政。譬如說吧，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不妨暫先改為五委員會，而在行政委員會下更不妨除建設、外交、軍事、教育、財政等部外其餘一概裁併，尤其因為各地方政權權力之提高，內政部已無復設立之必要。立法委員會，可利用改造為戰時代表民意之機關，但選舉方法須暫時改為從職團推荐的制度，即從全國士農工商諸方面職團中提出推荐其倍數，然後由政府圈定之。

這樣的制度革新，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乃是經濟生活的改善。我們始終認為：欲求全國官吏的澈底澄清，單把建設廉潔政治或好人政府的口號抬出來是沒用的。所以在制度革新中，我們還是以重點立於經濟革新之上的。目前不良的經濟統制制度，既證明了完全是模倣人家的結果，自然將來是必須加以改革的。改革這個戰時的經濟措置，乃是一切革新的基本。毫無疑義，革新的戰時經濟措置，必須以軍需民生並重為基礎。是以，我們在上面政治制度的革新中，提出了一個作戰基點與內政單位相配合的計劃原則。在這項原則下，我們已經說出了各個內政單位要完成其作戰基點的任務，勢須造出各地域自衛自治與自給的政治有機體。那末，不用說新的決戰經濟措置是應該絕對以自給為條件的。舉凡一地的配給日用必需品，地域間的交通及人民的從事生產應當在這個條件下統

一起來。簡單一些說，這就是要達到每一地區，每個公民須運用他生產的能力或服役國家的資格來享受配給，而交通工具也只能為達成增產或服役的目的而利用。再說一句，這也就是說，要恢復人民從事本位努力的一個橋樑。在如此設計的經濟生活中，所以我們主張把必要物資由政府宣布為非商品化，不准人民私相買賣，而完全統由各地區政府當局收買。同時在與渝方接壤地點，設立特別管理特資的地帶，施行特別的經濟措施。這些全部物資收買之後，應由當局計劃分別用之於軍民所需。怎樣配給呢？照目前的配給制度是無法避免舞弊的(其各種方法已由后胡案情中揭露出來)，所以我們要廢除這個制度，而另行把一種逐步推進的方法來改良當今的貨幣制度。物價到了如高漲的田地，貨幣的改良已不能再有所遲緩了，遲則恐有社會總崩潰之虞。因此，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擴大大此時米統會所實施的物資交換券之用法，先以一部物資交換券來支付服役及生產的薪金，然後逐漸穩定物價而改革幣制。我們當怎樣來運用或推行這種交換券的活動呢？第一，我們先確定何者為必要物資，然後規定交換券之等別及數量。第二，我們在確定必要物資時，須對各中心城市及鄉村加以區別，有的在城市為必要的主要物資，而在鄉村則為非主要的。例如米穀在城市為主要的物資，但鄉村的主要者反而是砂糖及洋蠟等。再如燃料在鄉村為非主要的，但在城市即為主要的。故各當局在發給交換券時，應酌參地區情況而有所區別。第三，交換券之頒給由各業務機關或官署，參照服役人員之家庭狀況定其一月數量，經當地官署核准後施行。第四，各必要物資於軍需之外，應全部作為民需，苟有不足當地政府應設法補足不得拖延。第五，各地設立物資交換所，俾人民隨時以交換券取得物資，人民取得該項特資時概不付以任何酬勞費。第六，各機關各官署，於發給此項物資交換券後得扣除其薪金從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第七，對生

產者收資物資時（對工廠與農民相同），當局應於原價之外付以一部交換券，其比例可同於對服役者之成數。這般說來，我們預料地方政權應以全力對付此新經濟措置，故在其政務上特別提高自給的地位，俾與自治與自衛同樣被尊重。因之在執行政務方面，不妨設立軍事、政務與經濟三廳，將原有的財政、建設教育警務及宣傳等降為局或處附設於各廳之下。

在軍事方面，我們很可把每個戰略地區形成要塞，故除民團之外更須配以正式的國防軍。關於這點，在重視地方政權強化的另一方面，我們却重視國防軍中央化體系的完成。國防軍雖駐於該地區內，決非即可成爲一地區的封建割據的因素，故國防軍之訓練及配備，雖可就地實施，但一般將校及官佐之養成及任命均須經中央軍校担任之。盟邦在各地駐軍，原爲決戰時期不可少的措施，故希望於訓練中國新軍逐漸完成之日，自動依時減少數目而改爲志願軍部隊協助各地國防軍從事作戰。

以上所說，不過據自筆者個人的見解，鑒於太平洋與東亞大陸上的決戰日期迫近，而發的革新主張。我們深信除非是一個澈底的新失敗主義者，他是不願置一切革新計劃於不顧的。但是所怕的這種革新還依然僅及於人事，那末大好前途豈非又要和過去的一般白地斷送了嗎？顯然制度的改革是不容易的，從中國的歷史上就可以知道。自王莽革新爲始，迄於清末維新爲止，都是失敗的。就是民國以後，制度或亦有數度的變更，結果却反因人事問題終不免失敗。由此可知單是人事的革新不易奏效，單是制度的革新也何嘗不能失敗？然而在過去幾度革新之中，我們也看到有成功的。譬如說吧，商鞅的變法、管仲的變法就是一個好例。他們成功的要訣，都是在於「信」的一字。所以我們如要求到政治的完全成功，尤應在有了一個革新的制度之後，能有一個「好人」的政治集團。不過所謂「好人」，不是像普通的一般字義所解釋，只

是不爲惡作非，而應該是積極肯幹而以大勇精神來維護其信守的人。所以我們所主張的制度革新上特別注重在執行之先應有計劃，而在執行之後尤應有考核。如果考核之結果，其執行政務的成績並不能盡如計劃所定，則也應有所懲處的。這樣，中國在那時的政體已越過了現時，但求懲處貪官污吏的階段而更進一步了。是以最後我們希望新中國的當局，能於中央及地方各自每年由担負行政的當局訂出一個行政計劃大綱，然後由民意機關或上級機關每年加以審核，以定其政府的人事異動。同時每一官廳須隨時向中央或地方的考試及監察機關呈送報告書，而任何官吏的撤換亦須徵得此等機關之同意。總之，我們要設法增強制度上的周密性，在這樣周密布置之後新的人事改革才不至依然換湯不換藥。決戰關頭日益迫切，中國及亞洲前途的命運亦日益接近其存亡的一髮，凡是亞洲或中國的一份子，誰也逃不掉這個歷史的宿命的課題——革新中國復興亞洲。

第二次大徵文啓事

（一）徵求「實話」

「文稿」

過去的租界爲英美對華侵略的最大基地，並被英美人所操縱把持，這是無庸贅言的。在租界中國的主權完全被漠視，在租界特權的庇護下，英美人橫行闊步，這是我們時常所目擊的。在租界被中國收回，而面目一新的今日，回顧過去，暴露英美人的罪惡，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吧？他們的作法極巧妙地被粉飾着，所以不容易出現其本質。可是在今日看來，英美人所計劃的偽善，欺騙，奸策等等，已深深地侵入我們潔白的民族魂裏。我們已經充分地體驗或由各方面聽見他們那樣巧妙的手段。因此本刊爲暴露英美的虛偽，以及其真相和本性，以資昂揚對英美和英美人的戰意和敵愾心起見，特徵求各位關於過去英美人華的行動的體驗和見聞的文稿。茲規定簡約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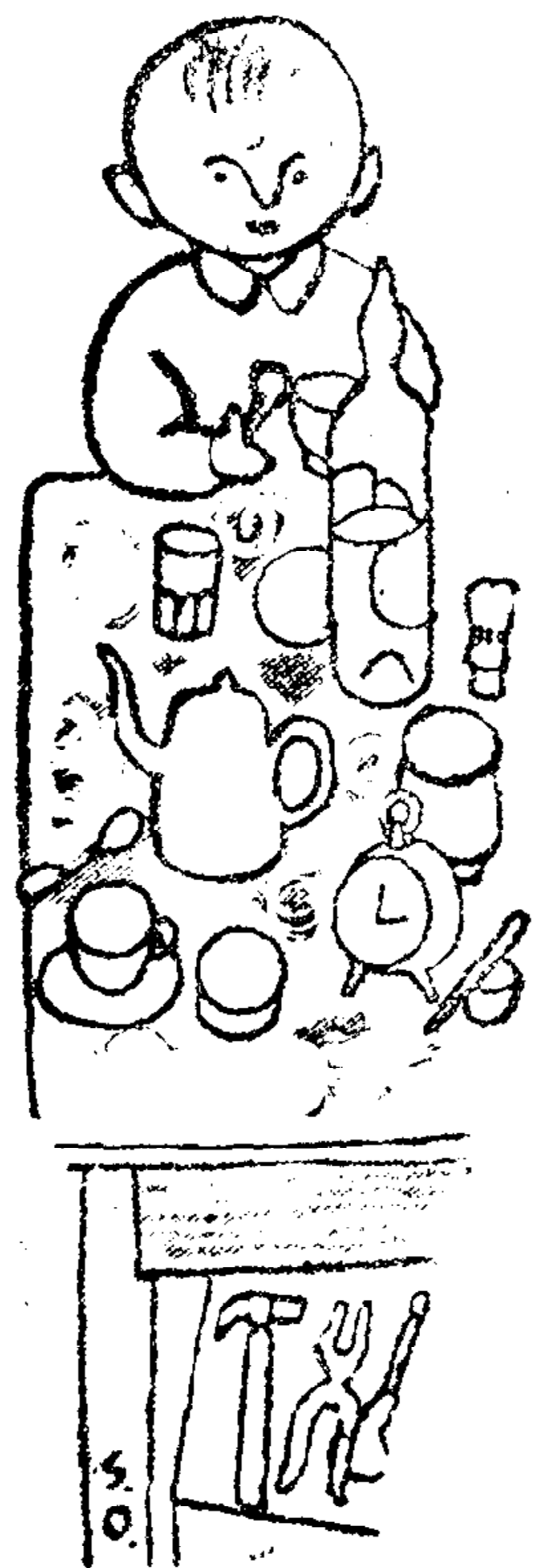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爲限。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人名，地名等無妨用假名，但須爲實話。
- 四、來稿無截止期，寄到本刊後，一經審查決定，即依次在本刊發表。
- 五、發表時用筆名聽便，惟應徵原稿須註明地址，姓名，並加蓋印鑑。
- 六、來稿一經錄用，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
- 七、應徵原稿版權歸本社所有。
- 八、來稿請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

（二）徵求風土記

讀者諸位的家鄉，一定有可以自誇的地方，或有種種頗饒興趣的故事。例如在各鄉里一定有不同的習慣、風俗、人情、言語、人物及其他關於衣食住的特異之點。

此外，想也有許多最近協力於維持治安的地方人民的風景，呼應政府的增產運動，而忙於增產的住民姿態等活躍於建設方面的偉大故事。再者寫些富於地方色彩的民謠，以及古時有的傳說，也極爲歡迎。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爲限。
- 二、最好附有關係的像片。
- 三、第四項以下的規定，與「徵實話」相同。



中日兩國的美術提攜

須田國太郎

際此大東亞共榮圈之輝煌的建設，逐樣的。

步進展之時，若要產生美術史上未曾見過的大規模的大東亞共榮圈美術，不用說，現下最大的問題，就是使特有長久的傳統和歷史的中日兩國的美術交流，而且使兩國美術家互相提攜。

在過去中國美術，對日本有了甚大影響。可是現在呢，兩國間美術關係的連絡，可以說太冷淡了。日本美術家對中國美術界，只知一兩個美術大家而已，若關於全面的事情，慚愧得很，實在是和瞎子一樣，無所知道。我想關於這一點，中國美術家對日本，也可以說是一

作品，大多表現着，立其根基於深遠的傳統上，而富有充分鍛練過的技術。

以上所說的一種事實，實在和我看畫展以前的想像是完全相反，所以我對於我這不遜的無智是非常慚愧的。可是關於這畫展，日本的批評家，全都保持着沉默，但只在禮儀上，言及一二個審查員程度的中國畫家而已。我想大概是因為向來日本的美術家和批評家，以中國畫為無所能為，而無何等價值可言，以也就不很理睬。聽說這畫展在中國所開會時，也和在日開會時一樣，中國的批評家，對於日方出品，亦很表示敬意。這一邊的原因，大概是說日本的作品，太不守繪畫的老規矩的，太破格的。

倘若講我個人的意見，中國的作品，固守着傳統，堅決不肯離開古來所有的技術格式，實在這種技術，遠勝日本的作品甚多，可是看完用這種技術的作品之後，我們不可否認會抱美中不足之感。若由正格的中國作品的立場，來看日方作品，那當然日本作品是破格的，是不知道傳習而取法的。可是因為有這破格，日本作品才能存在，才能建設一種特殊的藝術價值的日本畫的獨特性。

中國方面的作品，在守格式的方面說，可說是本格的。它在筆技方面，在設色方面，表示着深切的習練。這也許是日本的南宋畫還未曾達到的田地。尤其是，畫讀和圖章之美麗，實有可使我們矚目者，總而言之，中國作品，可謂是切實繼承着南宋畫的真正系統的。

但是，若由另一觀點來看，今日的中國繪畫，因為堅守傳統過嚴，也就不易到達於「出技入技」的境地，這種缺點，我以為不能不認定的。我們日本畫家，應該以率直的態度來觀賞，中國畫家的作品的特長，同時中國畫家也得以率直的眼睛來觀賞，立於相反的立場的日本作品。

總而言之，雙方的關係會冷淡到像現在這樣，這原因上面已經說過，實在起於藝術上的差異，互相不肯相容的各各偏見。所以我們應該從速排除這種偏見，而認定對方的特長，我相信現在是互相應該努力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美術的時機。

我希望往後，中日兩國美術家，極力造成交流提攜的機會。向來在文學方面，兩國均從翻譯的方法，而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而且因已經開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所以自這時兩國文人的來往，也就逐漸熱鬧起來了。

可是，若一轉目於美術界時，我們畫家還沒有得到這種國際上的機會，日本美術家，來遊中國的，雖不乏其人，但是，未曾聽見過，有人和中國美術家，大開胸襟而歡談過的。所以最緊要的，還是造成兩國畫家，會於一堂的機會，而且常常的親密相見，而造成融和的空氣。

美術情況片感

——讀須田國太郎氏文後——

陳抱一

這里，好像我想突然談及什麼似的。其實，如果沒有這一點動機，我也簡直不感到有什麼可以提述。只因爲許久以前曾受「文友社」的高原氏的要求，今番高原氏又特自帶了須田國太郎氏的一份原稿給我看，託我發表一點感想。然而見聞寡陋的我，會有什麼可以說呢。明知隨便說說也是毫無意味的。但對於高原氏一番熱意，我終於推辭不了；於是也只好隨便說說，雖則頭腦很空虛，說起來也祇是幾句片斷的空話罷了。

幾番看了須田氏的文章，也不能不感到他的一番熱情。尤其是他認爲——「有着古遠傳統和歷史的日華兩國美術之交流，以及兩國美術家之提携」爲今日最大的課題云云。須田氏認爲中日兩國的美術，需要彼此互相了解；中日兩國美術家，應該互相接近彼此認識。——像這樣的意思，恐怕我國美術界或文化界中，也有好些人有着同樣的感想吧。

中日兩國的美術界，的確有一點很相近似的情形。比如，日本除了有一「日本畫」之外，同時還有現代美術之各部門，例如現代雕刻，西洋畫派等類。同樣，中國也有歷代傳統的「國畫」之外，同時還有西畫派和現代雕刻等類。——這一點情形，是很不單純的現象，爲歐西諸國所沒有；而可說是現代東亞，特

別是中日兩國所特有的文化現象。——這現象，也可說是現代東亞文藝創興上必然的階段吧。在這階段中，中日兩國都同樣遇到了「新創造」的課題。

中日兩國的美術，雖有這樣近似的展情況也絕不一樣。較古遠的事情，我無法知道，以晚近的情形而說，日本的近代美術，是發展得相當可觀。反之，我國的近代美術，是很不幸地不知何時早已沈滯下來，只見衰沈而並無一點長進似的。如果要一一推究其原因，那又太麻煩了。現在只能就事實而論，我總覺得我國近代美術之日趨暗澹，是因於歷來時局環境，社會之不安定等等關係；無形中使美術一向遭遇到種種阻礙，好些年來，一直沒有過順序的發展。民國以來，雖有少數熱心人士力行倡導美術之振興；但一般人對於美術是素不關心的，國家當局對於美術，也似乎不暇顧及，向來也並不加以注意以謀振興。

所謂「美術界」，也不過是棄留於荒蕪園地中角落裏的一片殘土似的東西。這一慘淡情形，又與日本的大不相同。以前我也曾經說過，我國美術上原非沒有人材，所最感缺乏的，倒是一足以助進美術之培育與發展的「諸種條件，也就是我國美術界向來沒有這些條件之

配合。而日本之近代美術，易於順序發展，以至突飛猛進，也究竟因爲他們歷來具備着諸多利於美術發展之條件。這未始不是一種重要的原因。

此刻，無須說得太過抽象。我也感到爲了兩國美術之進展起見，則兩國對於「美術」之互相理解，却是十分需要的。須田氏所謂：中日兩方的美術界，很有隔膜。換言之，也就是日本美術界對於中國美術情況，還沒有較深的認識；同樣，也可說吾國美術界對於日本的美術情況也並無較深的了解，這似乎不能否認。——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僅如官樣文章式子，提起「美術交流」，則恐怕事實上仍有諸多困難，不容易有良好

的成果。原因恐怕有很多吧。譬如，在日本，他們要舉行大規模的美術展覽會，或隨時徵集好些優秀作品，這似乎並不困難。可是以吾國現狀而說，要舉行大規模的富有精彩的美術展覽會，究竟是很不容易的一回事。

縱使我國還有許多古美術，足以代表中國的藝術文化，也不過是古物而已，並不能說是近代的美術動態。雖然在近代，現代當中，仍有不少的作家和作品可以找到，但究竟一般的現狀是很沈滯的；說得不好，就是大多數已缺乏了朝氣。在吾國的立場上，今後如何使美術復興，如何加以光明的開拓推進行於新的創造？似乎正是吾國美術界當前的課題。

兩國美術之交流，若以官樣文章的見解而說，似乎不難實現。但事實上，也許並不怎樣容易吧。照我的狹小觀感看來，以此時的現實情勢而說，我國的美術振興和發展，是很不容易的，尤其當此時期更有不少的困難。最淺近的例子，即如作家們和研究者們，多半爲了生活

所壓迫（或許有極少數人不在此例也未可知），無形中他們的創作情緒和精力，也不絕地大受蝕蝕。又例如，西畫方面，美術材料用品之異常缺乏與昂貴，均使他們的研究與創作大受障礙，而絕難進行。雖則他們之中，也有刻苦奮鬥而仍未消失一點熱情者；可是，一般嚴重的現實情況，不絕地給予他們的災厄太多，於是美術界也無形中陷於冬眠狀態了；此時只見有慘澹的沈寂。

中日兩方的美術家，今後將由怎樣方式，促進提攜的機會以引起良好影響呢？對於這問題，恐怕兩國美術界中，都會有人感到趣味而想及的。實際上，一方面，在上海也似乎早已有人唱議過所謂「美術交流」；同時也有過好些形式和行事代表着這種情形的。可是這樣幹，究竟有過什麼良好現象？有沒有表示過一點良好成果呢？——在此時期，我還不敢隨便判斷。

要之，如果日本美術界能夠明瞭我國的美術情況；我國的美術界也能明瞭日本的美術情況，——這樣開始互相理解以明瞭各自立場，互相尊重各自的長處和志趣；以藝人的真率情感和胸懷互相接觸。——能夠這樣，我想彼此都會得到良好影響。——兩國美術之間和藝人之間，也自然會釀成互相聯繫的良好氣氛吧。

末了，我不覺想起二十多年以前，有鳥生馬氏說過的話：「藝術，是國民與國民之間的心的橋」。那時候，他早已先覺的提及「藝術之理解，可以促進兩民族真正的提攜」。我看到近年的一切悲慘的「現實」時，更不能不想起他的話的深意。

（民三十三年·四月一日）



現階段的農村婦女問題

楊 絢 霄

一、前言

文

友

當歐美的婦女解放底浪潮，猛襲到我們老大的中國以後，中國的婦女羣衆，似乎也感到本身有自由獨立的必要而進行着熱烈的解放運動了！不過，由于以往經過的啓示，這種經多年努力的解放運動雖然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卻飽蓄着強烈的貴族氣味，換言之，所謂解放運動祇不過替上流階層的婦女造就了一些「偉蹟」，替上流階層的婦女爭得了一些「地盤」，而被稱占的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農村婦女却依然在暗無天日的苦境中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像這種現實的存在，當然不免使我們發生一種「究竟武則天稱帝和西太后臨政在程度上有什麼差異」的感覺！實際上，要是無法解脫這大多數的農村婦女底疾苦，那末，儘管上流階層的婦女運動鬧得怎樣天花亂墜，但農村婦女還是祇有在哀號呻吟中觀光賞奇而是無由達成並實現婦女的全面解放的！本文之作，便是想來引起大眾——尤其是親愛的姐妹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注意，而使這一嚴重問題獲得一個澈底的解決而已。

二、農村婦女怎會成了問題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世界各民族當中，中華民族是最落後的一環，而在中華民族當中，婦女又

是最落後的一羣，同時，農村婦女更因為農村必需條件的欠闕以及農村宗法觀念的深刻而流為中華婦女當中之最最落後的一羣；所以她們身受的疾苦——不論是精神上抑或是物質上——都不失為人間所有疾苦的總和。不過，當農村經濟還勉強支持的時候，農村婦女的奴隸生活也還能勉強支持下去。可是一到帝國主義者之大量的資金和廉價的商品侵入農村並國內軍閥官僚等殘餘封建勢力之橫征暴斂苛捐雜課而加強了對于農民的榨取剝削的力量以後，無數的農民便陷于破產的境地；同時，這種破產的程度更因了下列的幾個現實而趨于尖銳，進于白熱，而農村婦女生活的痛苦和悲慘，也就與日俱增：像這種與日俱增的痛苦和悲慘，簡直不是秃筆枯墨所能形容，也不是一般寄生都市養尊處優的紳士豪富所能夢想其萬一！

一，災禍的頻仍：根據美國麥羅來 (Malory) 在他所著的：「中國饑饉之區」(China: Land of Famine) 一書裏的統計，自紀元前一〇八年到一九一一年，中國境內總共發生過一八二八次的災荒——幾乎沒有一年沒有災荒，而罹害的災民也動輒以數千百萬計。

至于民國成立以後，水災旱災却更頻繁地更廣泛地侵襲到中國的農民。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中部先後發生水災；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又有所謂西北大旱災。依據估計，一九

二七年的災民約為九百萬，一九二八年約三千四百萬，一九二九年約五千四百萬，一九三〇年約三千萬。再自一九三一年起的大水災以迄一九三四年的水旱災間，全國被旱災的田畝達三萬萬畝以上——約占原有田畝百分之五〇；全國被水災的田畝，計四千萬畝以上——約占原有田畝百分之七。又一九三五年春季的嚴重春荒，華北的旱災，廣東的水災以及湖南安徽浙江一帶的水災，麥田稻田淹沒者達數百萬畝；在去春華北的旱災，竟至赤地千里，寸艸不生；估計被害災民，當在二千萬以上。像這些突如其來的天災底侵襲，雖然沒有男女老幼之分，但是因為婦女和兒童之對于天災的抵抗力是要比較薄的，所以犧牲也就要比男女來得大；同時在旱災時，饑饉也特別使婦孺們遭受嚴重的戕害。不信，請看報紙，上面不也時常揭示着許多「賣兒鬻女」的畫面？這不是天災中婦孺們特別受到蹂躪的縮影還有什麼？

但是，單祇天災還不夠，並且更有人禍！根據古樸氏在他所著的「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適合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背景」(見中華教育界十九卷第九期)一文中的統計，在一八六二到一九三〇年之間，中國境內綜共發生過一一七次的內亂，時期互綿達五十二年之久。自一九一一年以後，匪禍兵燹，更是無年沒有。雖然，無情的炮彈會一齊把男女老幼加以摧毀，但婦孺們因為體力之不及男子而遭受較大犧牲的一個事實，却是無法否認的！同時更因為男子之戰死疆場，婦女們就不得不替她們的丈夫守節，結果是造成了龐大的寡婦數字，而不法兵匪在他們所經過的區域中之強奸婦女，更是司空見慣的事！

總之，在天災人禍所造成的農村破產底局面下，大部份的悲慘結果都是針對着農村婦女們的身上環攻；于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關係到一萬萬婦女以上的人口之最殘酷的命運問題，也就浮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二、物價的暴漲：根據日本石濱知行氏所述（見中國問題新焦點與日本一文，載申報月刊復刊第一卷第六號），以爲中央儲備銀行之屢次發行紙幣雖還不會改變原來的通貨數量，但却因物資的減少而造成了物價騰貴的潛在形態。加以禁止匯兌並禁止給赤投機的結果，過剩的資本便從事囤積商品；同時，商號錢莊又積極購買物資，再以這種物資作爲担保而借取商利貨以收買物資；這又促成了物價的高漲。試以上海一埠的物價而論據筆者所知，今年度的各種物價平均要比民國二十五年高三百倍以至一千倍。由于上海的物價乃是國內各地物價的決定因素，所以上海物價的高漲，當然也要影響到農村方面的物價。在從前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具有十五畝田地的自耕農，雖不足以稱大富，但也頗堪自給；可是現在却因物價之無限制的上漲而宣告破產。這可以拿去年九月十九日新中國報星期論文所載的一個事實予以證明。該報乃是以江南地區的一家具有壯年夫婦二人，年逾十五堪任耕作的兒子一人，年齡較幼祇能助理較輕田作的子女各一人的自耕農爲例，他們一共種有水稻田十五畝，每年可獲稻一熟，麥一熟。其全年收穫爲：小麥共三千斤，麥稭共五千一百斤，稻共七千五百斤，稻柴共八千四百斤。其全年的農作物消耗爲：小麥種籽共一百五十斤，稻穀種籽共一百八十斤。其全年的食糧爲：穀三千八百斤，飼牛稻柴三千六百斤，麥稭則供燃料之用。如是計淨餘小麥二千八百五十斤（約合十六包半），穀三千五百斤，稻柴四千八百斤。耕種的直接成本爲：稻作和麥作肥料（豆餅）共一千四百斤，照本年（民國三十二年）市價，共約五千六百元；飼牛豆餅六百斤（以農忙時三個月計算）計二千四百元；去冬十一月售去耕牛約爲五千元，今年五月購進則需一萬元，計耗五千元（蓋如農閒時期飼養，所需較此尤鉅）；工具折舊修理等計五千一百元；以上直接成本共計一萬八千一百元。外加賦稅雜捐計四千五百元，合

共二萬二千六百元。其剩餘作物及副產的價格爲：稻柴每担平均以二十五元計，合一千二百元；小麥每包平均以五百元計，合八千二百五十元；穀每担平均以一百六十元計，合五千六百元；合共一萬五千〇五十元。可知農家辛勤終年，不但油鹽衣著醫藥交際等費一無着落，反而淨虧了七千五百五十元。但這還是就自耕農而言，至于佃農的景況，那就更不如了。不過單就這一事實來觀察，我們也就不難隱約地窺見無數農民在死亡的黑線下掙扎的情狀，而農村婦女在這情狀下所遭受的創痛，無疑地是更要來得深鉅！是諍農村婦女問題已經不僅是個微小的社會問題，相反地却是一個攸關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問題了！

二、農村婦女問題的諸特徵

從上面所舉的幾個事例看來，可知中國的農村已經走上了破產的危徑，中國的農民已經踏上了毀滅的死亡路。顯然地，這個由無量數農民所排演的一幕最殘酷的社會悲劇已經隨着時日而益趨擴大與深刻，而號稱占有全國農民半數的農婦，又正是這幕悲劇當中的主要角色！根據目前的事實，大抵祇有那些交通比較便利的區域內之少數較爲殷實的農婦還能圖獲溫飽而外，其餘的縱使願意治家育兒，也已經是無家可理，無兒可育了！她們爲了生活的脅逼，不是以投河懸樑等手段結束她們的殘生，就祇有拋棄家庭，闖入社會，由鄉村投奔都市，幹着各種不同的生活！

一、女工：背井離鄉來到都市的農村婦女，她們的最高目標便是能夠進廠工作，去做那勞動的奴隸。可是由于戰事繼續的緣故，工廠大多都因動力的不足（例如原料以及煤炭的缺乏等），原料的恐慌並銷路的窄狹而停閉，所以不但那些剛從農村逃亡出來的大批婦女很少能夠找到工作，就連已存的熟練女工也飽嗜了失業的滋味！就是萬一找到了工作，但是她們每

天不但要從事長時間的工作，而所獲的工資，却還不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不但如此，她們在產前產後，既沒有一些特殊的保護，而在生產期內更要扣減工資；同時，要是就擱的時期過久，那就更有失業的危險。所以她們縱在瀕產之前以及不會滿月之先，也得勉強做那笨重的工作，而回到家裏，更要縫紉烹煮並料理家庭的瑣務。試問這種生活和畜牲到底有什麼分別？

二、女傭：跑到城市裏來的農村婦女在找不到做工的機會時，那就不得不坐在介紹所或荐頭店裏做女傭的候補！因爲這種「棲息」在她們看來，縱不能豐衣足食，但至少可無飢寒之慮。但是這米珠薪桂的年年，一般家庭都已感到入不敷出而力事撙節，所以介紹所和荐頭店裏雖然擠滿了待僱的老少婦女，但能找到職業的，却是寥寥無幾，多數還是挨餓閒坐。同時，她們即使僥倖地找得了主顧，但是因爲「人浮于事」，「粥少僧多」的緣故，在顧主方面不但隨時可以將她們停斥，而她們又多懷着「朝不保夕」的心理而不克安心工作！至于她們每天工作時間的悠長，工作條件的苛刻，工資的低廉以及飲食的粗劣，那更不堪設想！

當上面的兩條路子都走不通，那末，這些農村婦女就祇有以正式賣淫——娼妓——或變相賣淫——如舞女，女招待，按摩女，或嚮導女等——來換取生活的費用，甚至做那暴戶商賈的嬌妾。可是不論是把肉體零碎出賣抑或是整個出賣，却都有一定的條件，這就是：「年輕貌美」，但農村婦女怎會個個都具有這種條件呢？總之，在目前的都市裏，不論工廠，家庭甚至于娼寮……等，都已經吸收不了那如潮水般湧進都市中的農村婦女；換言之，這些婦女中的大多數還是找不到生路，而祇有在飢饉中消磨她們的歲月！誠然，有些農村婦女也得藉其私蓄以從事于販運的工作，但因開銷驚人（如川資及行路費用等），所獲也就

無幾；至于來往的辛苦，沿途的留難，尤為餘事。一旦因所攜貨物之干犯禁律，則不但利潤無着，就是本錢也告喪失；結果還是逃不了飢饉的命運！以外，這些農村婦女又多是把她們的兒女丟在家裏，聽他們自生自滅；試問這是在國家社會和民族，該是一種多麼重大的損失！

上面所說到的還祇不過是農村婦女在逃出老家跑到都市謀找出路時所遭逢到的困難情形，而基于農村婦女普遍離村的結果，更使農村和都市俱受嚴重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沒有那許多篇幅來援引詳盡的數字或予以仔細的說明，我們祇能就不勝指屈，不勝記載的許多事實中抉擇其最觸目驚心者加以申叙：

一，農婦離村對於農村的影響：在農村裏，大多數婦女不是幫助男子從事耕耘，至少也得致力於農業副產的生產工作。所以當她們爲了生計的鞭策而不得不向都市投奔以後，農村的勞動力當然就會感到缺乏，隨之荒地比率的增高。因爲田地乏人耕種，結果就減少了農產的產量，而農產的減少，就必然地使農村金融陷于凋竭。這樣，就不啻給予農村中的土豪劣紳以一個活動的機會，他們勢必會以高利貸來榨取農民的血汗，再因高利貸的結果，而促起其他未瀕破產的農民陷于破產；如是週而復始，迄無一時。推其終局，破產的農民愈多，離村的農民也愈多，而終於造成了「有田無人種」的局面！試問這一事實之對於向來「以農立國」的中華民國前途之打擊該是多末的沉重？

二，農婦離村對於都市的影響：在上面已經說過，農村婦女雖因破產而投奔都市，但是因爲都市所能吸收的人口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在這個動盪的局勢之下，不但多數工廠已經停閉，而工廠所需要的工人當中的失業者——添多了都市失業者後備軍的數額！事實上，失業者後備軍的增加，就必然地促進都市工資本的下降。同時，更因爲工廠之易于僱到工人，所

以必將進而延長工作的時間，減薄工人的待遇，而在這種情形下工作的勞動者，也竟常有終日辛勞而不獲一飽者。不但如此，我們更須知道：在都市和農村之間，原有一種不可分離的連鎖關係存在。這原是因爲都市原料品的提供以及生產品的銷售，都是有待于農村市場的繁榮以及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假使農村破產，農民離村，那麼那些繁榮都市的民族工業無異是失去了憑藉，所以目前都市雖因商業資本的增殖而呈顯一種蓬勃之象，但是這種蓬勃無疑地是暫時的，是畸形的，牠不僅不能促進都市之實質上的健全，同時，反而增加了都市的危機！

四、農村婦女問題的解決對策

根據以上的論列，我們就不難明瞭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怵目驚心，由于農村破產所給予婦女的實際殘害是如何的深刻尖銳。我想凡是稍具「人性」的人之對於這些事實總不應該單祇出之以搖頭歎歎或者是一掬同情之淚就算了事而是必須竭力設法來圖謀解決的吧！老實說，這一問題之不能獲得澈底的解決，不僅是民族的奇恥，同時還是人類的大辱！筆者不敏，爰特臆述解決對策于次，籍供留心這一問題的社會人士底參考。

無疑地，要使農村婦女問題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那末，就得先將造成農村破產的主要原因——帝國主義者，封建勢力，天災人禍等——予以剷除。關於帝國主義者，現在已有我們前方的將士在應付，這點原可撇開不談；至于封建勢力和天災人禍等的消滅，因爲受到了人力物力的限制，所以在目前也還談不到。隨着，我們現在就不得不把我們的目光放到當前農村設施方面的改進和農婦生活方面的改善兩點上來謀一問題的圓滿解決：

一，農村設施方面的改進：關於農村設施方面的改

進事項，當然應由研究農村的專家來負責說明，所以這裏祇能舉其舉較大的幾件事情以示一斑：第一，嚴格地推行平均地權制，務使耕者有其田，肅清那些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從而消滅一切剝削農民汗血的份子。第二，普設農民合作社，使農民的一切生產品和消費品不再經由市儉商賈之手，根據他們從中「撈摸」的機會，藉此增加農民本身應得的利潤並減輕農民本身不應該的支出。第三，採用集體農場或國營農場的方式，利用新型的機械配備並科學的耕作技術以從事于耕地的墾殖整理，同時更須改良品種並施用優良肥料，俾使農產的收穫率得以增高。第四，積極從事于水利的建設，俾水旱等盲目自然勢力的侵襲得以減少，直接提高農業的生產率。第五，政府方面更須體念民艱，澈底廢除一切目前農民生產成本中佔着重要比率的苛捐雜稅，並普遍地舉辦農民貸款以及酌量提高收購農產物品的價格；在可能範圍內，更須以低的價格將日常所雜用品暨肥料等平均地配給一般農民。

二，農婦生活方面的改善：以農村設施方面的改進作爲主要奠基，再以農婦生活方面的改善作爲輔助手段，那末農村的婦女問題至少能夠得到大部份的解決。關於農婦生活的改善途徑，也是不一而足，這裏因爲篇幅的關係，勢難一一枚舉，茲僅述其彰明較著者于次：

(甲)農村教育普及：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農村婦女只是中華婦女當中之最落後的一羣；所以一切頑固的迷信，陳腐的傳說，因襲的習俗以及含毒質的禮教，都是以農村婦女爲其隱藏避目的場所，而一切有用的智識以及普通的常識，却和她們絕了緣。她們迷信上帝，崇拜偶像，牢守「三從四德」的觀念，固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信條。她們不是把人世間的一切災禍和不幸歸諸神意，就是歸諸命運，同樣，她們把一切所遭受偶到的岐視和虐待看做是「理所當

文

友

然」，不容反抗。更甚的就是對於本身她們最有利
的「放足剪髮」「婚姻自主」等也會加以無情的反對
和譏刺。像這種愚昧無知的狀態，顯然，就是中國農
村教育失敗的鐵證！要是我們再回頭看看中國女子享
受起碼教育的人數，即就更可以窺見「愚昧無知」之
所自了。據申報年鑑（二十五年版第一一八四頁）所
載，全國享受初等教育的人數為：幼稚園男生計二四
，七九八人，女生計一八，一一七四人，初級小學男
生計八，二二五，一〇九人。小學（初高級合說）初
級部男生計一，一四四，六六三人，女生計三三三，
五七人；高級部男生計九〇九，九六一人，女生計一
九〇，九五八人。簡易小學男生計一八，七一三人，
女生計六，五九二人。短期小學男生計七二，二二〇
人，女生計五，六七二人。其他男生計二一，五一九
人，女生計二，三六九人。合計男生為一〇，三七六
，九八三人，女生為一，八四六，三八八人，可見享受
初等教育的女子僅及享受同等教育的男童五分之一。

又據同年申報年鑑（見一二〇六頁）的各省民衆學校
統計表所載，私立民衆學校的男生計七九一，八八九
人，女生計七九，七一一人；私立民衆學校的男生計
一七，六四九，女生計八，一八一一人。合計男生為九
〇九，五三八八人，女生為一〇七，八九二人。可見受
識于民衆學校的女生僅及八分之一。這些統計很明
顯地揭示出那些構成農村半數人口的婦女，至少有百
分之九十九是道地的文盲，這原是因為這些享受初等
教育的女孩，差不多全是生長于或寓居于都市之中的
緣故。所以要解除這許多女性文盲的痛苦並改善農村
婦女的生活，就非普遍推行強迫式的民衆教育——尤
其是成年補習教育的推進，更要來得重要不可！在這
種學校裏，除了給她們以智識的陶冶使她們不聽再浸
沈于愚昧無知的狀態而外，更須訓練其生產的技能，
使她們在農業上能夠應用新型的耕作方法以增加生產
效率，使她們在工作上能夠藉其獲得的智能以發揮生

產技術。除了設置這些具有固定時間課程的學校而外
，尤應多設活動式的識字處所——如識字處，問字處
，露天學校，流動教學，幻燈教育，挨戶施教等方法
，抱定「來者歡迎，不來者送上門去」的決心，使生
活困難時間缺乏的女文盲可以隨時隨地得到識字讀書
的機會。這樣，女文盲的數目當然可以減少，而她們
的生活也能夠獲得不少的改善。

（乙）婦女團體的組織：要使農村婦女的生活得以
改善，那末，婦女團體的組織也是一樁重要的工作。
這種婦女團體該由那些對於農婦解放運動具有熱烈同
情，堅強意志並實際經驗的工作人員為領導。牠的主
要任務不祇限于訓練農村婦女並喚起她們對於社會事
業的興趣，並且更須就下列所述各點予以積極的努力
：第一，廢除加于婦女身上的肉刑，如穿耳，纏足等
第二，打破婦女對於舊禮教舊迷信之一切崇拜心理。
第三，鼓吹婚姻自由，社交公開並以最新的方法指導
保嬰教子；第四，剷除「溺女」「早婚」及「童養婚
」的陋俗；第五，組織娛樂的機關，使農婦在勞作之
餘有增進她們身心上愉快的機會；第六，主辦家庭工
藝及農業副產生產等事；第七，附設互助會及救濟
等會。像這種改善婦女生活的團體，必須遍設於每一
村莊，務使每村的婦女都能憑藉這個團體的力量而得
到充分作人的機會和快樂。

五、尾聲

據上所述，我們當可窺見目前中國的農村婦女是正
逢着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難關：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
淒絕塵寰，她們的遭際是如此的流離顛沛。所以現階
段的中國婦女運動底主要任務也就不應單祇限于空洞
權利的要求，而是必須把那些逼近死亡線之絕大多數
的農村婦女，完全捲入抗鬥的行列，進而謀取自由獨
立；事實上，也唯有這樣才能獲得全體婦女的解放並
進而達成全民族的
解放！隨着，擺在
我們目前這一個農
村婦女問題，也就
是中華整個民族生
死所繫的重大問題
；這一問題之不能
獲得切實的解決，
所謂婦女解放，也
祇是一張不能兌現
的支票，一隻不能
充饑的畫餅。筆者
學識淺識，見聞寡
陋，但是因為鑒于
這一問題之在目前
實在具有其無可否
認的重要性，所以
才敢不揣冒昧，妄
獻末議。要是這篇
文字真的能夠把大
衆的視線轉移到那
些壓迫最痛苦最深
的農村婦女身上並
因此而針對這一問
題圖謀解決，那不
但「不虛此文」，
同時，筆者也將引
為莫大的榮幸了！

特効靈藥

痛頭 痛齒 痛肩 痛腰 痛風 痛傷 痛性 痛流 痛感 痛宿 痛晨

痛脫 TONTAL 片兜

售均房藥

路南河海上司公亞東理經總



司法推進之檢討

王鍾麟

友 文

(15)

值茲治外法權的撤廢，領事裁判撤廢；一則以為可以即行撤廢，一則似尚有商榷，是以未經當局發表內容之前，實屬難斷定。但問題核心既非在原則上抽象討論之時期，重心實在於實踐上具體問題之檢討。為促成中國司法自主起見，議論應注重於具體問題而不在抽象原則，或過去沿革之說明。中國方面識者之中，在私人方面關於具體問題之議論雖屬不少；但在公開之發表甚為稀少。至於整個完全之研究更不容易見到。此蓋因環境之使然，而成爲今日中國司法問題，至今日尚不能解決之最大原因。在日本方面專家之議論但日本人士關於該問題具體的整個之研究亦是罕見。筆者由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飛石教授贈送「浙江司法狀況視察報告」一小冊，堪稱爲現時難得之文獻。據此視察報告所列明之內容，係以司法行政爲中心加以檢討：一、浙江省之一般的地位；二、事變前之司法狀況；三、事變後裁判機關整備之狀況；（一）法院之復興，整備；1 法院之復興狀況，2 司法官問題，3 法院之經費；（二）法院之管轄力

；四、監獄及看守所：（一）其整備狀況，（二）監獄之構造及收容能力，（三）監獄官吏，（四）監獄經費，（五）囚人之地位，（六）監獄行政之實態：1 收監，2 監禁，3 戒護，4 勞役，5 教誨及教育，6 給養，7 衛生及醫治，8 接見書信及其他，9 赦免假出獄及釋放；（七）保安分處等。五、結論。所以在刑事裁判一門，日本專家對於中國司法行政之見解略可明瞭其問題之範圍。如再加以民事裁判方面之見解，則一省之司法實態調查之材料，始告完備。此亦不過是一省之調查，試用同一方法而推演及於其他各省，則整個中國司法實態之調查，始可曰完備。吾人以爲這篇研究不但使日本方面明瞭中國司法狀態有其意義，在中國方面爲完成司法自主之前提，應先有充分準備之內容亦可明瞭，且對於中國司法之改善亦有莫大之貢獻。以下將該報告內容之要點，摘出逐次介紹並略加意見，作爲中國司法推進之檢討。

一、司法官問題

（一）司法官員數之分配
「法院不整備之議論，過去爲近代的司法機關之缺陷，浙江省不得不甘受之。更再考察關於法院構成者之問題及法院內部之問題，應指摘於數點，法院尚未完備。第一推事檢察官之數，於量的極爲少數。於杭縣地方法院包括法院長首席檢察官在內僅有八名，吳興地方法院八名，嘉興地方法院七名，嘉善地方法院僅四名，鄞縣地方法院不過八名，而推事檢察官之過半數係候補推事同檢察官。此等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人口雖不能正確分明，但杭縣不下四十萬，嘉興不下十餘萬，假定事變前之人口大體恢復，杭縣約五十萬，吳興約七十萬，嘉興約四十萬，嘉善二十萬，鄞縣七十萬。如以日本推事檢察官與管轄區域內人口對比，以在推定中最正確之杭縣與具有同數人口之鳥取、奈良、佐賀等縣比較，上述日本諸縣內裁判所配屬之推事檢察官數：鳥取一九、奈良一九（內二名試補），佐賀一八名。似此在日本對於同人口配屬約有二倍強之判檢察官。換言之，即中國對於六萬人乃至十萬人程度之人口有司法官一人。於日本三萬人則有一司法官。如除候補司法官外，中國對於約十五萬人口則有一司法官，尤其是有法院之縣的統計言，再就中國全人口與司法官數比，在事變前對於二十萬人

恐不滿有一司法官而已。」
「前記五地方法院在二十三年杭縣有二五名、吳興八名、嘉興八名、嘉善三名、鄞縣十三名，合計五十七名之推事檢察官，約近現在三十四名之數。二十三年之數字，其後益有增加之形跡。司法官數於絕對數雖爲減少，他方面訴訟案件數比於事變前，減少之事實應行考慮，與事變前事件數比較事變後之數字在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於此司法官數絕對的雖爲減少，相對的不得曰增加。」
（二）司法官質之問題
「此問題極爲重要，究明應溯及實態之問題故甚困難，且爲不只在浙江省可能解決之一般性的問題。概言之，在中國司法官之資格條件極爲寬大，與日本比較恐或可謂極爲寬大。所謂審查任用之範圍極爲廣大是爲其長處，同時成爲司法官質的低下之一短處。經過各種司法官考試之全數一一九一名，實占民國廿六年全國二千七百餘名之全司法官中之約四成，其他之司法官係屬特種考試之合格者或屬審查任用素質不明之司法官。現在新政權下三十七名之司法官中九一名係二十九年以來之審查合格者。經正式司法官考試合格者之素質，雖加考慮：中國法學教育水準之不高，大體不得不認爲優秀，但以外之司法官果有充分司法官之適性與否，於中國

人士本身亦認定於此點多有缺陷，審查任用制度在法律上尙未完備，同時可推想實際上有種種不正當之手段，是以一般司法官之素質，欲斷定其爲優秀則難免有所躊躇。

「司法官之年齡爲決定其素質之要素，在浙高院及杭州，吳興，嘉興，鄞縣四地院年齡六十者二名，五十至五十九者十四名，四十至三十九者九名，三十至三十九者四名，三十以下者僅一名。候補推事同檢察官之年齡亦老壯者居多，全部十名中五十以上者二名，四十以上者三名，三十以下者二名，推事檢察官之平均年齡在五十歲。老壯居多，青年稀少之事實即表示司法界之堅實，雖爲可喜之現象，但他方面恐因一般中堅司法官對於新政權尙未完全信賴之所致。又正式高等考試不過只有約十年之沿革，老齡司法官居多之事實或恐相反轉含有質的低劣之意義。」

「司法官之訓練經有相當之考慮，司法官量之向上爲中國應負之義務，係屬絕對的必要。日本對中國之厚意不但恐不得充分之效果，非無徒有發生許多之磨擦。任用時固應細心考慮，同時任用後之訓練處理，欲洗雪近年來中國官界之污名，恐屬不可能。或曰一般在中國有賄賂收受之弊風，是以公正裁判之神聖常爲冒瀆的話，於某程度恐非無根據之事實，貪官污吏至少應由

司法界放逐，同時對於司法官諸士爲使其安堵行使聖職，應加法的地位之保障，並充分經濟的保障。司法官地位之保障雖有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之規定，因在實際上各級法院直接間接受司法行政監督之下，昇進待遇既在其實權之下，司法官之地位恐尙不安定化之慮，是亦成爲對於權力者之犯罪，不能發動檢察權之一原因。」

(三) 司法官之待遇

「司法官之待遇比諸行政官之待遇不得不謂爲低劣，但司法官簡任者較行政官極少，實際上比行政官之待遇則爲低劣。自新政權成立後，一般物價激騰，司法官之作給雖屢經改訂，自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司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官等官表公布施行以來，高等法院長最高六百八十元，最低五百二十元同首席檢察員五百六十元至四百三十元，同推事檢察官四百六十元至三百六十元。地方法院有甲乙之區別，甲種地方法院長同首席檢察官四百元至三百二十元，推事檢察官四百元至二百六十元，以五·五除之成爲日金之數目。與現在物價之高昂對比，其待遇之微薄，實堪令人驚異。似此俸給司法官諸士固不能維持其體面及生計，遂至對於裁判之公正，至少對於其神聖不得不發生疑惑。」

二、法院之經費

「三十一年度之豫算，各法院皆增加二十九年度之數倍，比於三十年度激增，在此法幣價值之低落，物價騰貴時期，乃屬必然之現象，實質的豫算反爲減少。利用上海地區之物價指數三十一年度之物價，竟達於二十九年度之五倍乃至十倍，在高等法院比於二十九年度始近十倍之膨脹，其他之法院不過近於二倍乃至三倍之膨脹而已，其實不過微細之小數，再將三十一年度分以日金換算，高等法院經費約五萬圓，杭縣地方法院約二萬圓，吳興地方法院約二萬圓，嘉興地方法院約一萬八千圓，嘉善地方法院約一萬圓。」

三、法院之管轄力

中國法律之實行力

「在縣長兼理司法諸縣之司法經費數額雖屬不明，但其極爲少數亦可容易想到，而該經費與前揭各法院之經費不同，係屬地方行政費，即屬各縣之費用。而司法權之行使，完全在於行政官管轄之下，正式地方法院之整備，實爲焦眉之急務。依縣長兼理方式之裁判，礙難公正之裁判。」

法院之管轄力與中國法律一般之實行力之問題有所關聯，一般以爲中國之法令只有形式的名目之存在，現實上缺少其實質效力。是以法院亦非其他之近代的諸國家之法院爲裁判機關其機能，能發生實質的效果或曰實際上大多數之裁判由法院以外之機關如家族團體，地方團

體，同鄉團體或秘密結社等行使之。如此之所謂裁判不僅限於民事，事件尙涉及於一般刑事事件。此種論說在結論實表明對中國法律及中國法院之不信認所致，即指摘中國司法制度之缺乏近代性。但是果然中國各種實行法與現實社會遊離，非妥當的只存其名目與否，吾人對於中國法之有名無實論，不得不提出若干之疑問。本問題之解決具有重要之價值，同時其解決極爲困難。由種種之點考慮，以中國法院爲有名無實之機關，遊離於中國人士之社會生活而存在之意見，實難贊同。」

以上概爲該報告書重要點之一部分，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述及，總而言之，中國自庚子敗後發生變法自強之運動，以至今日經有四十餘載之歷史，現在在民主主義立法原則統一之下，略完成法治國家之面目，在法制上亦創成能充滿清新活潑精神之法律。這點在國內應促進國民自覺自負，亦應對外宣傳使外國學界更作一番之認識。不過爲完成中國之法治尙殘留之問題者，六法雖經頒布，但在法之施行前所應準備之事項極多，非設立完竣則不免徒有法不能實行之嘆。如土地登記不完備則物權之規定如同虛設，戶口登記不行則行爲能力之有無，無可稽考，法院不遍設則宣告破產等制亦成具文，法官之生活不安定司法不能神聖。其他如郵政應早制定內容證明制，檢察官對於公司取締嚴肅始能促進公司組織之發達，警官教養之程度應提高一級，於現在程度實只可稱爲警丁不能稱爲警吏，此數點目前應急行加以改善的。

日本之水上長城

嚴懋德

最近太平洋的局勢，由於英美以強有力機動艦隊，反復展開所謂中央突破的攻勢，企圖將戰線迫近日本本土，戰局雖日趨嚴重，然而事情決沒有這樣的簡單；何況日海陸軍守備部隊，勢必憑其激昂的士氣，傳統的精神，發揮其無限的威力，而予英美以致命的打擊，茲單就地理形勢而言，已使英美感着許多的困難。

又

日本是由三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組合而成，為一海國，除朝鮮和大陸連接外，四面環海，故海岸線特長，約達一萬七千餘哩，築成了一道水上長城，是從北方常有冰雪的千島羣島起，經日本本部，再經小笠原羣島（ROOSE）一直到前次大戰後國聯委託日本代管的前德屬太平洋赤道以北一千四百個島為止，換言之，是從寒帶一直連到了赤道，所以說，整個亞洲大陸甚至菲律賓和關島都在牠的後面，因為有這一條水道長城的存在，故美國由太平洋來到亞洲的船舶只有在日本允許下是可能的；否則通過此區域，真像陸遜入了八陣圖，非常難於穿破的。

(17)

在未檢討本文以前，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三條防線應先予以說明：

日本在太平洋上有着其國防線，即內防線，中央防線及外防線。

(甲)內防線：日本的國防內線，是沿千島羣島經本部而達琉球台灣；復沿小笠原羣島達台灣的南部，在這個防線上軍事據點和重鎮相望不斷的。

(乙)中央防線：一九二二年，日本最高軍事會議會議決在內防線外，另建一道中央防線，即南沿安南和台灣的南部而至小笠原羣島迤北以迄堪察加半島。這理想防線，一半現已完成了，但堪察加半島至今尚在蘇聯勢力下，所以日本北部據點，在堪察加未成其理想根據地前，當以千島羣島北端，而千島羣島北端因小笠原的策應，日本北疆的安全可說已有相當把握。

(丙)外防線：在小笠原的東南面，有三組羣島，即加洛林羣島（Caroline Is.），馬紹爾羣島（Marshall Is.）和馬利亞納羣島（Mariana Is.），這些羣島道以北，北回歸線以南，經度一百七十五度以西，係火山島或珊瑚島，與小笠原，日本本土向北至于千島羣島的東北角相連成一英文「工」字形，長約六千哩的陣線，宛若一座長城。

日本的水上長城，北端是千島羣島

（Kurile Is.）中有一個名叫占守島（Paramoshiri），為日本的北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向南便是幌筵島，溫爾古丹，春年古丹島，捨予古丹島，松輪島，羅處和島，新知島，知理保以島，得撫島，擇捉島（Yutorofu），國後島，包丹島等。千島羣島的西面，便是庫頁島（Sakhalin）日名樺太，北緯五十度以北屬蘇聯），庫頁島之南，乃是日本本部，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國及九州四大島系，這四大島系就是日本的神經部份，所有一切主要的富源和精華都集中於此區域內，和日本本部隔水相望便是朝鮮半島，在日本本部之南，則為薩南諸島和琉球羣島。

其實，日本水上長城在此已分了支：一支由東北走向西南，不妨稱之為內長城，由美並羣島，沖繩羣島起，經過宮古羣島，八重山羣島，直達台灣和澎湖羣島，再編西南，即為海南島和安南了。一支則由西北而向東南，不妨稱之為外長城，由伊豆七島起，再南為八丈櫻和豆南諸島，而達小笠原羣島和琉黃羣島，折東便是島嶼的世界，北為馬利亞納羣島，東南為馬紹爾羣島，西南則為加洛林羣島。

現在，看看水上長城中在戰略上的重要關係的幾個島嶼。

(一)特魯克羣島：特魯克島兼有珊瑚和火山兩種島的特點，這種島嶼既可用為海軍軍港，又可以用為大砲的砲台，按特魯克一字，土語意即聳入高空的山，望文生義，可知該羣島是楔形的

，這一羣島構造精緻極了，外面是一圈珊瑚礁，圍成一個周圍共百五十哩的圈兒，散佈着春夏秋冬四季羣島，與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曜羣島等許多島嶼，其中以春島，水曜島最大，在中央海面，便是軍艦停泊場所，而珊瑚礁圈內，又兀立了十多個高入雲霄的島山，都高約一千呎至一千四百呎左右，更可駕大口徑的大砲，為日本外長城中最優秀的海軍根據地之一，祇有幾條很容易埋藏魚雷的水道可通到裏面，已成為一個天然的軍事根據地了，它是馬利亞納羣島和加洛林羣島東部的屏障。

(二)波納皮島：波納皮島在特魯克島之東，形勢非常險要，有太平洋的直布羅陀之稱，該島廣僅十二哩，長十三哩，上有高山，凌霄直上，拔海二千五百八十呎。在島的一面，有一個大崖壁，兀立一千呎，其間裝置砲位，即成天造砲台；同時島的四周，又有十二多個死火山島，皆高入雲表，如配以大砲，則一島一砲，均屬要塞，環繞大島，宛如一圈鐵打門牆，波納皮島現為日本在太平洋上南部的重要據點之一。

(三)查羅特島：查羅特島位在波納皮島之東，是日本在東南部外圍防禦區的前哨；自西北上而至小笠原羣島上，構成了在部外圍防禦區的一線，它和波納皮島同列入美國海軍凸出的最外線防禦中，亦為日本重要海軍根據地之一。

(四)賽班島：賽班島是馬利亞納羣島中最巨大的島嶼，其首府加拉平，為日本駐守備隊的所在地。賽班島在關

島的北首，距關島約一百五十哩，為日本海軍要港，該島地勢比較平坦，日本曾費去一百五十萬日元，開掘一條海道，闊九十米，長一千六百米，已能駐泊潛水艇，驅逐艦和輕巡洋艦；而且在沙灘平坡上，又可裝置砲台，建築飛機場等。

(五) 雅浦島：雅浦島為加洛林羣島中最大的一島，在戰略地位上極其重要，係由四個主島外圍珊瑚礁而成，位於羣島的西北端，介關島與菲律賓間，有多米爾灣良港，為海底電線中繼處。

(六) 小笠原羣島：小笠原羣島在馬利亞納羣島之北，日本本部之東南，琉球羣島之東，是日本理想中的夏威夷，為保衛日本本部東京灣的外堡，代管島嶼的天然後衛。小笠原羣島中知名的島嶼，約有十八個，由北而南，為新耶

島，媒介島，新婦島，弟島，兄島，父島，母島，姪島及妹島等，最大的島為父島，母島及兄島等，主要的海港為勞易港，可容巨型艦隊，為良好的海軍根據地，又為天文台，無線電台及橫濱太平洋的海底電站，其東南端的菲頓灣，形勢險要，珊瑚環抱，海岸峭峻，海水淵深，為海空軍的根據地。

(七) 帛琉羣島：帛琉羣島共有五百四十九島，面積一千三百二十方公里，為馬利亞納及加洛林兩大羣島東部的屏障，是突出在水上長城很險要的角上，為極西和極南的一個最重要的島，故其地在軍事上極為重要，倘由此到菲律賓，航空路線祇有五百哩，在帛琉港口，的側面是愛萊克倍係島，為一飛機站，已經常和東京通航，並和葡屬蒂摩耳島開闢航空線。

可怕的流行性腦膜炎

振東

去年冬季，甚少降雪，致今年自開春以來，無論華中，華北，京，滬，蘇，杭各地，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一症，備極猖獗，對我人類生命之威脅，日益嚴重，形有再接再厲之勢。筆者有鑒於此，特將此病患之梗概及預防之方法略述一二，供獻於諸讀者之前，以對此病之認識及預防方法之參考。

(一) 病名——此病之名稱，在醫學上有四個：一、如按其病之性情而名之者，為流行性腦膜炎；二、如按其病情而名之者，為斑疹熱病；三、如以其病原體而名之者，為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此所以與結核性腦膜炎或梅毒性腦膜炎區別者也。四、如依其病狀部位而名之者，則為腦脊髓熱症，而也就是普通所簡稱之腦膜炎也。

(二) 腦膜炎病菌之原體——據韋斯爾寶母醫學博士 (Weichesbaum) 於一八八七年的試驗結果，確證此病之病原體係一種革蘭母氏陰性雙球菌寄生於人體中，且可以人工方法培養之，其毒素兼發生於細胞體之內與細胞體之外。此病原體普通可分為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及第四型(或曰X型)四種，其所致之病症因是而分類為四。此分型之研究在免疫學上頗為重要，因甲型之血清能對於甲型之病症發生強力之免疫作用，而不能有效於乙型之免疫作用。故為公共衛生學及免疫學家最為注意之一項。

(三) 病狀——此病多係突然而至，都是出人意料而光臨患者之軀體，在初患該病之時，該病患者即感到劇烈之頭痛，嘔吐，呼吸速度加快，脈搏作劇烈之跳動，體溫約增至攝氏38—40度左右，全身感覺疼痛，肌肉收縮，繼而抽搐，現出反常之病理狀態。

(四) 流行季節——此病之病勢——在初患該病之時，多呈惡性現像，來勢非常兇險，往往經過十二至三十六小時不治即亡。其流行之期間以春冬兩季為最猖，

每發生於人口密集之處，如戲院，舞場等公共娛樂場所，而最易被侵襲者多屬小兒。其病勢之輕重各流行期不同，有人說每隔數年就有一次大流行。其流行之因素，除與人口稠密，空氣污穢，公共衛生不完備之故外，與氣候之反常也不無關。

(五) 傳染——此病之病菌體之傳播為小滴傳播型，即自帶菌者，或潛伏期之患者，或慢性腦膜炎患者之口腔或鼻道中噴發出微細液體小滴，此小滴中含有多量腦膜炎病菌體(即腦膜炎雙球菌)，任何人吸入此帶菌之小滴，則此病菌體即棲居於該人之鼻道，喉腔，扁桃腺等處繁殖發生，於相當時日後，受染者即發生感染之現象矣！有人說頭蓋外傷，精神興奮或身體過度疲勞者較易於感染。

(六) 預防：甲、注意呼吸如口鼻腔之清潔——早晚各一次用雙氧水或硼酸水漱口。三、避免涉足空氣污穢的地方——如戲院，劇場等空氣不流暢之公共場所。注重個人一般的衛生及健康生活，以增強自身的抵抗力及避免致病的誘因——如感冒，咳嗽等。

服用化學藥物——近年來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頗為盛行，化學製劑中以 Sulfapyridine 及 Sulfanilamide 對於本病原體之殺滅力較大，故有人提倡以此兩劑作為殺滅該菌之良藥。每晨飲用 0.3—0.5 公分之 (Sulfanilamide) 以資預防，但此劑對於各人之反應不同，多吃每易招致白血球減少之不良結果，致而發生白血球減少症，反而增加危險，故用此劑以預防腦膜炎，並不似用奎寧以預防瘧疾者便易。

(七) 併發症——腦膜炎患者於患病期中，或初癒時，每易同時染患他種病症，如腦積水，中耳炎，眼病，關節炎，肺炎，手足麻痺等。故患該病者於痊癒期前，應特別注意之。

(八) 預後——感患此病者，能早期經正當方法治療，結果多為佳良，但流行勢與病人原來之體質及所患之病勢皆有關。自化學療法應用後本病之死亡率大減。

附註：治療及診斷等詳細情形因涉專門學術故從略。

留日情形的介紹

李 翔

前 言

憧憬了數年留日的夢，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實現了。從應試到出國，中間經過半年多的長時間，那時想做一點渡日的準備工作，實在是困難得很，跑遍各書店，書店里沒有一冊為將出國的留學生專寫的指導書，去訪問留日的先輩呢？有的是年近古稀的老學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熾烈戰局下的日本情形，當然與二三十年前的情形不相符合；所以除了從小說中得到抽象的日本風景與傳奇外，吸收了些片斷的散載在雜誌報章上的常識，再加上自己的想像與推測，編織成一個奇妙的想念，就這樣，隨着帶隊的大東亞書記官來到日本。

索出來，政府只盡了把我們送出國的工作，正像鄉村里的孩子被爸媽送到城市裏來唸書一樣，一切的一切全仗自己去拓展，當然這是不十分合理的。

學制與課程

日本的學制與吾國的學制顯然有區別，中學不分高級初級，而大學與中學之間插入高等學校，看了下面簡單的表就會明白：

中國一、小學六年二、中學六年三、大學四年初級中學三年高級中學三年大學四年。(專門科二年)日本一、小學六年二、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三年(現改二年)專門學校三年(現改二年半)大學專門部三年(現改二年半)(將改爲四年)大學三年

附註：一、富有士商之幼小子弟，間有於進小學之前送入幼稚園者，兩國教育行政最高當局亦有幼稚園學程之編定，惟設備，規範與通性顯甚低下。

三百六十多日，一連串長日子中沒有一天不在摸索與探求中過去，回顧一下，似乎對留日學生的生活漸漸明瞭，想起故國正有不少年青的朋友作着美麗的留學之夢，有的或者已經具備了留日條件而迷惑於留學生種種的生活，有的……老實說，過去的留學生，要非親戚或老同學照料的話，普通多是靠自己力量摸

二、在中國，事變後和平區域維新政府統治下各地會一度勵行「中學五年制」，因囿於

教材，沿習，後仍恢復「三制」：「抗戰區」中等學校亦有實施五年制者，如江西「國立第十三中學」，惟僅屬試辦性質。

三、相當於日本「專校」與「高專」者，中國有各種專科高等學校，大率係屬理工方面，肄業期限四五年不等，程度相當於大學專科，無學位。

四、大學以上有研究院之設立，日本與中國相同，學程凡二年以上，有專著者，授以博士學位。(或碩士學位。——在中國)

高等學校是日本學制的特色，程度比高級中學略高，完全是入大學的預備教育。照現行制度的就學年數看來，兩國中等教育的時間可以說是相等，然而在國內大學肄業或高中畢業的人來到日本不能直接入日本各大學之本部，非得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不可。高等學校分文理科：預備進大學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哲學等科的入文科，打算唸工，醫，農，理各科的則入理科。

預備教育日語學

專門學校在日本相當發達，有高等工業專門學校，高等商業專門學校，高等農業專門學校，醫藥，農林，獸醫，齒科，探礦，水產，商船等專門學校，目的在養成高級的技術人材。國內受完了中等教育的人，進日本的專門學校是最方便而實效的路，祖國是如何地迫切需要着技術人員從事建設呢！當然國內大

大學及專門學校所授課程跟國內沒有多大差異，在外國語課程中，現在有着重德文的趨向。

我相信而敢擔保，在課程上留學生能夠與日本學校所授的功課相銜接，譬如說日本的高等學校，仍舊教一遍物理，化學，大代數，及解析幾何等功課。國內有個同學寫信來問我，日本現在不是有英語這門功課？無疑的日本在過去相當着重英語，大學的學術報告書幾乎全都是英語，教授在講壇上解說功課的時候，參用着英語與日語，翻開課本，或是走進工場，英語術語與原名的廣範圍應用，真使我們吃驚，所謂「知彼知己」雖然在日下和英美展開激烈生死戰的今日，對於敵國文化與科學不得不採取和吸收的。

出國之前，如何學得基礎的日語，恐怕是每個留學生的急迫問題吧？學校裏設有日語這一門專設的功課，北京或上海等大都會的日語補習學校爲數也不少，假如估計一下它的價值的話，拿「不無小補」四個字來形容是頂適當的了。

在國內，下了一番功夫記熟了日語公式，日文的書籍也能自由閱讀的人，對於會話的修養無論如何不夠的，走進日

本學校的教室，很多課目是採取教授講解學生筆錄的方法，會話沒有充分訓練的人，一知半解，筆頭而不能夠在筆記本上迅速而擇要筆記下來，下課後費上極大時間與勞力借同學筆記來再抄，這是多麼不經濟啊！日本爲了補救留學生日語程度不足，在東京文化中心區——神保町有一座廣大的洋式建築物，那是遜清時代開辦直到現在的東亞學校，直接與該校發生關係的中國留學生在萬數以上，因爲是補習學校，入校和退校比較自由，好在進校的目的是讀日文，當日文有自信而有投考機會的時期可以脫離學校。

留學生是比較的集中在東京的，不僅留學生如此，日本的大學生及專門學校學生也是集中在東京，所以東京還有大黃學社等小規模的日語學校，一般而論在日本的留學生預備教育可憐得很，最好是在國內堅強地建下日語基礎，因爲留學期間不允許我們費上一年半載的工夫去專攻日文的。

在這裏值得提一筆的是東京的研數館，那是日本中學生入高等學校前補習各種功課的補習學校，可惜沒有爲留學生特設的補習班。此外東京的工業大學有留學生的預科，東亞高等學校是專爲留學生產生的，聽說山口高商，長崎高商也有留學生的特別補習班，不過人數稀少得很。

學期和入學考試

漫長二個月的暑假和三十多天的寒假，國內的學生在揮汗如雨的盛夏忙於預

備功課，投考學校，或是在冰雪交作的嚴寒時節轉校插班，意思是說吾國的學年開始是秋季，一年分春秋二學期。日本把一年分爲三學期，學年開始是春天的三四月之間，這時期學校裏送走了畢業生，同時招募新生。招考指南一類的書佔滿了新聞的廣告欄，學生們東奔西

生命問題的保障

丁福保

現代世界各國進步甚速，各種新事業亦隨之而開展，化學工業之崛起，其開闢之新境界，皆昔人所未嘗見也。各式精巧機器，又逐日發明，廢人力手工之小製造變爲機器生產，因機器變爲大量生產，遂引起大量販賣。自交通方面而言，凡交通網，通信網之日就完密，使遠隔重洋之各國，變成近鄰，凡產業之消長，經濟之動搖，其影響所及，不僅限於接壤之國土。而波動之巨浪澎湃及於全世界。此近年來各國經濟戰劇烈之狀態也。夫海陸空戰結束，有時尚若而經濟戰則永無結束之時。各個人之經濟，亦將潰滅，來日大難，殷憂未已，吾人當

走要投考簡章，日夜預備功課，這是日本學生們最忙碌最熱鬧的季節。四月到八月是第一學期，九月到十二月是第二學期，一月至三月是第三學期，所以每年學費分三期繳納，舉行三次學期試驗。目下各大學本部的招考在九十月之間

自從高等學校改爲二年制後，大學的招考也將有改爲春季舉行的可能。

整理了行裝，切不可忘記在春光明媚之前來到日本，錯過了三月間的考期，就得眼巴巴地在日本空等一年。日本的學校是沒有「春季班」的，不幸而留級的話，重讀一年，在這點上我們不得不

以極健全之身體爲經濟戰中唯一之大資本，以從事於公私生活，一方圖增任強個人之經濟力量，一方圖確立經濟國防，其責任之重且大概可知矣。

在此經濟支配全世界之當代，吾人自欲併視，耳欲四聽，焦神瘁力以追隨於風馳電掣之時代巨輪而邁進，惟身心之運用太多往往超過其體力，以致健康程度之降低亦愈甚，此生命之保障，所以成爲重要問題也。吾有保障萬全之法，能使弱者變強，病者爲健康，衰者變爲矍鑠，血壓高者亦可使恢復其常度，妙在不服藥物，不費一錢而有此萬全保障之法，可謂簡便極矣，余本弱者而又衰老，今用此法，

雖年屆七十而頑健如初，茲願以此保障生命之法，面授於人，以備肺病神經衰弱及服藥打針而無效者，與各種慢性病者之採擇焉。

感謝吾國學制有春秋班的優點。報名，繳驗證件，入學考試等一切手續的經過和國內完全一樣，不過留學生在報名之前，需要大東亞省教育課的介紹信，是日本的高校專科畢業者，還要校長的推薦書，東京神田區的日華學會

能夠幫助留學生解決入學問題。

費用，生活，衣著

在吾國的物價像雨後的溪水，可怕地上漲着，高等教育早成爲一般富有階級專屬的裝飾品，哥兒與小姐們閑着沒有事做，進學校混混，好在爸媽有的是錢，像上海的各私立大學每年的學費得好幾千新法幣，一般在重慶的生活的擔子下喘不過氣來，少有餘力供給孩子受高等教育。日本則不然，因爲教育費用便宜，中產階級的孩子多有進大學或高校專科的機會，不過有個先決條件：要憑學生自己的努力，他能打破公立學校的人學試驗難關，就能戴着該校的學生帽進校上課，至於費用呢？那是其次的問題了。

一般公立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的每年學費是日金百圓左右，分三期繳納，其餘購書藉和學校裏的雜費每年約二百圓日金，除了下面所說的學雜費每年約三百日金外，經常生活費每月應該要若干呢？拿日本的生活指數和國內的相比較，顯著地低下好幾倍，二三十錢吃一頓飯，八錢洗澡，五十錢剪頭，寄一封信只要五錢，諸如此類，費極低代價獲得安定的生活。

日本的高校專科普通設有宿舍的「寮」，和國內的宿舍舍一樣，供給三餐膳食（中午是「便當」飯一盒），包括宿費，食費，水電等雜費每月沒有超過日金三十圓的，可以說是最經濟最方便的合理寄宿所在。一般大學沒有宿舍，那是爲了尊重學生自由研究的心情，

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在外邊找房子寄宿了。留學生集中地的東京，京都等地正有不少學生每天由公寓往返學校寄宿的地方大別可分爲三：

寄宿地一、寮（公立高校專校均有）——每月日金三十圓以下；團體生活二、下宿（普通民家）——每月日金三十圓至五十圓；家族生活三、公寓（類似旅館）——每月日金四十圓至七十圓；單獨生活

所謂相似家庭的「下宿」，就是寄宿在普通民家的意思。「下宿」把學生看做家族的一員，很親切地照料着，東京有好幾個朋友，他們找到了理想的下宿家，簡直和在自己家裏生活一樣。日語會話不熟練的人，可以找太太或是小姑娘作會話的對手，她們不會因對方一知半解的口語而譏笑，她們覺得和外國人談談海外奇聞是夠興趣的事。實際上，一個朋友在信中告訴我，他在下宿家裏生活得挺好，日語也進步了，并且因爲日常生活接觸的緣故，知道了不少日本的風俗與習慣，這真是想像以上的好收穫。不過下宿家不是容易找的，脾氣怪僻的主人或是吝嗇的房東太太的下宿家也不少，總之住下宿比公寓便宜些，因爲公寓的房子比較好，爲一般在外從事職業而遠離家鄉的人所寄宿，好像長年的旅館一樣。

說到衣着，日本男學生一律是黑色的學生制服，女學生也有特定的制服，大學是四角方的黑帽子，高校專校以上是圓頂學生帽，以校徽及別的徽章來區別

所屬的學校和所屬的科系。日本學生注重於服裝，我初到日本時，在書舖子裏遇到日本學生，多是黑制服像百結衣，戴上一頂油光發亮的小帽子，恐怕是小學生時代一直用的高等學校的吧！穿着高跟的木履，神色自若地在看書。我又看到穿着破舊軍裝在操練的日本學生，他們決不因爲衣着的破舊而自慚，社會上人士也不因此而輕視，相反的這正是他們苦讀精神的表現。

留學生在出國之前，可能的話，多帶點日用必需品，如鞋子，襪子，襯衫，短褲之類，中國長袍子可以不必帶，簡直是不穿用的，例外的是女生，穿着長長的旗袍，四出踴躍，倒是平常的事。回顧上海，口紅粉頸舞女型的女學生，洋裝革履的男學生真不知怎樣來自省一下纔好。

讀書的環境

總括一句，維持留學生的生活費，每月不會超過日金百圓。

山明水秀，日本好像是天賦的世界上一大公園，日本人也極力把日本造成公園化，樹木和花卉普遍地被種植在路旁，屋前，田野，在這樣風景秀美的環境裏讀書可以說是幸福的。

在戰爭繼續下吾國的一切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變質了，學校自不能例外，譬如在上海，目下有着多所設備不全的學校——弄堂中學，機關大學，有的有教室而無桌椅，有的有課程表上排有實驗的時間却沒有實驗的用具和儀器，可是誰

能說這不是學校？日本重視教育，學校的校舍建造得宏大壯麗，雖在戰爭下，學校和過去一樣有着設備充足的儀器與圖書館，供我們自由使用。祖國在今日不論和平區與抗戰區，學校的設備太可憐了，雖然我們有着光榮的過去，可是不幸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唸書，爲了求到點實用技術，我不反對背鄉離井到日本來唸書，至少日本學校的設備比今日國內學校要好，日本有具備着唸書條件的環境。

蒼鬱的松林，起伏連綿的低山，茫茫無垠的海洋，島國風味究竟不同於大陸的祖國。燦爛如錦的櫻花時節，約朋友漫步踏青，秋雲變幻的時候，紅楓塗滿山野，這又是遠足登高的好時候。自然環境賦與得太優秀了，月夜踏着細軟的砂坪散步海濱，會使人遺忘了塵世的紛爭與喧擾！

無庸諱言的，日本的交通相當發達，火車，電車，汽車組織成繁密的交通網，給予唸書的學生不少便利，往往有自離開四十五里的家每晨坐火車到學校裏去的學生，而且學生的車費照普通的車資折扣，所以當我們找下宿的時候，用不到因爲離開學校路遠而擔心。

算是感想

在日本的留學生，三教九流應有儘有，生活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事變前在日留學生有好幾萬，現在只存幾千了吧。其實的數目我不能說，事實上無從調查。國民政府的大使館附設有教育部的學務專員，可是留學生并不完全與大使館發生關係。華中的留學生到大使館去報到的，就拿到一紙學生的證，同時華北方面也有教育總署的辦事

處在東京，此外有通過政府保護之下的留學生也太多了，他們自由地出國，政府也無從調查他們的存在，至於久居日本的華僑子弟，也是一「各自爲政」的！從留學生種類的複雜上難推測到生活相的種種，有國民政府派遣的公費生，有省市政府的留學生，有日本大東亞省的補助生，更有公私各機關公司的留學生，再加上自費留學生，出國太方便，自然良莠不齊，一般人對留日學生印象的壞，不無原因。苦讀學生當然有，官僚的子弟也有，埋頭苦幹孜孜不倦的好像少數。過去似乎會有許多人如何地說過留日學生的不拘與無聊，這果然不無鋪張的地方，實亦是關心留日學生教育概況的人值得研討的問題。

仔細想一想，這種應該糾正的現象，留學生本身要負極大的責任，去年日本文部省教育會議席上也曾討論到這個問題，新近上海申報社論上陳彬龢氏也力論日本教育當局應改善留學生的教育。總之，同生共死二國在同一國策之下，留學生的放任與環境的使然，實在是亟待改良的現實。

寄語留日的同學們和志願的青年伙伴们，我們應自覺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代表，我們的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國體的一切，我們應該尊重政府主權，辦理一切正當出國手續，服從政府的領導，不要像無主遊魂似的任意行動。

噲噲寫來，不過是瑣碎的雜感而已，沒有好的參考資料，不能夠詳細忠實地報道，憑着我們年青人的熱情，深望國內有志留學的年青朋友，切實地認清時代，求學問，學技術，建造起面目全新的新中國來！



以新的熱情和理念 在現地產業界奮鬥

三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江鳴命石氏

增強生產
增產部隊頭指揮



江鳴命石氏

向事業即趣味——的境地，一步前進，在這決戰下，增強生產即是完遂決戰。產業人的決心也必須以奮鬥的後方的熱鐵

決意，向大東亞戰爭勝利的大道勇往邁進。
三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江

校在校者及入學志願者的宿舍，捐助建設費拾萬日元，而深深地感動了那些感激徵兵制實施的朝鮮民衆。這同時也可以證明江鳴董事長平常護國獻身的信念，所以引起世人的感激，也很深刻。

華中之雄

新興三河的全貌

三河興業是昭和十三年以資本金四十萬日元創設的。在中日事變，大東亞戰爭的決戰下，僅僅五年間，其飛躍的發展，與國策的方針並行而上昇，其資本金，已增至一百六十萬日元。

在三河興業公司的統轄下，在上海有江南鋸工場，鐵工場，及濰樓重製工場，在漢口有織子製造工場，可稱為現地產業界之雄。其營業種類有非鐵金屬的蒐買，茶，油，穀物，畜產物及工業產品，電氣器械等，已達二十數種。在華中一帶，支店、出張所有三十多處，「新興三河」的旗幟放着燦

殉國挺身的信念

繼續戰果的獻金

江鳴董事長現任江南鋸工業合資會社社長，京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監查役，上海無股份公司監查役，德昌煙草工廠董事，神州實業銀行董事，又担任上海民團議員，華中興亞報國會幹事，上海興亞報國會幹事，鷄林會理事長等要職。

學生時代鍛鍊的強韌軀體和卓拔的見識，成爲不知疲勞和不知精力窮盡的源泉，年齡僅四十一歲的青年社長，將來有着光輝躍進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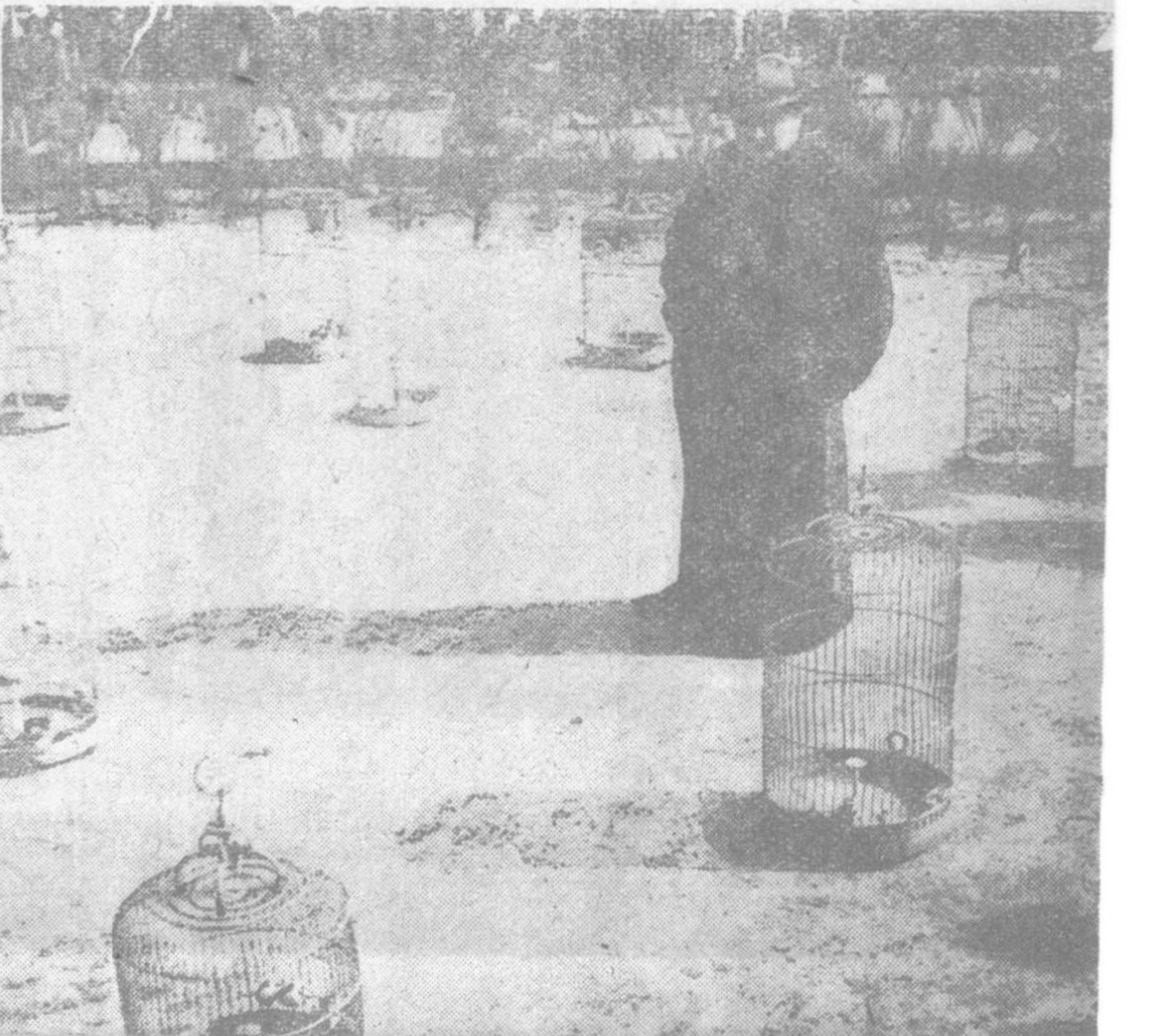
該社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每日自江鳴董事長以下全體社員，在上班下班時，必實行東方遙拜，在益呈悽慘苛烈的決戰下，向職域奉公之一途邁進。這種決意，日新月異，實行真摯奮鬥。同時在正午對於爲新東亞建設戰的興亞柱石而祭祀於靖國神社的護國英靈，衷心舉行感謝的默禱。同時又祈禱在北洋，南溟或大陸勇戰奮鬥的前線將士的武運長久，並加深後方國民之獲得必勝之誓。這種例子在別的公司是罕見的。這又可以證明江鳴董事長殉國挺身的信念。

江鳴董事長對於皇民精神的昂揚，特別留意，每有機會即聘請在滬名士，舉行關於認識時局和振作日本精神的演講。他規定以全社員貫徹皇民精神，企圖完遂大東亞共榮圈聖戰，燃燒着新的熱情和理念，而在職場奮鬥爲社訓第一，而實踐着。

該社又採取國民儲蓄和獻金爲決戰生活的實行項目，作爲後方國民義務的一端。關於獻金，本社不用說，各支店，出張所都率先實行，不斷的輸送飛機軍艦和子彈於前線。最近因感激朝鮮同胞實施徵兵制，立即捐三萬五千日元作爲飛機獻納金，這在我們的記憶尙新的事。江鳴董事長的存在，不僅爲上海產業界的良好指導者，並且是增產部隊的光榮。當仇敵美國反覆實行拚命反攻的決戰之時，在現地產業陣內有年青的增產部隊長的健鬪，其期待是很巨大的。



籠中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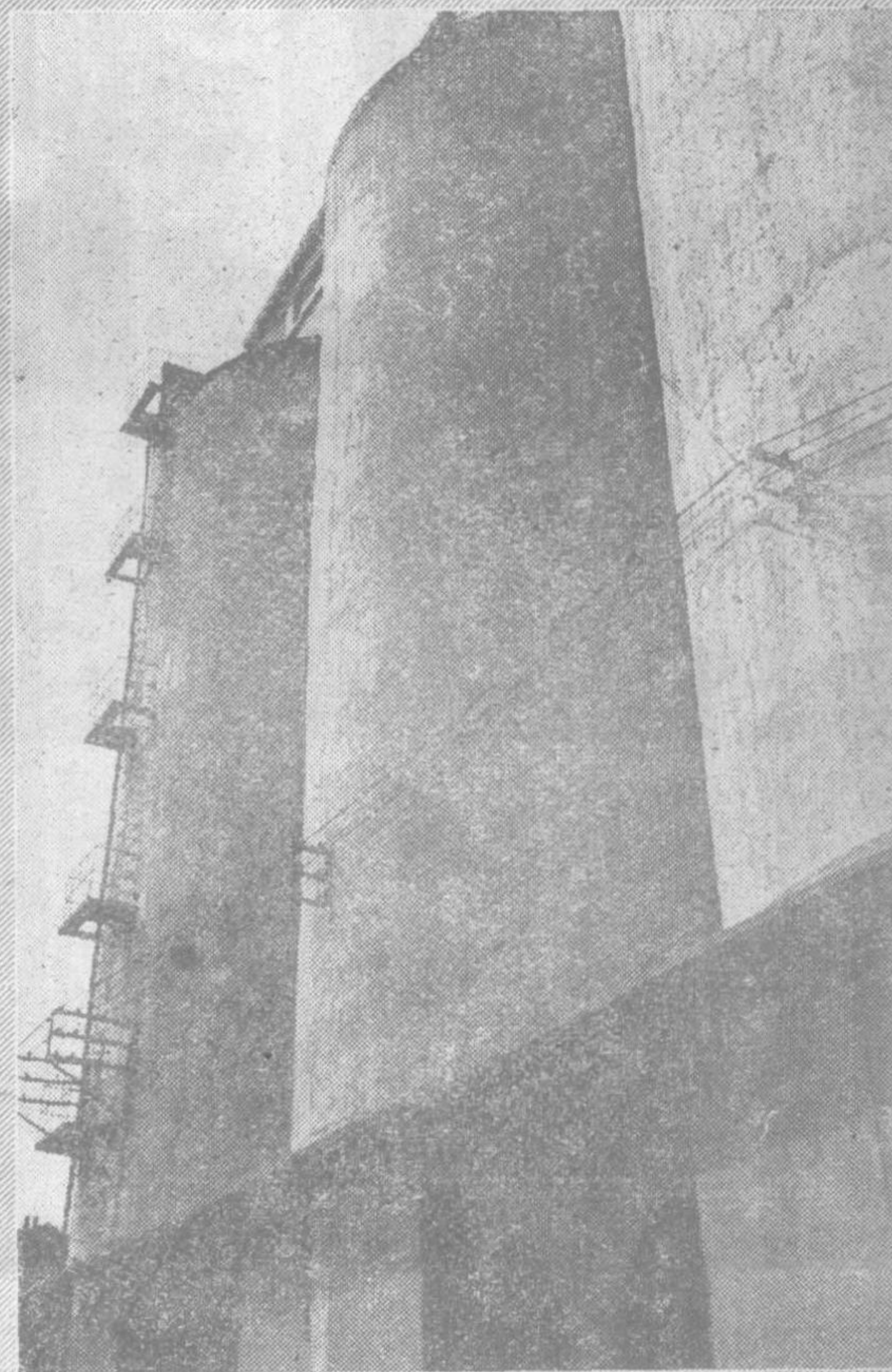


憂鬱，苦悶，被俘虜在金絲的囚籠裏，
許久沒有嗅到大自然的氣氛了。那陽光
裏的和煦的春風，那纏綿的有着詩意的
細雨，那一望無垠的原野，那叢翠參天
的森林，尤其那永世也忘不了的可貴的
自由喲！真是離得要多遠有多遠了。誰
希罕呢？這囚在金絲籠裏的被玩弄着的

歲月？



一、製成品之搬荷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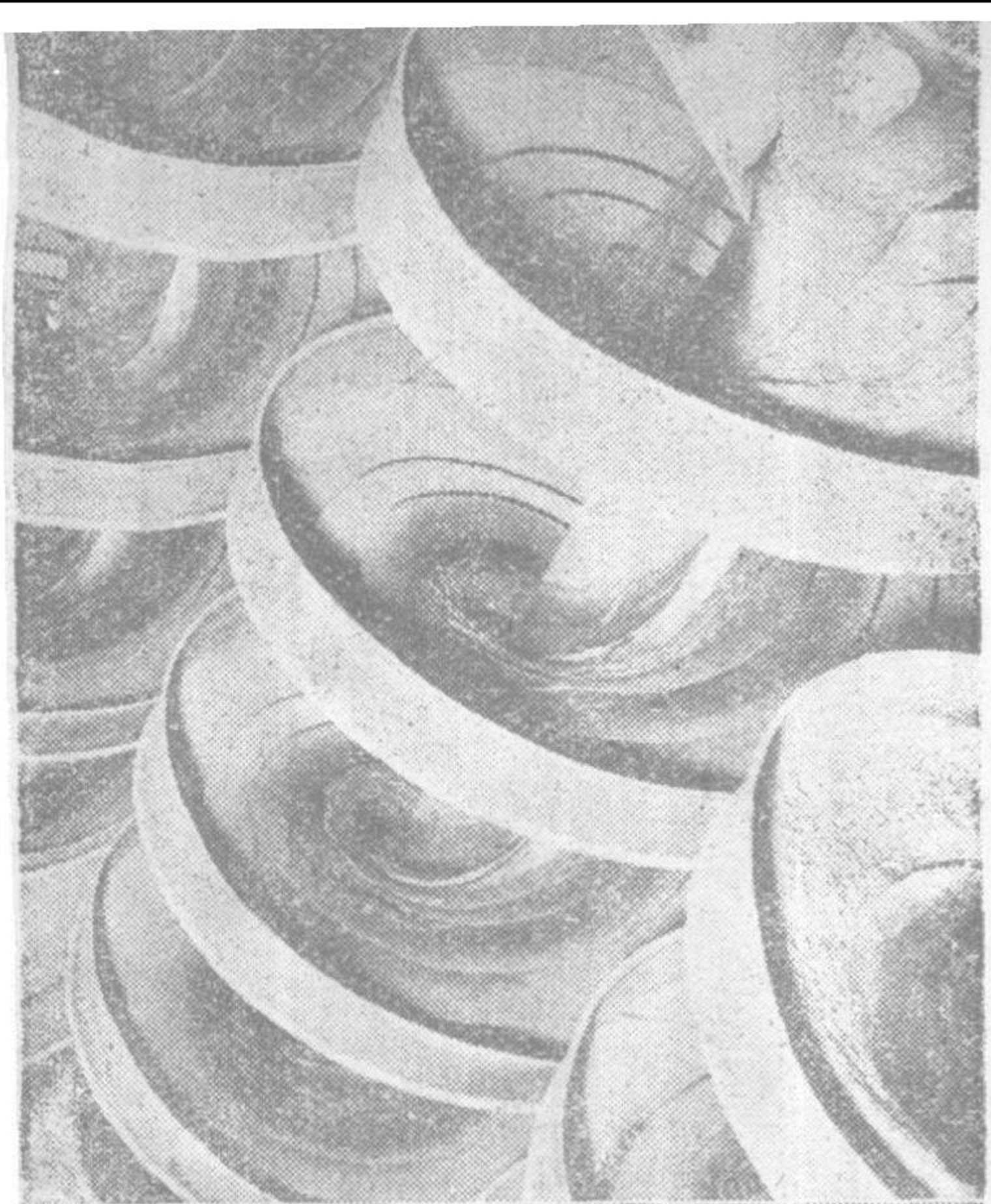


二、巨大的貯藏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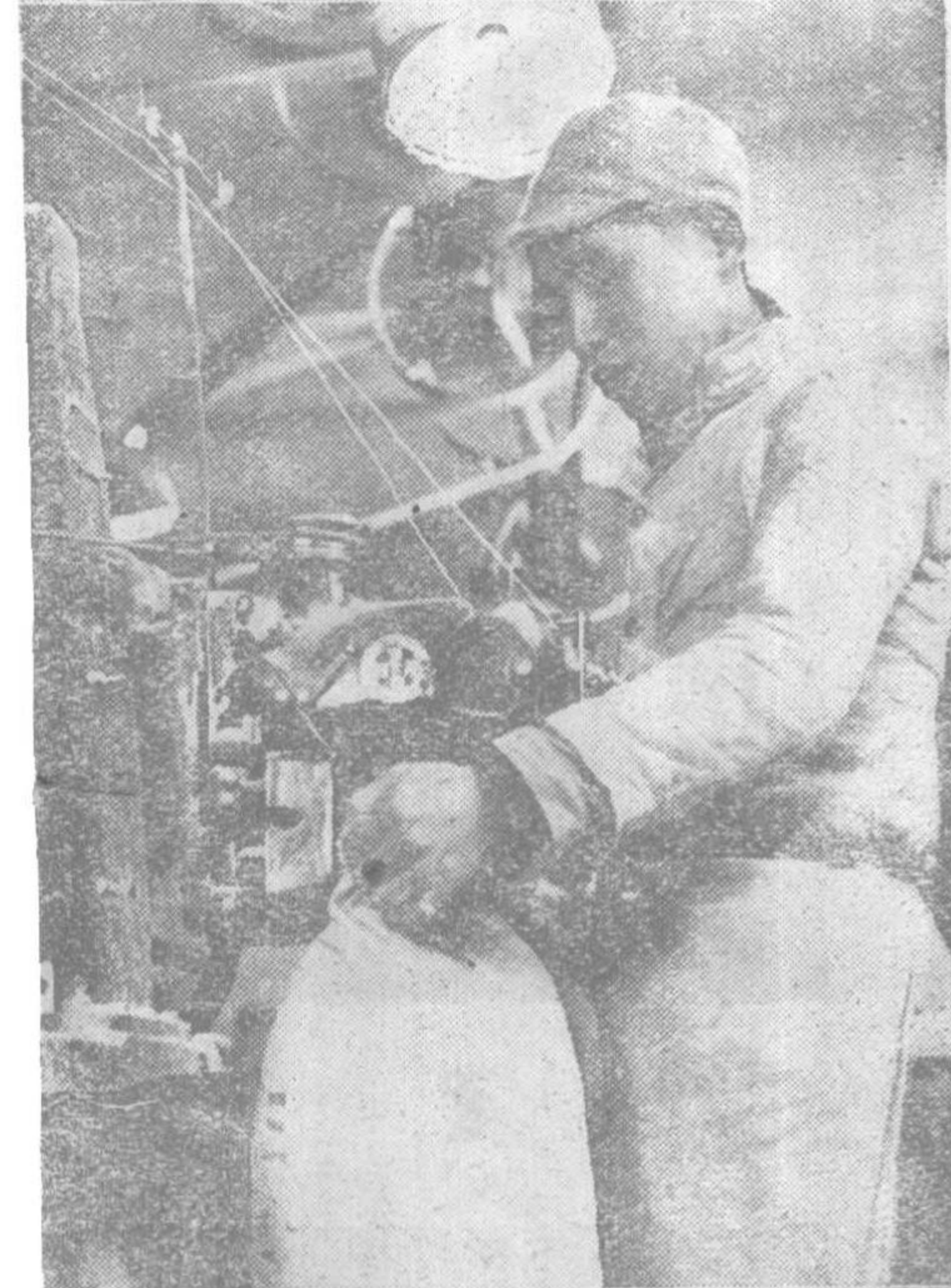
增產挺進中的麵粉工業

在汪主席的重大聲明下：「今年是增產年。」華中產業部門中，最重要的相當的麵粉工業，呼應主席之昭示，所以不斷的在日夜增產的致闢中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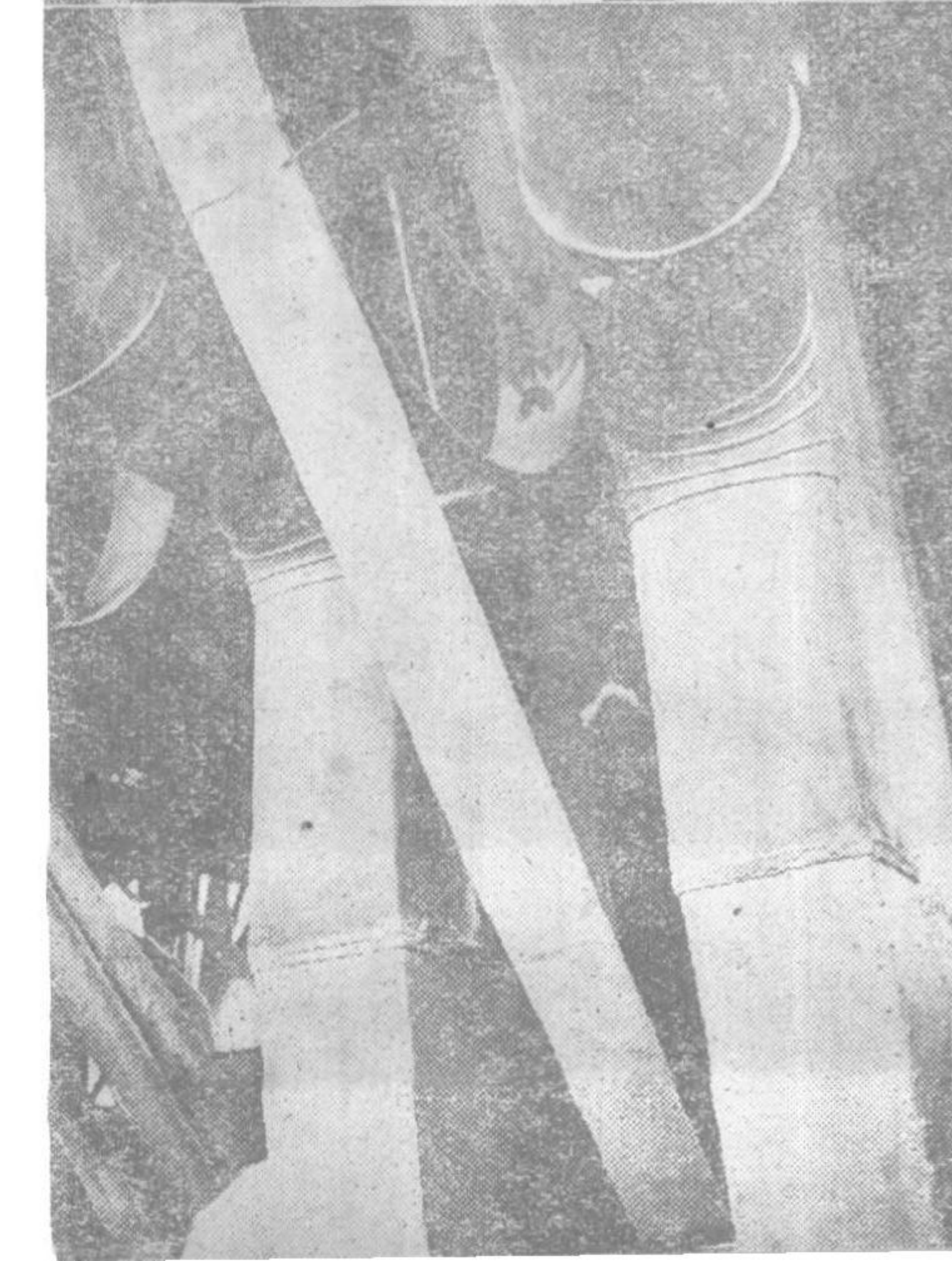
三、華中特有的螺旋形分離器（一）



四、縫口包口之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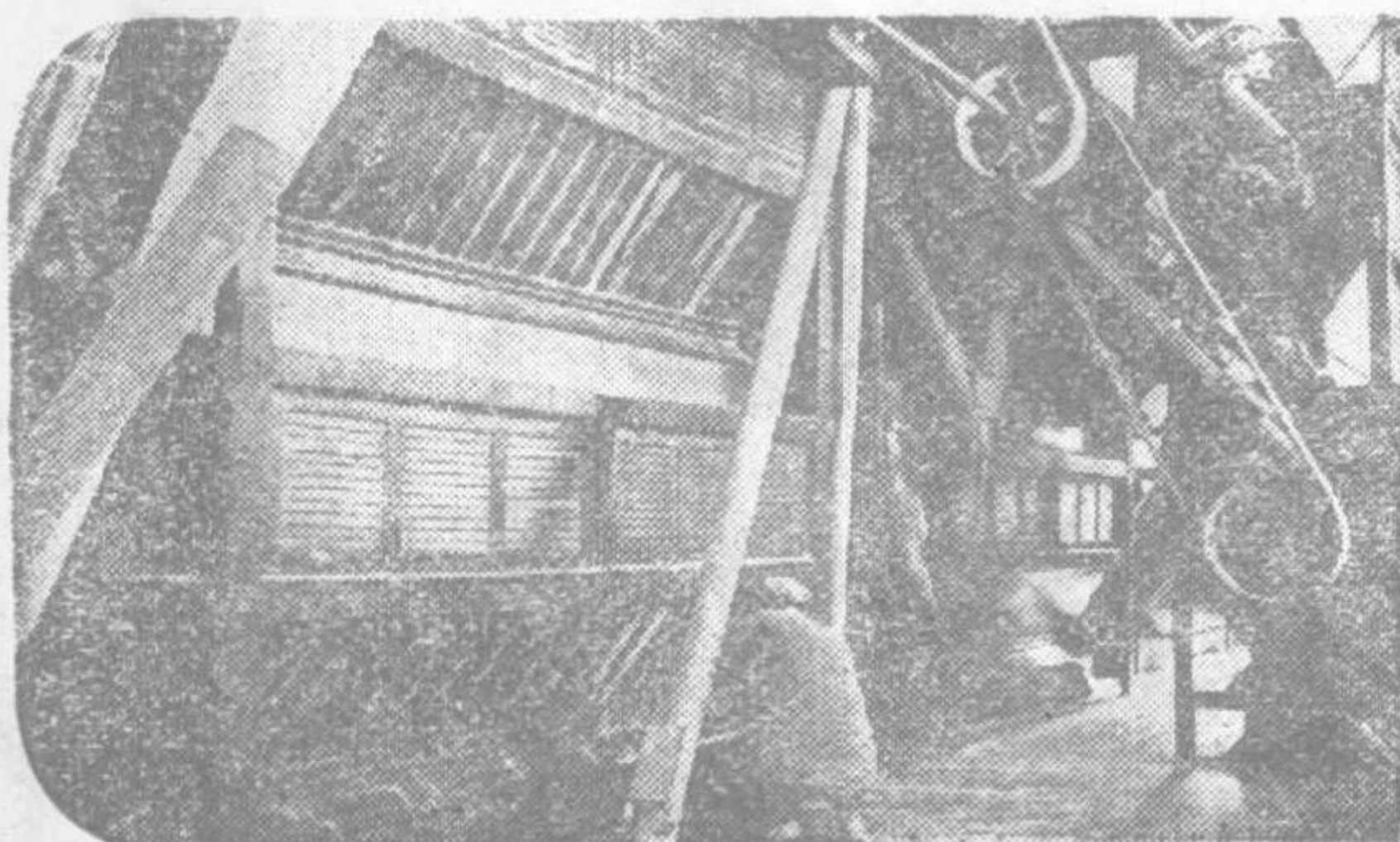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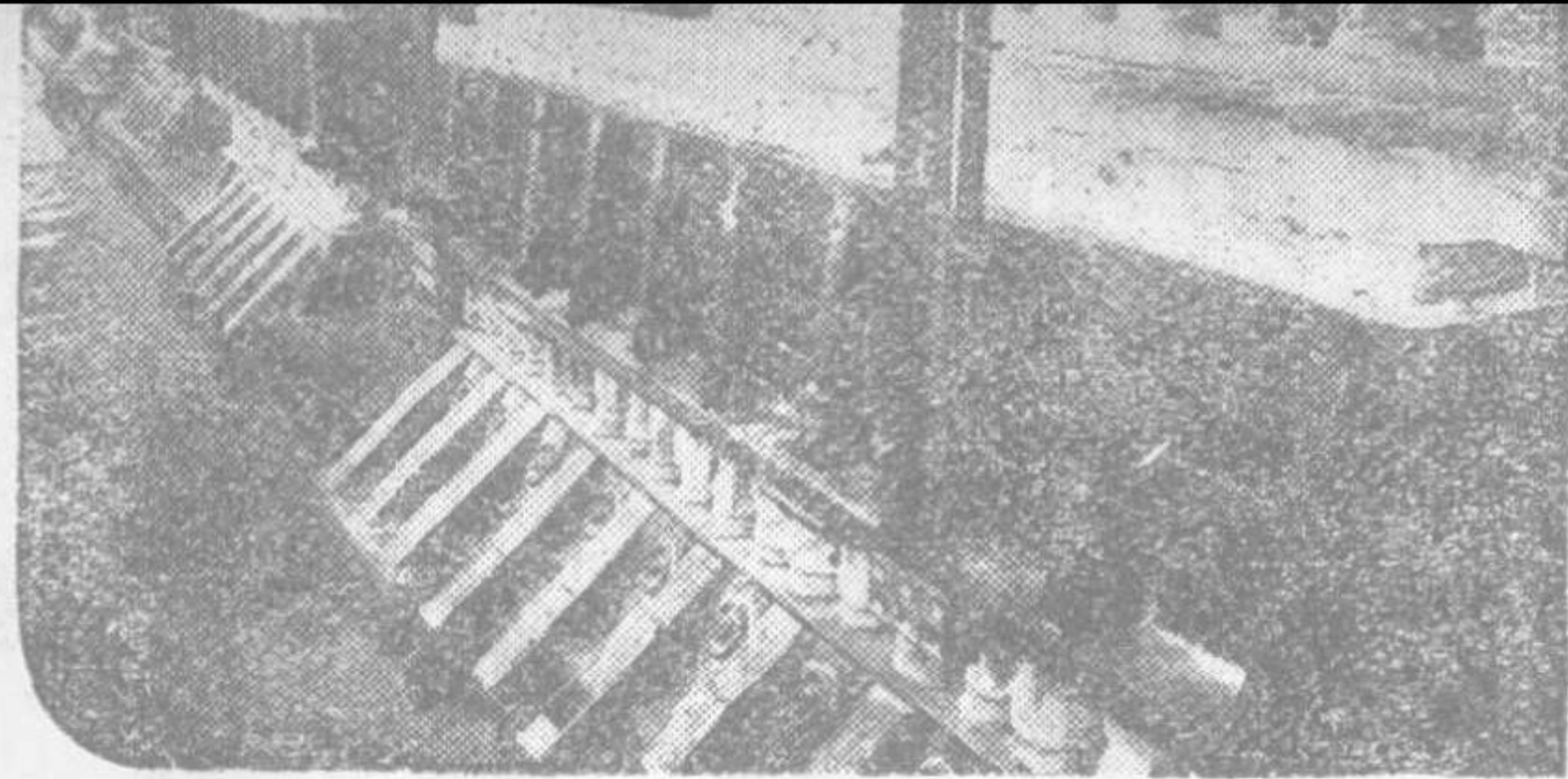
五、從這機械運到那一機械的麵粉運輸器。



六、製成麵粉正在裝包機前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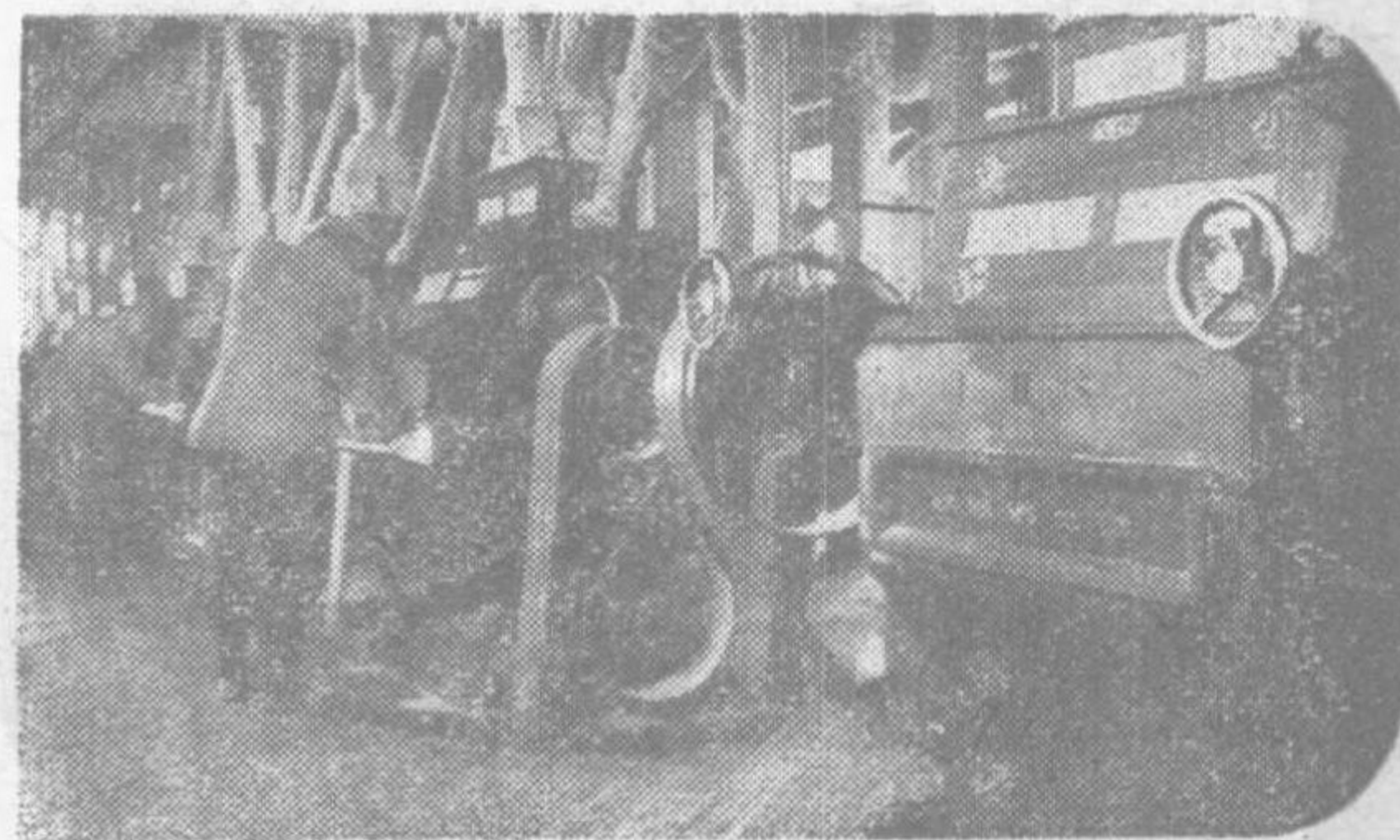


八、篩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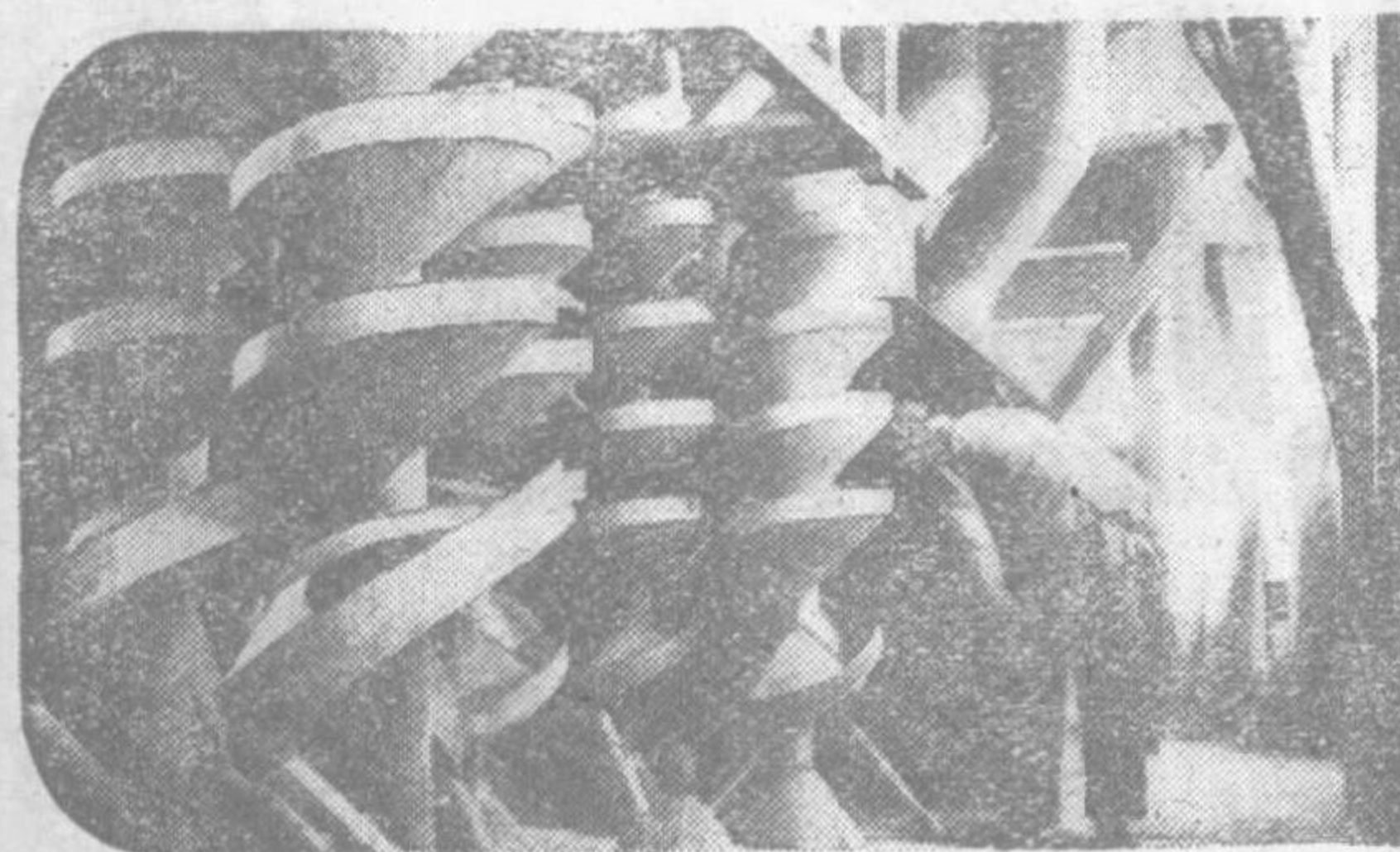


九、(此機之用，是把磨碎的麥粉，使之大小均勻。)

七、篩機(一)



十、螺旋形分離器(二)



十一、在積存的中庫倉的製成品。



振華

五大出品



本社最能利
用華中的資
源，以盡時
局的任務。

食工
料業
用用



乾酪素

肥田粉

膠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灘路一八號（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表代一六〇〇〇番

浙東風景線

可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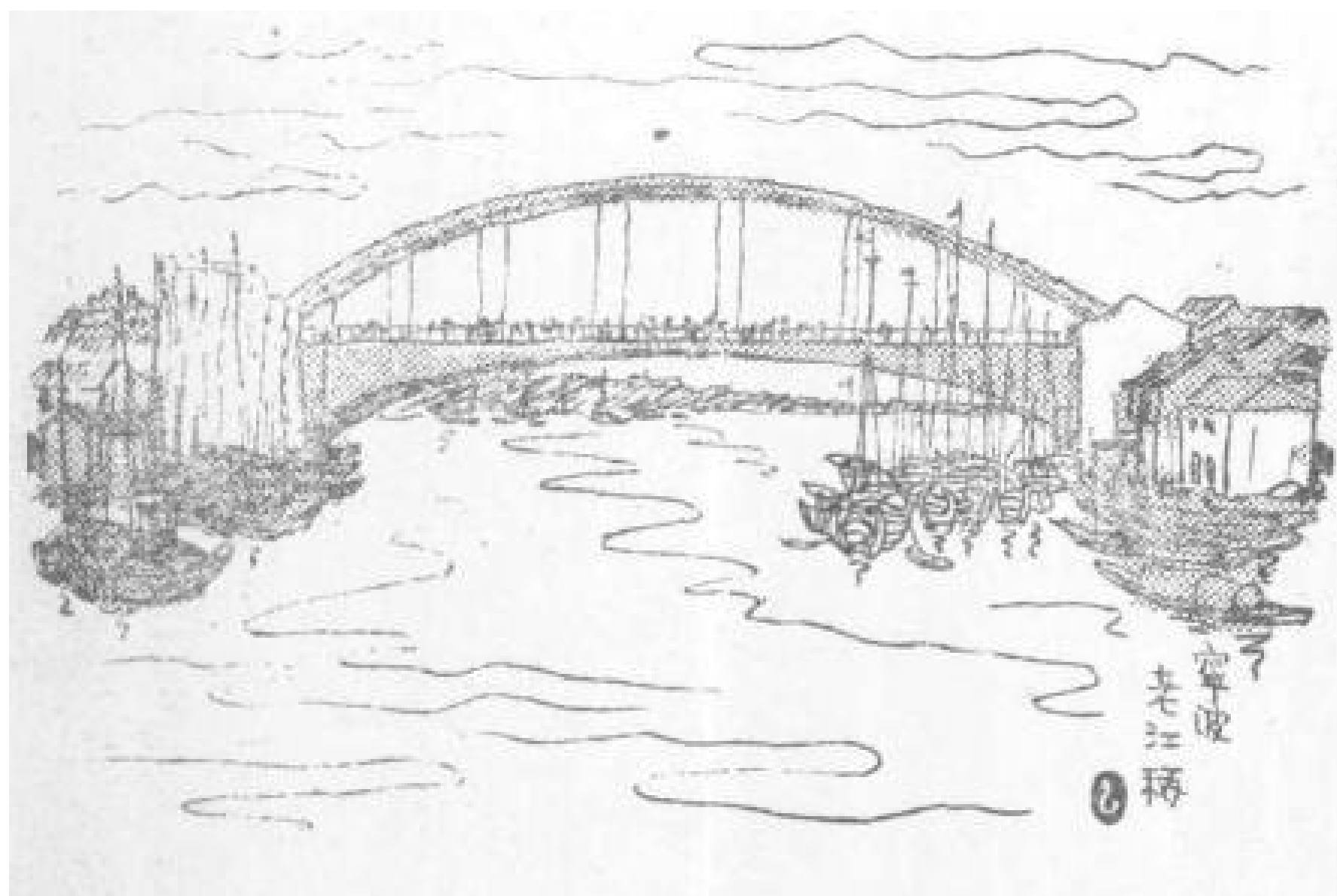


(一) 甯波老江橋

浙江的門戶甯波，是一個貿易港，其繁榮雖不及於上海，但自南北朝的古代以來曾為商港，佔重大的位置。這個街市具有貫流浙東沃野的甯江，和以餘姚江為動脈的獨特的風格。

隋唐時代以來，由日本來的留學僧侶，貿易商人，都在甯波上陸，遣唐使也一樣來過此地。就歷史上來看，這地方是與日本關係最深的港口。

在甯江和餘姚江的合流點，和在甯江架設着近代的老江橋（靈橋），在餘姚江，架設着以箱船為橋的船橋。在老江橋畔，有甯波水產合作社的魚市場。早晨由舟山島方面運來許多魚，在這裏做賣，所以頗呈活氣。



(二) 天封塔

甯波城內有天寧寺，天封寺，延慶寺，七塔報恩寺，佑聖觀等的寺廟。報恩寺住有一百數十名的禪僧，過着僧房生活，在城內南門附近聳立的天封塔，據說係六角七層，至順元年所建築的。明末日本漂流船神力丸船員在甯波登陸時的日誌，關於天封塔的事，有這樣的記述：

「在甯波街可以看見高聳雲霄的七重塔。入口有極低的房屋，南方築有石牆，其中有許多的佛像。如由佛壇側面上臺階至七層，則可以看到甯波市中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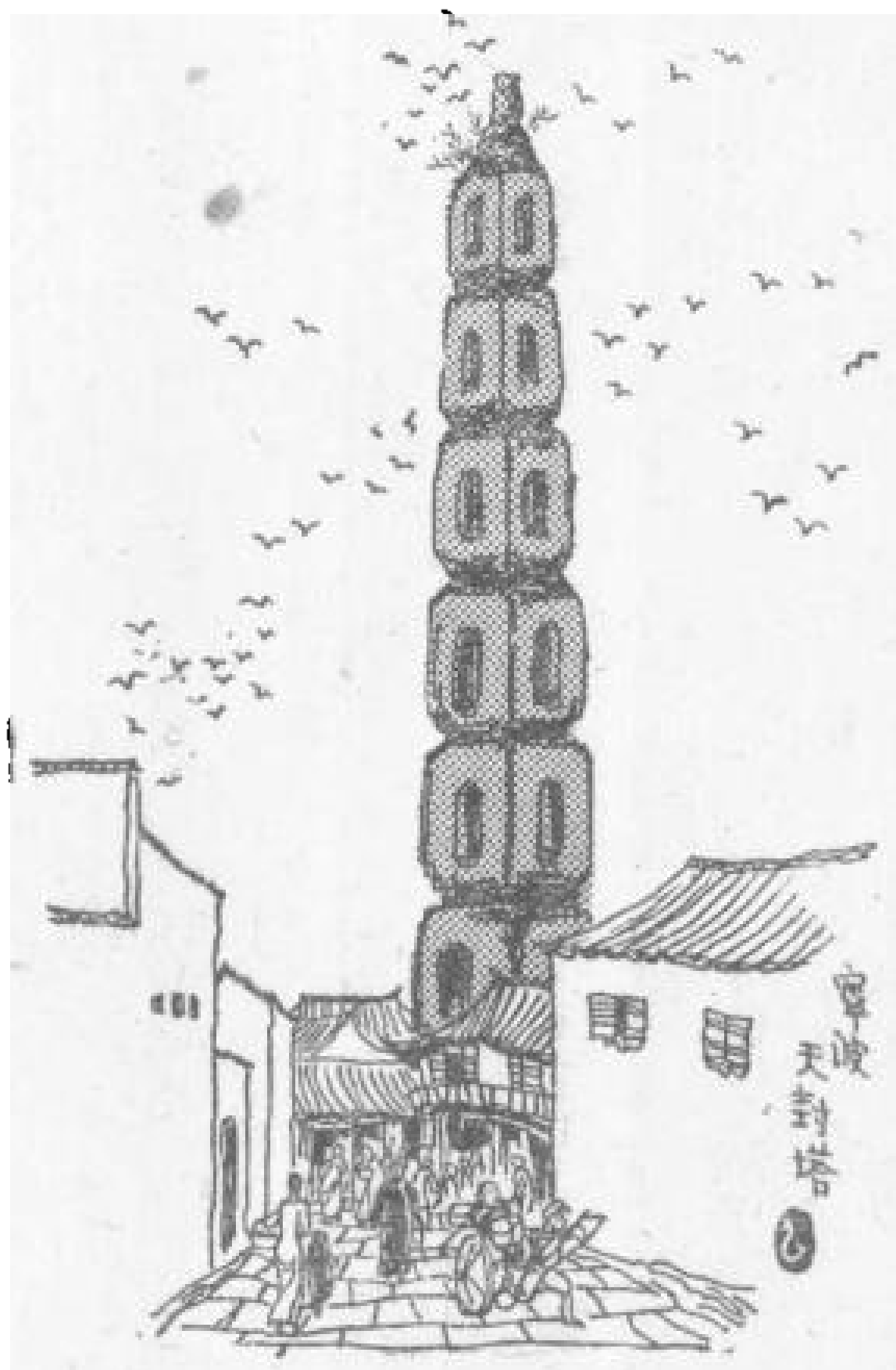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日本漂流的船員，曾上到最高一層。現在窗戶都塗上土，塔全部也像蘇州虎邱的塔，傾斜著。

(三) 竹器手工

甯波市出產海產物和竹子，很豐富，所以到處有竹器手工舖子。扁擔，笠帽，椅子，小籠，魚籠，雨傘等等，凡以竹子能造出的東西，都很精細。七歲的兒童孜孜地做着筷子的風景，真是可羨慕的。一切竹器製品的價錢，都比上海便宜一半。

(四) 奉化縣城

奉化縣城自甯波乘郵奉線長途汽車向南方走，只有三十一公里。城內城外，並立着小康之家，並可以看見而圍繞有高高的土牆的房子，眼睛美麗的小孩子很多。



南門外的兩行樹大道，自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之間，許多海產物都集中在這裏。這些海產物都從南方一百數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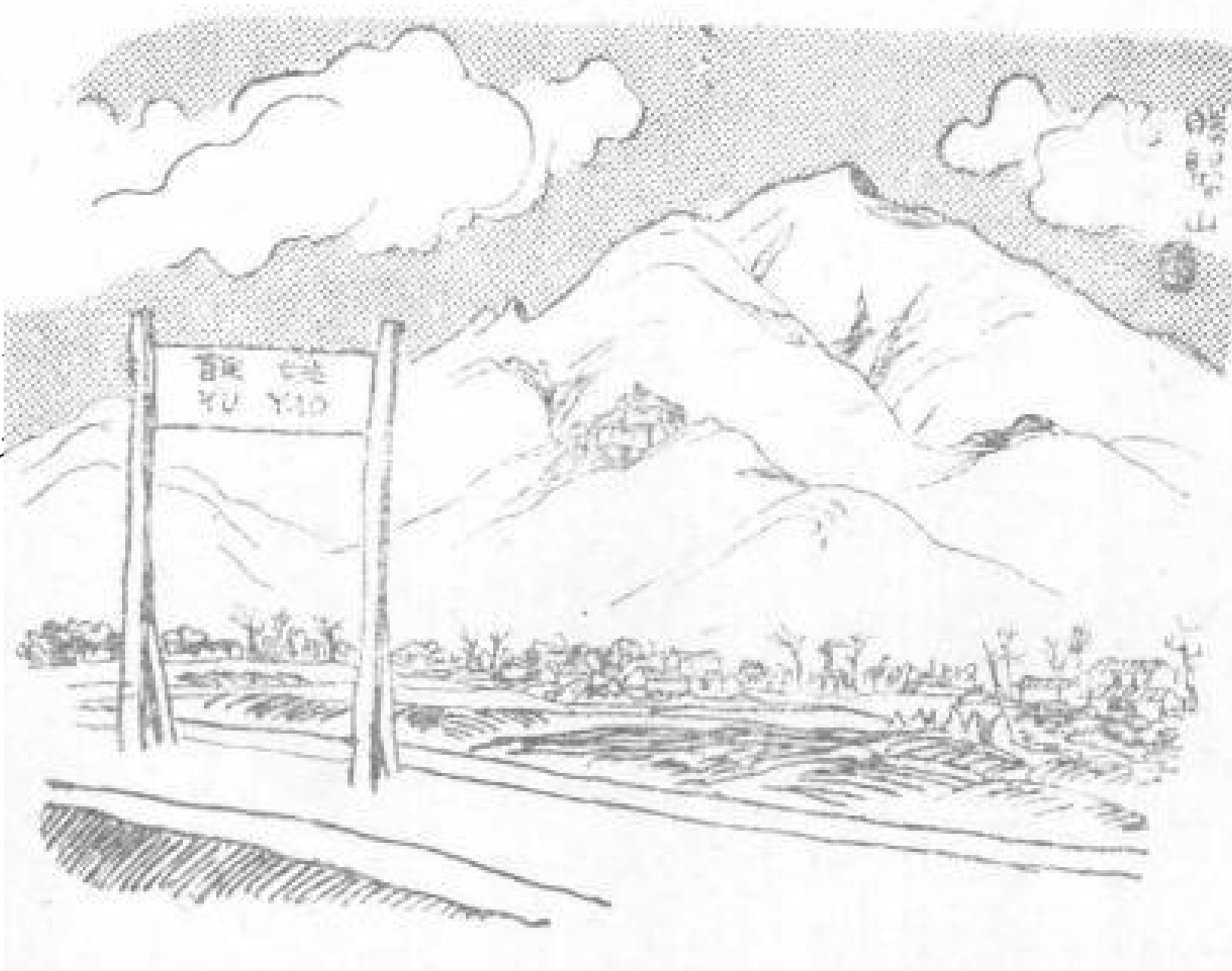
在有名的漁港三門灣，捕獲的魚和貝類。這些海產物以汽車由奉化運送至寧波，然後再以船由寧波運送至上海。



(五) 奉化江
沿着環繞奉化縣城C字型流着的奉化



江，進入北方上流的山江的地方，就是蔣介石的故鄉，這裏有蔣母之墓。日本軍每年予以祭祀，清掃，並保護。竹子和松木造的筏子，由清冽的奉化江，奔流，航行下去。這就是由奉化江進抵甬江，而達寧波的。



(六) 餘姚縣城

由寧波向西方四十七公里，沿着舊滬杭甬鐵道路線，華中鐵道長途汽車走着坦平的公路到餘姚。這個長途汽車自四月中旬更延長，經曹娥而與紹興聯絡。
聳立於餘姚車站前的美麗的山，就是勝歸山。在山腰有一個深潭，存滿着清澈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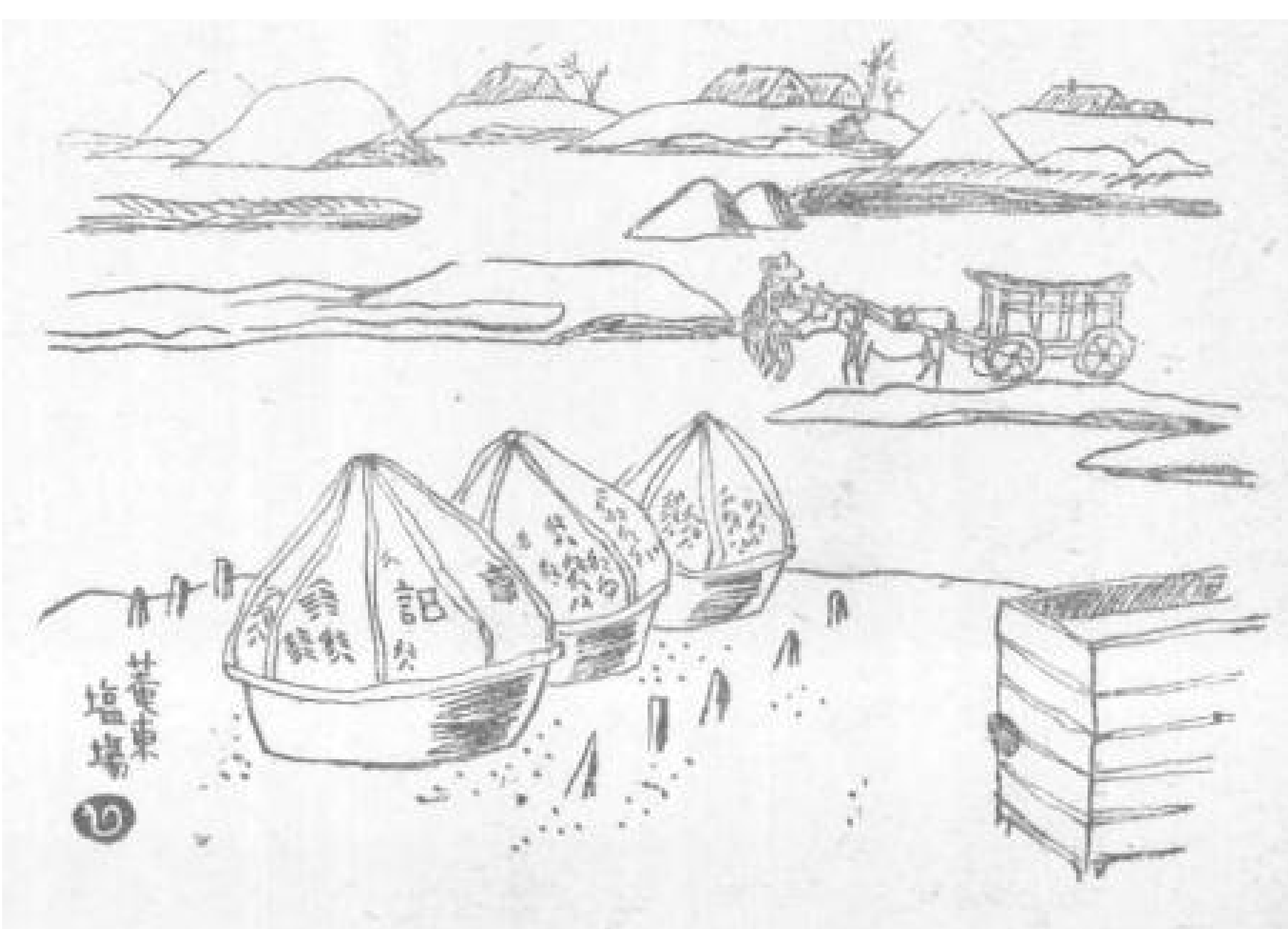
在沿縣城流着的餘姚江，架設着美麗的石造穹窿形的江橋。這附近為繁華的中心，早晨的橋上，極為熱鬧。這城內，沒有米的黑市。因為物價都是縣政府決定的公定價格，所以其他諸物價也比較的安定，人心也頗為穩定。

(七) 先賢遺蹟

餘姚是陽明先生(王守仁)和朱舜水(之瑜)等明朝先賢的出身地。陽明先生的講學處「龍山書院」，在城內龍泉山上，在這北麓附近還有先生誕生的家。先生對於墮入哲學和觀念論的儒學，灌入新思想，而闡明以實際生活為基本的實踐儒學，揭破「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朱舜水是以服仕清朝為恥辱，逃至日本而受德川光圀厚遇的學者。這是世人所熟知的。



(八) 杭州灣

由餘姚向北數十公里，出杭州灣南岸，就是後海沙地一帶的鹽場。因大潮的氾濫，不能出產農作物，但因有浸潤土中的海水，所以晴天時，地上一面有鹽的結晶。因此，取土盛入滷碗，由上面注入水，則水便吸收土中的鹽分，而滯留於下面的苦汁井。把這苦汁流於鹽板，給太陽熱曝之，則水分便蒸發，而成為鹽的結晶。這是一切利用自然力的製鹽法。



春晚的排遣

圭 可

近來的心境又復不大好，總有些煩惱纏繞在心頭。幾個比較相知的朋友，勸我快樂起來，說只要不想到愁上去，也就能暢快了。我呢！却還是不肯聽順這些，好像有點快樂不起來的樣子。靜着的時候固是如此，即是在繁鬧的場合亦然。最近因為生活的地方是在一個中學校裏了，平日起身，便得一直在喧囂中，總不能好好的做一件事。而且下午五點鐘之後，學生陸續走開，下幾個零落的住宿生，這個時候，距離晚餐的鐘點不過一小時，而時常不到開飯時間，飯已煮熟，也就悻悻吃過。學生們的吃飯，是不得安靜的。搬桌子，椅子的聲音，碗筷相擊撞的聲音，談笑或者是喊喊叫叫的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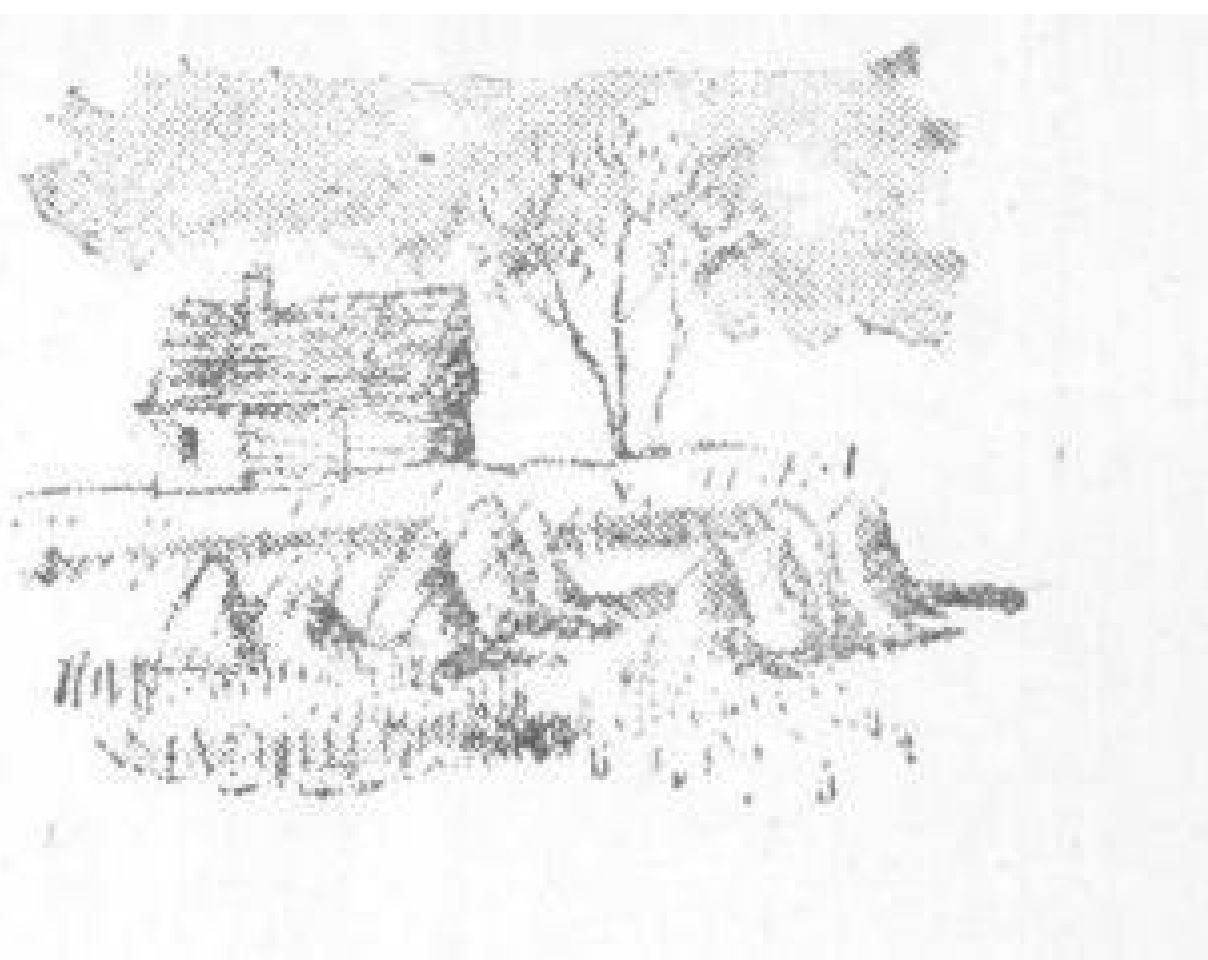
音，嘈雜成一片。我們雖是幾個人另外一桌，因距離不過一個天庭，所以也特別感到繁囂。這當兒是從漸漸寧謐之間，忽而來一次波動的。假如我的心境的煩鬱，是可以從那漸漸寧謐的中間，釋去一部分，也將一定為這忽來的波動拾回來。所以我每天到暮色蒼茫的時候，還背負着苦悶的。尤其是因為這是春天氣候似乎特別要壓抑着我們，乃愈覺得這一段春天的傍晚之不易排遣了。

說：「一度別離一唱曲，人生那厭別離多」一樣，同是以處苦以樂的精神出之的。春晚的惱人，我們也不妨處之以樂，那便便是該去悠然的散一散步了。「向晚意不適，驅車入古原」。昔人也有這樣做過的。不過散步的地方，在一個大的都城裏，尤其南京這不缺乏鄉野氣息的存在，是不必要另往古原去的。從幾個寬闊的馬路，折到冷僻的陋巷，隨處都可以俯拾到「夕陽無限好」的境界。而且近日物價上騰，驅車的事情實屬大難。即不於此處慳惜，坐在塞塞塞塞的堆擠着男人女人的馬車上，不免興趣索然，不能起那種悠然的逸思，還是安步當車，有物我兩忘的閒散情趣呢！

傍夕的時候，我是最怕一個人靜坐書齋的，因為好像時期的過去太緩滯了。「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的話，就覺得特別說得對。而近來因了心境的大不暢快，一到學校裏的晚餐已經吃過，便不由一個人背手走出。南京的地方實在太大，我從舊年的熱天到現在，還只認識幾條常走的柏油路。一半也是也是為着職業和自己不大愛好活動的關係，很少接觸些陌生的道路。這次搬到這座學校裏來，也就如換了個新鮮的環境。於是在背着手，從學校裏出來，我總是懷着一顆探奇的心，向東走走，又向西走走。而在這中間，却果然也覺到不少令我神怡神曠的景致。在戰前，據說南京這地方是頗繁華熱鬧的。這個時節，我倒特別對他幽清冷豔的部分愛好起來。一個人背手閒步，便是專取靜巷的。宏闊的馬路，汽車來往如織，一不小心，便有殺身之厄，我雖非「千金之子」，本可沒有「坐不垂堂」之戒，不過貴生的心思，亦復不能除去。所以仍不免懷着臨淵履冰的戒心，則所不取。靜巷的好處在你可用一片澄清的心境處之。我本來為煩鬱所苦，倘從繁鬧的摒絕中，得到一絲寧謐亦所大願。最使人系念的地方，還有，那便是能夠在這種場合下，發一發「思古的幽情」了。

人總是多感情的，尤其是對過去特別有不能自己的地方。李後主亡國之後的詞所以特多引人同情者，便是有那一種今昔之感的力量。在寢寐之間，不免有「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情景，一何可哀，所謂昔日煒燁今日涼涼的興衰之感，在憑弔往昔中是容易與人悲緒的。散步在春晚的靜巷，從稀疏的幾叢低矮的平房，偶而能找出一兩座嶄然的新型建築物，美感的情緒，乃油然而起。這兩天，從學校裏背手出來，多向西出去，這個小巷，跨到莫愁路的。道上行人很少，偶而一兩部馬車，基着中古的情調，倏然跳過，遠處紅瓦的教堂，週圍散落的環繞着一些還沒有蘇醒過來的枯木。夕陽由罅隙懶懶的透過，不得不把人煩苦的念頭趕走了。這一帶的商店極少，却意外的發現到一家很小的舊書店，不免進去逛逛。雖然是規模窄陋，在故紙堆裏，倒也能看到一些陳迹舊貌。店主已是五十開外的光景，隨便談談，倒愛知道我們教書的情況，但知道了，又不免勞起他們替我嗟歎着生活了。他們倒是樂天主義者，好像從沒有為自己的享受不滿過，而同情心却又特重，悲天憫人的概念，比我們多多了。我所啣負的雖不只是生活上的苦惱，但也頗願意接受他那種善意的撫摩。在這春晚的苦煩裏，得一點像躺在母親的懷抱裏的安慰，正復甚難，似乎我已很感激那種撫摩了。

這使人悵悵的春晚，我又有甚麼別的策略來排遣呢？



蘇居書簡

吳 易 生

寸照兄：

我搬出蘇州來以後的生活頗愜意，因為久蹲上海，神經緊張慣了，乍一來此，覺得甚麼都鬆散，儘有很多的工夫讓我讀書寫文了，默想妄想，都可自由，下午去逛逛觀前，也很自在，我這裏的日子，居然是像享福了，啊！真是料想不到。

到。

日來正在複看紅樓夢，寶玉已挨過毒打，不知如何，我竟也流了幾滴淚。前回我說：以後不會再為感情所動，這次方證明還未到那程度呢，以後尚須多多磨練。不過紅樓夢真是一部偉大的傑作，中國的著作中我想還沒有一部可比擬的，即在許多世界名著裏，也很少夠上他的偉大的吧，可惜外國竟沒有一本譯本，讓他走到世界上去，真是可歎。但也難說，這本書恐怕也不可能翻譯的，有許多地方，一翻譯，便不會再好了。我主張學校裏應該多多節錄他做教本讀，不論是語體或文言，都有用處，文藝腔的青年，尤宜一讀。

和暖後，務望你與烟帆同來一玩，蘇州的春天，詩料頗多，我不會寫，故望兄來，寫散文究竟是不容易美的。二月十九日。

一一

今日得你與烟帆兩函，甚慰。烟帆信中，罵我何獨沒有信給他，他大概已在你，金人，蘇青那裏看到我的信了，罵得頗有理。他說近來心緒很壞，莫非是戀愛糾紛吧？你知道點

底細否？烟帆真是一個可愛的朋友，只是有些獸氣，然而我倒以為，他假使不是那點獸氣，也許就沒有現在這般可愛。祇是許小姐愛他，愛的那一點呢。

我這兒的院子裏，房主人養中國種白兔一隻，不常來餵食，有時竟三四日才捧一點菜皮之類來，兔子餓得無法，只好啃木頭，我看得不忍，每天小菜裏揀出來的敗葉，總是丟給牠吃，牠還勉強得飽，但有時碰到我們不買蔬菜時，便又要挨餓，也實在無能為力了。兔胆奇小，我閒來常嚇牠為戲，牠一聞聲響，便要毛骨悚然，我覺得牠一天到晚過着這種緊張生活，實在無意思得很，無法開導，只好逗牠作耍了。

你前回說養兔利厚，大概是指的「寡人」吧，我看這裏的一位「寡人」，毛總是不見牠長，終日祇找尋菜皮吃，利錢從那兒來呢。若說外國種，我打聽過價錢，要七百餘元一對，我想有這餘錢，不如堆毛手巾了，過去兩個月，聽說就漲了兩倍。現在是商人當道，錢全靠搶得快，他們的眼光，豈有不如我們的，養兔子比買毛手巾好，他們還會買毛手巾嗎。今天新識玉洪的朋友顧君，

商界後起之秀也，聽他談生意經，覺得都是學問，要學他，非有兩三年閱歷不行，或者永遠學不成也未可知。

案頭新置金魚缸一只，內金魚各一尾，我給他飯粒吃，他不吃，脾氣甚大，絕食已多天了。昨天忽發現尾巴上拖出一條絲狀的白帶，不像是腸子，不知是甚麼東西。這兩位我真無法處置牠，大約是壽命不遠了。倘放到河裏去，不知會不會活，玉洪叫我放到井裏，我想這是死路了。

「小國民」目下尚無消息，似乎一時還吃不到紅蛋的。單論我的愛孩子，自然是希望他來一個，但將來是要長大的，大了便討厭。而且若再是一個壞東西，一輩子要受累，想到這裏，則又很怕他來了。二十五日。

三

這幾日那金魚已有些踉踉跄跄了，不該叫他真死在我手裏，故關照妻把他倒到河裏去，放牠生路吧。

今天第一次與玉洪等去坐茶樓，我發現蘇州的好去處了。前次一個人上咖啡室，一杯茶要二十元，不吃點心又寒儉，

當然是吃不起的，不敢再去了。所以閒來在家關也關不住的，時候，只好去觀前，頭幾日很高興，近來已覺得乏味，然又苦無消遣的地方，玉洪們都喜歡「聽書」，我於此道始終不入調，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個公園可去，但太遠了，也很荒涼，所以閒得很難過，我如今倒頗嚮往上海的匆匆了。我覺得閒比忙討厭，忙是可奈何的，閒恰是無可奈何的。有人說閒為一福，我大概因為年紀還未到，火氣仍旺，所以不能體會也。

今天忽然想到去吃茶，一進門滿座都是茶客，生意好極了，這些人眼光很好，實在是這裏坐坐不錯呀。茶每壺三塊幾角，三人泡兩壺，便可清談半日，經濟而舒服，我打算常常去那裏了，只怕要惰了志氣。揚州有一種茶館，去的人也多，大都是遺老遺少之流，不過那裏是要吃點心的，價錢頗貴，與蘇州的大不同，這裏乃單純是茶，簡直是供人去消磨光陰的，所以我怕惰了志氣也。

關於我的「灰色」，你已屢屢說我了，我想幾時與你長談，現在沒心思，或者做一篇文章也說不定。二十九日。



記憶裏的日記

蔡洪波

寫在前面

朋友：

二年了，在渡過已近一千多個日子的歲月裏，我是如何底懷念着你。兩年前的不幸，始終如蛇一樣底纏住我底記憶。統治者是如何底殘暴呀！茫茫宇宙，何處安插着你底墓碑？朋友，這篇東西，就算是二年來我心靈的祭奠吧？

我生活得很愜意，已經在如你所說的「接近太陽的地方，獲得我生命所需要的溫暖與自由。」如今又是春天了，溫暖的春風却不能帶給我一點關於你底消息。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喪失了一個知己的伙伴，在鬪爭的生活裏，朋友，我却永久牢記着你

臨終的囑咐。

十一月十九日 天氣晴。

早晨，太陽從樺樹林的盡頭滾出了地平線，麻雀站在古廟的屋脊上給寒風抖得像幾個腫的絨球，眯着眼皮，短促而顫抖底叫着。

我用袖管不住底揩着像水滴一樣的鼻涕，心像被懸掛在冰窖的半空，有一股寒流在胸盤裏打旋。

這是我底和魁羣來到此地的第一天，魁羣擠在我的旁邊不住底偷瞧着我，我很懊悔我們爲什麼要到此地來，現在我完全明白那班人對我們都是欺騙。

我又爲什麼底應魁羣也來呢？我雖沒有欺騙他，現在看來，我心裏比已欺騙了他還難受。

號聲響了，那聲音麻木底敲在我底腦袋上；我想和魁羣說幾句話，然而七八十顆頭顱却像水浪一樣底從破廟門的矮簷下擠到寒風裏去。我站在破檻上轉過頭來，伸長脖子一望，魁羣正埋着頭掉在最後一個的後面。

排隊報數以後，一個掛紅帶子的班長把我們區分成三組，魁羣也就跟着那掛紅帶子的跑到河沿東邊另一個小場上去；我清楚底看見魁羣站在隊伍的最末尾，報着最後一個數目字「二八」，那聲音一直打到我心坎裏。

帶領我們一組的班長正儘力提高喉嚨叫着，他說些什麼？我全不知道。末了我看見他那嵌在紅鼻頭下的兩片薄嘴唇向上掀動了一下，那聲音就像要叫破天空，他叫我們一律把頭髮都剃光。

在操場的左角那是第三組的班長，什麼樣兒？我寫不出了，總之當我報數向左掉頭的一剎，我看見他半個黑鬍鬚的臉膛，以後，有機會我也沒敢再看他。

在破窗裏向我們偷瞧的，那是以後我們的隊長，高個兒，側着頭，活像一隻蹲在田陌裏斜着眼睛偷瞧行人的野雉。

晚上，我們又在走廊上排隊，隊長開始在我們身上搜索，黑鬍鬚的班長坐在天井裏的水缸沿上，手裏捏着一枝自來水筆和一本練習簿。

「陳偉，國幣五十元」。隊長大聲底叫着，又喃喃底數着。

我想，完了，我有枝自來水筆、一只錶。

擺在那兒呢？拋到沒有人看見的角落裏去。然而來不及哪！隊長的手已伸到我底褲袋裏捏着我底手腕，急促底說：「拿過來。」

「蔡洪波，國幣二十元，寫上。」隊長又在我的面前大聲底叫起來。

天哪！這是他右手裏的，怎麼左手裏的東西就忘記說出來了呢？那正是一隻瑞士雙騎牌和一枝美國道地派克。

我明白了這是一回什麼事，但我忘記了憤怒，我也想不到一句要說的話，那時我連懊悔都沒有。

夜裏，我再不能跟魁羣睡在一起了。點名之後，魁羣緊緊底像賊一樣跟在我底後面，右手摩着我底袖管，我矮下脖子，他把嘴脣伸在我底耳殼裏輕輕哭訴着：

「洪波，我的戒指丟了，那

是熱青送給我底紀念。」

十一月二十日 天氣晴。今天，應當說是我們開始訓練的第一天。

昨夜，我什麼時候睡去，我也記不得了。夜裏我被許多斷續的惡夢所驚醒，醒來，我用脚尖搬動被筒，魁羣並沒有醒在我的腳後。

夜裏月色很好，雖然風很大，月亮高高掛在天空，狂風却不能把它吹走。

小號兵坐在被窩裏吹着起床號，月色從窗口流進瀉在他蒼白的臉上，兩個嘴脣子給湧漲得像個皮球。

北斗星還嵌在天的一角，我們就在廣場上開始跑步，一個緊啣着一個，隊長在場子的中央進進退退底作原地跳舞。我們却氣喘得像一頭疲憊了的牛，嘶着冷風。

十圈，十五圈，快跑……太陽燒紅了半個天。

解散了，我肚皮很痛，肛門跟着呼吸一刻鬆弛一刻緊縮，像有許多東西要衝出來似的。

號聲又響了，小號兵高高站在廟門前的石鼓上，把喇叭作一個半圓形的轉動。當他把漲得通紅的臉蛋第二次轉向毛廁的時候，號聲停了，他也就跳下來。

我趕緊從袋裏日記簿上扯落兩張紙頭，胡亂底在屁股上揩了兩下，擰着褲腰我瘋了似的奔到操場上去。

他們正在報數，我呆了，像一頭木鷄。我把右手舉到帽簷上去，衝着排好的隊伍喊着「報告。」可是隊長裝沒聽見。

我不敢把手放下來，心像一只盛滿沸水的吊桶向上提着。我也不想什麼？我像對什麼都已體會明白了一樣，我在等待着一次嚴酷的處罰。

「怎麼？號聲落了，你還不來排隊，跪在那兒！」這判決很爽當，隊長毫不猶豫，也不向我瞧一眼兒。我想說幾句可憐的話，然而不可能的，我畢竟非常利落的迎著廟門衝着玻璃櫃裏怒目仗鞭的靈官神像跪下去。

隊長捏着口哨在我的前面，後面，背着手踱着，轉着，唱着。

「三月裏——來呀——好風光呀，——家家——戶戶

種田忙呀——。」把個喉嚨逼得尖尖的，歌聲如針般在我耳膜上戳着，我不敢掉過頭去，背脊上却有許多虫子在我血肉裏爬動，使我手足無端底顫抖。

隊伍在反復着幾個基本動作

的制式教練，三個班長在比賽着喉嚨，也在學員的面頰上賭着巴掌。

那是經過一端很長的時間以後，我跪着。突然有兩塊冰冷的鐵片鉗住我底耳朵，我的身體也跟着被提起來。隊長向我翻一翻眼皮，下顎輕輕向前一抬，於是我奔到隊伍中去跟着操作。

「立正。——」我把左腿收回來，靠着右腿，脚尖向外打開六十度，伸長脖子，挺起胸部，垂臂，張肩，摒着呼吸把小腹向裏緊縮，眼珠凝視着粉牆上一個白底紅字的大標語，集中了全部的精神，整個的力氣宛如把生命都交代給這一個口令。

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左右兩個鄰兵在急促底喘氣，我也清楚聽到自己心房的跳動。

班長在我們的後面，我不知道他又在幹着什麼？我把自己安排在緊張裏，我以極高度的警覺戒備着。

一分，五分，十五分鐘……我感到頭部有點昏昏然，寒風從領口裏灌進去，眼前的景物在跳動，模糊，昏暗，漸漸底大地似乎籠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霧裏，我的兩腿也開始顫抖了。

「怎麼？」班長的脚跟踹在我兩隻麻木的膝灣上，我幾乎栽倒下去。

「你不成。」他用指頭在我底後腦上敲着。「明白嗎？立正的時候腿子要像栽在泥土中一樣。」

他又走到我前面來，舉起拳頭狠狠底捶着每個人的胸脯，我也把我的肋骨迎着他高舉的拳頭挺上去。

「嗚——空聲響」他似乎不屑敲我這不結實的胸脯顯着異樣的神情。

收操的號聲又在那個小號兵的喇叭裏響了，我像一個罪因獲得大赦一樣，然而這片刻的興奮并不是永久的安慰。整天我感到一種莫名的疲勞，我像一條受傷的溫馴的狗，坐在廟門前的廊沿上，我甘於如此的倦伏着。

今天，我沒有能和魁羣講一句話，我們像隔絕在兩個天地裏。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氣雨
昨晚，就刮着猛烈的西北風。夜裏風更帶着絲絲的細雨，像牛毛一樣，洒在我們底臉上，透過沒有玻璃的窗戶。許是我日間疲憊過度的緣故，我却伴隨着一個甜蜜底夢舒暢底睡到天明。

早晨，細雨簌簌，我遠望天邊的浮雲隨風疾馳，把個心兒放逐得很遠，鄉戀隨着雨聲麻木底擊在心頭，於是心兒更加沉重。

今天，在講堂裏我發覺魁羣頭上的一簇菲列賓式的黑髮已經沒有了，其實他是前天和我一齊被剃去的。

這是一課自習的講堂，自習什麼呢？我在腦子裏寄下了一篇往事回憶錄。

我想寫封信寄回去，想了好久，我却不能寫下一個字。

我又想抽一支香煙，因為我已三四天沒有抽煙了。當然現在我并不希望能夠抽到較爲上等的捲煙，那是不可能的事。就如我們班長現在嘴裏嚼着的那根旱煙桿給我裝上一袋土煙我也滿意。

我又想這生活太罪惡了呵！虐待一個青年不允許他反抗，更不能有絲毫怨尤，這就是革命化的軍事教養？而且無端的凌辱，沒有理性的打罵，一切非人類的待遇……我太辜負自己了。

這時，魁羣站在講堂的屋簷下，手裏端着一只盛滿開水的洋磁碗，兩腳筆直的用操場上練習立正的姿勢在聽着班長訓話，我明白了這又是一樁被侮

辱的事發生了。

「你違犯紀律，規定在下講堂喝開水，你尋我的麻煩。」黑鬍子的班長在咆哮。

「班長，我……我說沒有教官，我才——」

「沒有理由講，革命軍人以服從爲天職，無理要服從，有理更要服從，我說黑板白的，那就是白的，明白嗎？跪在那兒！」

於是魁羣跪下去，身子和碗一齊跟着矮下來。

講堂號聲又響了，一個胖得搖着肚皮的教官蹣跚底踱進教室。七八十個頭顱嘩的立起來，然而魁羣却在廊沿上挺着那個小腦袋被受懲的羞憤凌辱得不敢抬起頭來。

我記得這是幾天前領導我和魁羣報名錄取的軍區指導員，一個十足富於講話天才的人，我們被犧牲在他花言巧語的欺騙裏，今天我們完全明白裹着糖衣的誘惑實在是包藏毒素的砒霜。

曾有一個時期，那是我們離開學校的前夜，我和魁羣異常興奮，一種年青人勇於鬪爭的倔強，在我們底心裏燃燒起英勇的火燄。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已成過去的事，在記憶裏留着痛心的陳跡。一切盲目的希

冀都給現實的鞭子粉碎。

魁羣在背着人飲泣，淚水從鼻樑上流下來。我的情緒憤懣到極點，我想這待遇是多不人道呀！革命的鬪士爲什麼要拿同志當玩物呢？

十一月二十二日 天氣晴
擁着被褥，我想起日間的事，雖然身子非常疲乏，我却不能入眠，我想，今天魁羣該比我更難受吧！

寒風送來幾聲犬吠，在呼呼的風嘯中斷斷續續的，格外顯得淒涼。我撫摩着我底膝蓋，却非常底疼痛，該是有一個凶惡的瘡毒在膝骨的關節裏作祟吧？然而我的理智非常明白，我知道這是日間在操場上跑得太長久的緣故。

我咒咒命運，咒咒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安排好了似的。情感的稜鋒被災難折磨得格外遲鈍，我除去在黑暗裏咬着牙根切齒懷恨着而外，我竟不知在什麼時候沉然入夢。

夢中幾次被一種皮肉上的騷擾驚醒，在我底胸前摸索到一種細小多肉的爬蟲在我身上吮吸着，使我感到不可耐的奇癢。天哪！這是有生以來我沒有見過的東西，雖然在黑夜之中，我明白了這是一種什麼爬蟲。蟲子呢？這是抗X軍人一

種榮譽的標誌。(註)

我無暇清除這皮肉上的糾纏，實在我的身體需要長時間的休養來恢復精神的健康去忍受明天的一切。於是我又抱着剛才破碎的夢境沉入睡魔的懷抱裏。

半夜，突然有一個沉重的東西擁抱到我身上來，兩隻冰冷的手掌緊緊底撫摩着我的額角。

「魁羣，你怎麼哪？」這種在深夜突然造成的恐怖的場面，我是意外的感到不安與慌張。抹着惺忪的睡眠，我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我的神志陷入迷惘的狀態裏。

「洪波，莫響。驚醒他們與我的行動是不利的。」

「那麼，在這很冷的深夜你預備怎樣？」我的理智漸漸清楚，我明白這樣一個不甘屈辱勇於決鬪的青年今夜他又計劃到一件更驚人的行動。

「我實在不能忍受這非人世間應有的虐待，生命是值得寶貴的，我要恢復我應有的自由。」他堅決底咬着嘴唇，眼淚如泉樣湧到我的額上。

「羣，我們還有見面的一天嗎？你知道這行動是非常冒險的。」

「是的，今夜我決定拿生命

擲到命運的賭台上去求最後的僥倖，一切都是不可預料的，假使從此成爲永別，我希望你能稍爲快樂一點的活下去。」
「那麼現在你預備到那兒去呢？」

「讓青春在這種囚徒一樣的生活裏霉爛腐蝕，也太辜負自己了。我要到那較爲接近太陽的地方去，那裏有我需要的溫暖與自由來洗刷我生命上的污痕。」

「以後就是我一個人忍受這不盡的侮辱了。」我感觸到一種人生孤獨的悲哀，我的眼淚不自禁的流下來，跟他繼續向我額上流下的熱淚匯合在一起。流到我的嘴唇上，這時我驀然嚐到一股人生離別的滋味。

他沉默着，嘴唇不住底顫抖，想說什麼？但又把它嚥下去。
「現在我走了。」他緊緊底握着我的手，我們互道了一聲「珍重」，他依戀地跑出廟門轉過操場奔竄着矯健的步伐太踏步的走了。

月流如水，依着廟門我看見他消失在一片茫茫無垠的田野裏。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天氣晴
一切的動作仍在不變的方式下向前進行，我真不知道爲什麼這嚴峻的事態却不會引起些微的騷動，七八十個創傷的心靈任你投下非常的意外與最

大的驚悸，却麻木底不會泛起絲毫反應。

早晨練習健身操以後，全部的不幸都集中爆發到我一個人身上來。——我以「同鄉」——連保」的罪嫌被懲判禁閉兩個星期，押送到司令部的看守所裏去。獲到這個消息以後我心裏感到非常利害，我想兩星期的官司，并不算得什麼？樂得清閒喫兩碗自在飯，可是主要的，我預料到魁羣將已遭到了意外。

路上兩個司令部裏的通訊兵押送着我，他們兩個人不時底逗着玩，罵着那些不堪入耳的髒話，有時還互相揪打，像兩條親暱的野犬在田陌裏追逐着。待到遠遠望見看守所的步哨，他們才正經底在我的後面談着：

「媽的，開小差那有這樣便當。」

「可不是，這傢伙自己找着死，昨夜兩頓生活也是夠受的。」

「灌肺肺呢？出了彩哪！」

(註二)
我知道這一定是魁羣被捕了，一定在被捕以後遭統治者們殘酷底狠揍了。於是我的腦筋裏突然湧起了一幅非常淒慘的畫面，我想像到在一間搖晃着慘澹的豆油燈光的茅屋裏，魁羣瘦弱的身體被粗肥的麻繩扯懸到半空去；結實的藤條在他的身上不住底儘力鞭打，和着統治者的狂笑與慘絕的呼號，

模糊的血肉在藤鞭下如脚跟用力蹂躪的冰雪向四處飛濺。

我更想到魁羣仰臥在長的條檯上，脚腿臂膀順着檯脚牢固底綁着。溼和了煤油的冷水用水壺從鼻孔灌進呼吸器裏面去，水和血攪拌着的痰沫從呼吸微弱的嘴裏擠出來……呻吟……掙扎……狂笑……受刑的人暈厥過去。

在一間黯淡的鄉村茅舍裏，我看到魁羣被吊縛着，兩手反綁在背後，脚尖稍許着地，無力底抬着頭驚視着我，那神情就如一個游泳者準備入水的俯衝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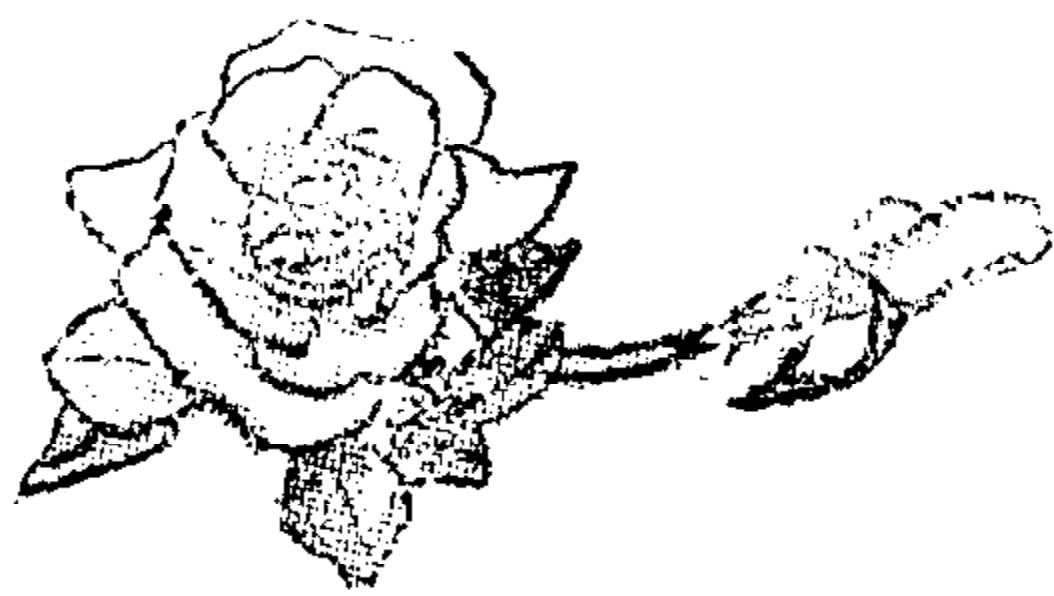
「羣，你……」這的確是我從未經驗過的事，在這樣一個滿身創痕的不幸者面前，我却不能說出一句安慰的話。

「夜裏，我別你出來，一口氣奔跑了數里路，我總以爲逃出了禁地，這時降着濃厚的大霧，我茫然不擇方向的亂竄，終究如飛蛾一樣的撲到司令部步哨線裏，以後……」

「喂！王同志，司令請你講話。」看守所的衛兵領導着司令部短槍隊的兵士衝開破門，沒走進屋子在門外就吶喊着，截斷了魁羣對我的哭訴。

「講什麼話？兄弟」魁羣嚴肅冷靜底回答。

「我們不知道？着信沒有話講」那傢伙狡獪底說，嘴角上擠出一絲猙獰的微笑。
「那麼，現在我預備寄一封



藝語篇

藍紆

文

友

我有一串灰色的記憶，扣繫在枕邊——

生命的驛站讓一個鄉愁的患者，綴滿了白色的花朵，惹得那飛翔在碧雲天外的海燕也來入夢。

情感壓縮心底的幻影，熱淚又復洒落了幾許的感傷。流浪人像一匹瘦弱的老馬，載着歲月的重累，奔馳到遼遠的海濱，歌唱那幽鬱的生之插曲。戀人的倩影，如是一支紫色的丁香，詩人的視覺永遠是跳躍着熱情的火花。

設想淡巴菰掃盡臉上的微笑，是如何地使人嚮往那千古的舊夢呵！

黑夜的幽靈，瘦弱如荒草。我走向自己的墳墓，賦以狂人的欣喜。簷上染以銹的破鈴，會被

夜風撫撼其銹舌，作棄婦之低泣。若在風雨之夕，那熒熒的燈火織成了美麗的憧憬，容窗的游子乃飲「墨士卡」陷於極樂的「烏托邦」世界了。

懦怯的小蟲多呵！瞬息間生命之跳舞，遂葬送於藍色的紗罩上。……

那歪曲的有如馬來人之玉冠的高峻的塔頂，絞結了一個神祕的古傳說，如 Spring 之塑像呵！黑夜的獵人曾作無數次地探險。在宵燈晨視之下，以靈感的長矛，挑起紫色的辛酸。

十字架的戀者呵！祈禱我畸零的心！

飄泊於四月的海洋，聽 Siren 迷惑的音樂。凱風吹不碎心底惆悵。駛進銀色波濤的

宮室，讓生命築一個香巢。

在雨後的海灘，拾取夕陽的碎影。將貝殼的故事收藏在沙耗的底層。

幾番嘲刺那溫柔的海水，不如戀人之微笑，雖則是懷特耐的雕刻，亦不若那睫毛下的黑瑪瑙石。

絮繞在海鷗的尾梢是生活的幸福。我嘗以夢幻的網罟，捕着鮫人的哭泣，哀感而多愁，是富於情感歌手的苦笑。

苦澀的海水，苦澀的歌聲，苦澀的心底的血淚呵！塞外的浮世者將厭倦石榴花開呢！

世紀的罪惡交響着生之旋律。蝸牛的涎跡，却是日子的標記。可憐的鳩鵲啊！哪兒能給出你歌唱的音符？

漫步於冷落的花蹊，注視那鬆軟的泥土，會掩覆一個憂鬱的姑娘的靈魂。美麗的肖像，却是我哀悼的詩嘖！

呵！呵！生活與其是夢，不如在夢中痛快地囁語吧！

(三)

以一顆寂寞的心，委寄於垂着破紗的紗帘的窗牖下。聽燕子呢喃低語，乃自幾聲的太息，探索一片懷鄉的惆悵。

躑躅於荒蕪的草原之上，諦視池沼里一泓春水，迎風擊碎

記憶的菱花，如是我祈頌春日

的林野。記得春三月淫雨傾盆的日子，蟄伏在驢背上的厭世客，馳行於夢幻的邊境。將一掬苦笑，洒在開滿杜鵑花的高山上。

在雲淡風輕的凌晨，我怕聽布穀鳥的啼聲，那是傷感的，富於凄苦的情調的；連着滿樹的桃花，也予以同情地落下銀江的淚，讓無情的燕子啣去築牠的香巢。

每個黃昏，靜坐在廡廊下，默數遠地的嘹亮的牧笛聲，盪漾在黑夜的邊緣，以是想起了一個悲哀的故事。

如今，那剪剪的清風，又攜來個記憶中的春天，我想着將怎麼織就一串淡黃色的夢呢？！

天涯知己。朋友！來在西窗下剪那支愁人的蠟炬！高歌一曲「伊人的懷念」。

卅三年三月十三日脫稿於南

舒室



短信留給我的家屬，兄弟，原諒我，我願把這枝鋼筆酬謝。——生命的途程是越走越接近盡頭了，這是甦醒留在人世的最後一次慘笑，在生命已接近死亡之邊陲帶着冷嘲一切的倔強，他終究以一枝鋼筆的誘惑解開繩索，在一頁日記紙上留下了他最後一點依戀，一灘血淚。熱善，我底愛：

如今我們各自生活到兩個世界裏去。在千萬的人類中，這原屬是一件渺小得不察動靜的事，然而，我知道這在你將是一件很大的損失。

「天長地久有盡時。」生離死別原是命運上不可避免的，我希望你能以更英勇的姿態活下去。

生命不是自己的，應當把它支付給全人類。永別的吻！

他寫完了把自來水筆向那宰殺他生命的劊子手中擲過去，一點都不介意的狂笑着大踏步的跑出去。留在笑聲裏的最後囑咐也在我看不見的門外高叫着：

「洪波，生命是寶貴的，生活也應當活得有意義。先死者的血跡，正是後繼者的教訓；你應當掙脫統治者的鎖鏈，去爭取全人類的幸福。」

註一：抗×子國難者，匪軍稱子為「抗×虫」，疥瘡為「國難瘡」。
註二：這是匪軍打犯人毒刑之一，「出彩」即已流血之謂。

讀後感

我讀完「三人行」後

許衛之

在這篇「三人行」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一般市井小人的縮影：——徐知誠；又見到一般大亨的寫照——秦滌凡；以及將來這班大亨的下場：——像秦滌凡一樣的，被捕了去嘗鐵窗風味！

寫徐石堅，正在寫一班改了行的教員，並暗示：「做慣教員的做不慣商人」！「假使個個不願教書，小孩子還有什麼人教育呢」？

秦怡如——丁諦先生筆下的一個理想中的，建設農村的人材。未來的中國，正需要這輩人去復興新農村，建造新中國！而寫秦怡如的辦大角村，正在諷刺現實。

關於人物之描寫，最後是說到英華了。目前像秦滌凡追求英華的事，社會上正多得不可勝數，然而不屈服於環境下，像徐英華那樣的堅毅，能有幾個？

這篇小說，正是針對着現實

……說「我得到英華的信，特地趕來參加你們的訂婚禮」

……再往前看？

「信封上寫着「徐緘」，英華一楞，不是石堅的，他不曉得自己在這裏……」

照上面看來，英華自走出去，到看信為止，並沒有與石堅

通過信。要是通過的話，他那裏會不知道呢？再看篇末，似乎知誠到大角村，石堅一直要到怡如告訴他才知道，如此看來，在這一時期中，英華也不會寫信給石堅過，不然早就曉得了。在上面的兩點裏，我又覺得有點不懂：

「照石堅英華間的友情看來，既然是如此的親愛；那麼英華爲什麼要到訂婚時，方才寫信給石堅？」這好像是出於人情之外的。此外，我還有一點要提出的，就是：

「秦滌凡被捕以後，其子怡如爲什麼不去營救？」我們看到「秦滌凡去大角村養病」一節，怡如待他還很不錯，足見怡如還是個「性情中人」然而被捕之後，竟絲毫不屑（？）去替他父親設法？假使說是爲英華之故，那麼英華不也勸他去營救？而且勸過好幾次呢。

再望下瞧：

……秦滌凡跟着一隊警察走上路，悽苦的望着怡如，掉下兩滴淚……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怡如「理智太過情感」然而「人非木石，孰能太上忘情」？究竟是自己的父親「縱使過去一切的一切都不好，此時也應「不念既往」的罷！

後來，徐知誠來了，說起秦滌凡死掉了；這對怡如當然是個重大的刺激！何況這天上午，被英華說動了心，答應下午去X城瞧瞧他父親，而今呢？心動了，而人也已死；這是何等痛心的事！然而祇在文中見到一句描寫，而且還是間接的：「……知誠說過這話，看看怡如臉色很難過……」

以下就沒有了下文，我不相信一個人對於自己父親的死亡，——縱然不好的——會漠然到如此！

秦滌凡的死，雖然與怡如不相干；而怡如能早一步去營救，也許還來得及，然而不然。我不知道這事對於素來敬愛秦怡如的鄉民，——雖然是知識極淺的鄉民——有什麼影響？我覺得丁諦先生筆下的秦怡如未免太殘酷些！

此外，文中的一切優點，好在是有目共賞的；我想，不再贅述了。它予與我的印象是：

「內容重於技巧！」

江頭月

徐淑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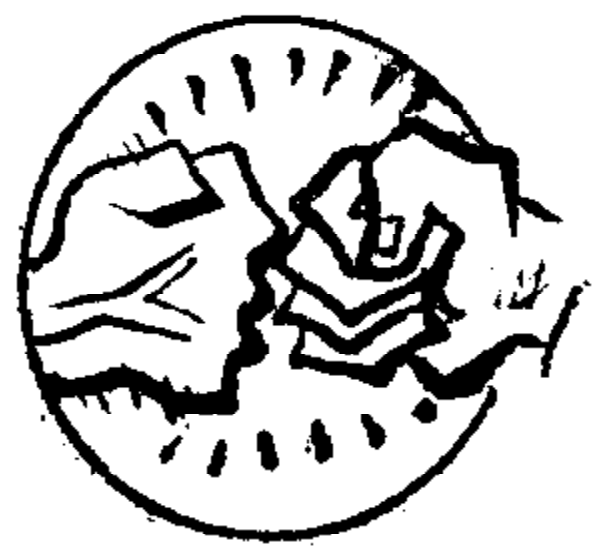
夜岑寂——
遙望着江頭月。
孤步淒涼味；
如何解決？

遠天低，
帆影斜，
幽默斷，
聲聲落葉！

畫舫燈火滅，
該是幾許歡悅！
誰知孤步淒涼味；
已無法解決。

夜岑寂——
且休理
畫舫燈火滅。
相思迢悵長，
長連江頭月。

江頭月——
那年西江夜，
重更江頭月？
鐘聲聲，
夜似鐵，
月斜照，
片片落葉！



東亞病夫與

「霍元甲」(影評)

孫保羅

不知道是誰賜給了我們這麼一個並不值得感謝的頭銜——

「東亞病夫」，而我們却也習慣地認為自然的現象：反正中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光榮歷史

的文化之邦，管它什麼撈什子的強國強種之談；歷代重文的

結果，普通的影響到每個國民關於自身的健康問題，當然種

族的衰退，另有許多複雜的社會因素，諸如政治經濟的發展

，都是影響到國民的健康。我們如要掃除這個「東亞病夫」

的莫大的恥辱，整個方面，首先求諸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合理

地走上正軌，每個人民得安居樂業地過着幸福的生活；這樣

，個人才有餘暇顧到體格的鍛鍊和康健的注意。

當然這並不是機械的規定，相互並進自然是更好。在這新

舊交替，正在建設着新中國的時候，能藉寫實軼事以警惕弱

國病夫之悲哀，而喚起觀衆對於體育的注意和愛好，在意識

上說，多少是值得推許的。霍元甲是清末民初的一代英雄，

他的英武故事是民間所熟知的，利用這衆所周知的寫實故事而與觀衆有所啓示，在收穫上更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編劇者受中國過去的武俠電影的影響相當深，恆易妨害本題的發揮，素材的串插，亦是

武俠小說裏司空見慣的，例如勒路調戲良家婦女，見義勇

爲代打不平，於是全武行地厮打一番……爲什麼應該說明書

上敘述霍元甲幼年習武那段略而不表，其實這段故事最易表

達主題，因爲霍元甲自幼孱弱，衆人視爲廢材，他深感病夫

之苦，刻苦鍛鍊身體，歷十二載而武藝成，竟爲渠父所驚訝

，祖傳的雁領寶刀，因此到了他的手裏。如果加以藝術的煇

染，很可以激起觀衆對於運動的要求。

義和團起事，到處姦淫擄掠，霍元甲組織鄉民，共禦外侮

，很有意義的一段戲，却寫得異常窳陋。郝二姑娘甘爲義和

團所利用，喬扮難民藉圖行刺，理由何在，未見表白，恨他

呢，還是不得已？按理是被逼，那就得爲她「被逼」下個註脚。瑞和妻的死，也死得莫名其妙。結果，霍元甲來滬與外國大力士比武，致遭暗算諸節，都表現得非常模糊。「霍元甲」是部傳記片，通過霍元甲

一生的事蹟，說明體弱多病的痛苦，武藝自衛的重要，以及爲國爭光，提倡體育「強國必先強種」等等。作者的編劇手腕太差，全劇零亂模糊。

導演的手法亦未見高明，像這類帶有武俠性的影片，大可利用技巧緊緊地抓住觀衆的情緒，甚至可使他們透不過氣來

。霍元甲單刀赴會，潛入義和團的一節，爲什麼老是正面表現，單攝霍元甲的行動，何妨

採用側用描寫：霍第千百難民關懷的情形，婦孺老弱失聲痛哭，以及瑞和妻絕望而投井自殺，彙集各種不同畫面的緊張

的鏡頭，以收最强的效果。霍元甲與大力士比武致遭暗算的那場，該是全劇的頂點，導演

何不多利用特寫的織結？惜哉，就那麼平鋪直叙地放過去！

吳文超先生大約不懂得「蒙太奇」，否則決不會如此的精法

。又郝二姑娘行刺、悔悟、懷春，均表現得欠深入，感動力當然談不上。

佈景的簡陋，最令人不滿。

保疊不知是什麼玩意兒，二十年前的武俠片，亦不過如此。光線，角度，畫面，什麼都談不上，粗製濫造的原因，大約是爲了「趕」的緣故。「華影」化費百萬元來攝製這麼一部不值一看的影片，未免太不值得了！

所有的人物中，當然以霍元甲的戲最重，而舒適的演出，在整個方面說，是戲有成就的

。這裏的演技，超過以往的成績。外型高大，佔便宜不少，霍元甲柔硬功俱全，他習武藝的目的，是爲了鍛練體格，兼

作自衛之用，他演得非常沉着，無浮誇之氣，動作鎮靜而敏捷，惜乎本身不諳拳術，有生

硬之嫌。陳娟娟以主角地位出現，扮演郝二姑娘一角，劇本

沒有說明爲什麼甘被利用去行刺霍元甲，從她的表演中亦無法得一解釋，她是一個走江湖

玩把戲的姑娘，她缺少一種江湖氣息，內心的衝突和鬥爭還

欠深刻，行刺時的猶豫和惶張沒有盡量應用動作和表情傳達

出來，總之，她的演技還需多加磨練。

關宏達的態態，專事供給笑料，所飾的角色性格很單純

，他演來尚恰當。邵雷比「秋海棠」裏進步了些，尤需繼續

努力。周起的李瑞和，原無甚性格，演出不易凸出。演瑞和

妻的楊柳，與她的戲路並不適合，故未見動人。洪警鈴的獨

眼王羅，壞得倒頗夠勁。

識

岱之岫

風雨天，

有記憶之巨人，

常與流浪人攜手同行，

作思想的伊甸園之漫步。

春天來，

流浪人走過

每一朵黃牆前的紅花，

遂擷回一千個緋色故事。

夜正寒，

流浪人枕畔有

黯澹小手照

作爲瑰麗陽台夢的引路燈



「鴛鴦譜」裏的鴛鴦

(劇評)
賽德爾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是「今古奇觀」上的一篇好文章，美華演出的「鴛鴦」，最初我還以為是根據它改編的。豈知僅題名雷同，內容全非。作者藍田先生以四對各不相同的鴛鴦，構成這部名符其實的「鴛鴦譜」。藍田的作品並不多，這還是他繼「黃沙萬里美人心」後的第二部劇作。結構嚴正，將一些日常平凡而微小的事件，渲染成這部輕型的趣劇(Farce)，形式玲瓏剔透，並不怎麼囂張和浮誇。

作者翹作的重心在曼妙的情節，所有的劇中人的設置完全根據這中心的情節為轉移，以實際花李貞麗作主線，環繞在她周圍的有三對有趣的人物：風流寡婦陸美雲和老傢伙周慶思，小說家許文新和少女余芸珍，美男子吳思浩和家庭婦女吳綺霞。從這幾對所好各異的夫婦的身上，產生了錯綜複雜的戀愛的糾葛，李貞麗雖不能倖免，却非常清醒地站在漩渦以外，作弄他們，為他們安排下戲，結果得各各言歸於好。

作者有時披了她的外衣，直接對觀眾敘述着自己的思想，所以李麗貞雖是主角，性格却最不明顯，且是矛盾。講戲，她也沒有戲，因為她是作者理智的化身，製造糾葛，同時解決糾葛，本身根本沒有真情感受，缺少整的血肉的人物，戲安得產生？

三對人物中，以第一對最生動，年逾不惑風流自賞的周思慶是全劇中最風趣的人物，他窮兇極惡地追求着李貞麗，醜態畢露，同時却竭力逃避着風流寡婦的糾纏，猶似耗子見了貓。他身上的戲最多，因為他是最富於戲劇性的傢伙。風流寡婦大部是串場戲，但作者淡淡的幾筆，却將她鈎劃得很恰當：語言噱頭，舉止庸俗。

作者對小說家的刻劃，似乎太浮面了些，他是個沉默寡言的書獃子，決不是呆若木雞的大傻瓜，如果要加以諷刺，大可將文人的固執，自尊，落拓，神經質……等等最普遍的習性予以掘發。能寫感人肺腑的文字的人，他本身亦必富於熱

情，藝術決不能矯柔造作，許文新不能得太大的歡心，必有其他的原因，作者未與說明。他的那位活潑嬌憨的太太，却寫得蠻夠味：一個人十足的懷春的少女，那麼殷切地需求着愛情的培育和溫暖！像這類夫婦間不調和，很可以用喜劇的形式表現出內質的悲哀，這樣豈非更深刻些！

吳思浩和吳綺霞，本與上一對人物平行的，兩對夫婦交叉地扮演着戀愛的喜劇，雖然有一對是故意在串演着戲中戲。李貞麗導演他們這幕戲，我覺得有添足之感，與全劇無甚特殊的關係，而且再三地反覆，亦嫌太累贅。吳思浩是個愛華飾而善交際的翩翩風流美少女，需要有一位時式的太太陪伴着他赴宴應酬，而他的太太却愛子心切，無心修飾，專事家務，對丈夫無形日趨淡薄，於是男的另圖發展，產生了家庭間的不睦。類似這樣的故事，電影中早已採作題材，如「良宵花弄月」，就與這對人的情形很相似，它不及銀幕上表現細膩，大約支線太多，致使作者無法全盤顧及。比較起來，亦以這對人物寫得最弱，可是他們的戲却比其餘的人物多，說也奇怪，一部作品中，往往

次要的角色會比主要的角色寫得生動！

作者彌補李貞麗的單調，為她插入一個「親愛的哥哥」，他們的戀愛方式怎樣，觀眾無法知道。他的存在，僅是一個喜劇的Ensemble人物，導演打破第四堵牆，讓「親愛的哥哥」來自觀眾席，這固是新鮮的玩意兒，但却非翹舉，過去已有許多戲如是做過，「阿Q正傳」就是一例。因為戲的重心在結構，導演的處理亦多在技巧上下功夫，胡導是以擅導喜劇蜚聲劇壇，以往以「甜姐兒」最特出。他對演員的大小動作都很有趣，地位尤顯然，常用對稱手法，以收宏大的喜劇效果，每幕的落幕，給觀眾的印象都非常好，從畫面的組合和人物強調上，顯見導演對本劇下過一番功夫，成就雖不及「甜姐兒」，却比「枇杷門巷」好得多。

中旅素採台柱制，此番以陸露明來號召，她固以主角姿態出現，但她所飾演的角色却一無戲可做，僅為別人做聯繫人。演員中，以郭平的周慶思演得最成功，他的演戲態度非常認真，他之所以成功，當以這為基礎。其次，雲嵐的余芸珍，她很會演戲，面部表情非常好，她能將雙重的情緒傳達給觀眾。吳純真這次演得比以前進步。徐為的小說家，很易討好，他亦努力認真，新人尤需虛心學習，力求上進。

中旅素採台柱制，此番以陸露明來號召，她固以主角姿態出現，但她所飾演的角色却一無戲可做，僅為別人做聯繫人。演員中，以郭平的周慶思演得最成功，他的演戲態度非常認真，他之所以成功，當以這為基礎。其次，雲嵐的余芸珍，她很會演戲，面部表情非常好，她能將雙重的情緒傳達給觀眾。吳純真這次演得比以前進步。徐為的小說家，很易討好，他亦努力認真，新人尤需虛心學習，力求上進。

日本滿洲中國 內國洋行株式會社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四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

測量器 氣象器 光學器 度量衡器
理化器 測定器 製圖器 事務用品

春之曲

李展



青年赫立，爲了犯了偷竊的罪名，被判了三個月的徒刑。

今天是他出獄的一天，他滿懷孕育着高興，興奮得使他昨晚晚上失了眠，翻來覆去地一刻都沒合上過眼。

下午四時，他踏出了獄門。三個月的拘留，那近乎窒息的生活，他覺到苦悶極了。今天的釋放，真似一隻禁囚的小鳥，突然飛出了籠子，重新鼓撲他自己的自由的翅膀。

春天裏的陽光，婉和地射照着大地；蔚藍的天末，朗晴得找不到一絲渣滓。南風輕微地嗶拂，彷彿慈母溫柔的手掌，撫摩着佇立在十字街頭的赫立散亂的頭髮。他胸脯起伏，深深地呼吸着，把久長鬱結在內心的瘴氣，盡嘔吐了出來。響鈴的白鴿，急捷地飛過他的頭頂，破壞了樹叢間小鳥的密語。啊，春光把他領略得心眼都

迷曠了！

「是春天了呢，這綠色季節的創造者，多麼輕鬆！春天，他替年輕人帶來了希望的朕兆。我是個青年，僅有二十歲的青年，我應該和別的青年一樣地活躍在春天的懷抱裏！」他仰望天空喃喃獨語。

橙色的陽光，還未曾在他那件褐色的破棉袍上褪去，他覺得有些燥熱。頓時他想起，當被送進牢去的時候，是在一個寒削的冷天，一會兒時間變了，已是暖洋洋的天氣。他又覺得光陰過得很快！

他才慢慢地移動了他呆滯的雙足，沿着街道，向前漫無目的地走去。他像一個旅行者，到達了一個新的境地，來不及欣賞四圍的景物，一切在他的目中是新奇異樣的，他感到心神怡然；又好如遁入了美妙的夢鄉！……

夕陽羞却地低垂了它嬌紅的圓臉，白天將終了。跟着，黃昏被匆忙的勞動者帶了來，街道上行人絡繹，一天的疲乏，他們將在炊煙之下享受片刻的寧息。赫立，他收住了步子，眼巴巴地望着那些人羣，帶着趕回家去的愉快的神情，他目送他們陸續的一個個消失在街角的盡頭處。頓時，他情感動了，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家；隔別了三個月以後的家，不知變演成怎樣了！家是在一條污穢不堪的狹弄裏，是一間整年見不到陽光，滿室腐臭的破屋子。

他才起勁地提高了腿走去。路旁的電桿如數的在他身後退去，他向西折了灣，懷着焦急的情緒加快了步子，匆匆地向前推進。終於，他達到了目的地，在一條陰暗蒸臭的狹弄裏，摸索到家的門口。他心裏感到有一點輕微的顫抖，鼓不起勇氣叩門，舉起的拳頭又垂放了下來。徘徊在門口，躊躇的心越發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足。突然，門噫呀的被開了，他急忙借着室內漏出晦暗的燈光，睜大了眼，緊緊地瞧視了一下。他認識這是呂老伯，是一個賣報和他同居的孤零的瘦老頭。

「呂老伯！」他那起着癢癢的嘴巴，迸出了這簡短的三個字。

「這？」

「是我，我，赫立。」

「甚麼，喔，赫立，怎麼，你回來了嗎？這麼久！」呂老伯急擲回他那顆帶着黑帽的頭顱，朝着站立在黑暗裏突來的赫立，驚訝地問道。

「是的，我回來了，呂老伯，呃，母親在家嗎？」他那焦急的心，千萬根線也扣不住了。他眼內放出了異樣的彩色。他再也等不住，立刻要看見他別離九十天後的母親。話還未說完，左脚已伸進了門檻，但是，剛踏進門口，突被呂老伯乾癟的手拉了回來。

「不，你母親不在，……不在！」

「那麼她上那兒去了？」

「不知道，她……跟人跑了！」呂老伯的回語押壓在舌下，像破琴的音鍵。

「什麼，跟人跑了？真的嗎？父親呢？」這一支襲來的銳利的冷箭，射進了他剛熔暖的心地。

「你進來，赫立，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赫立不自主地跟了進去，他希望呂老伯的話，不要成事實。

「你坐下來，我慢慢地告訴你。」呂老伯倒了杯熱茶給他。

「赫立，當你離家後第三天的晚上，你父親就因病重不治而死。死時的情形，蕭條極了，紙紮也沒有一張。仍舊穿着平時所穿的一件破得不成樣的灰棉袍。棺材更不用說了！到了死後第二天的早晨，還是隔壁的張叔做的好事，給打了個電話，才由普善山莊來收殮了去。你是知道的，你家所有的東西，不是在你父親生病時，因爲出不起診金，才完全給變賣了。所以你父親死了以後，你家的生活根本就沒法應付；憑你母親這樣孱弱的身子，還有你年幼的妹妹和弟弟的拖累，到甚麼地方去找活計！三餐的不夠飽腹，那年幼無知的小孩，便整天的叫喊啼哭，可是有甚麼法子呢，在這舉目無親的地方！後來總因你母親耐不住飢餓的壓迫，才走上這條路，逼得她帶着你四歲的弟弟，跟了別的男人跑了；七歲的妹妹送給人家當雜差。以後的事，因爲彼此的隔膜，所以我也不大清楚了！」呂老伯費了很大的力氣，含着悲楚的音調結束了他枯澀的訴語。

這是個多麼淒慘的故事啊！像一顆摧殘生命的炸彈，把赫立整個的心房，損毀得粉碎，他緊捏着拳頭，胸中的悲哀

和痛苦，真同江潮一般地湧了上來。淚水瑩瑩地滿嵌在眼眶裏，再逐漸地流佈在枯瘦的面頰上。他辭別了呂伯伯出來，他又感謝呂伯伯對他以後怎樣活下去的關心。

內心的痛苦和悲哀，麻木了他的腦袋，軀殼和四肢。他顛躓着，他蹣跚着，搖幌地踐踏着，他自己的孤影；像一個醉漢，拖着沉重的步伐，迷惑了去處。

春天的夜事，有一點兒涼颼颼。平坦光滑的馬路，汽車無聲息底溜過，揭起了一片煙霧，像薄綃般瀰漫在空間。行路人是顯得更少了！他揀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了下來，他浸沉在無語的痛恨裏；蹣跚的攏着雙袖，迸滾出傷心的淚泉。而思潮又似雲湧一般地結集在他的心頭，他追憶起入獄之前的一個晚上：

「父親爲了生活擔子的繁重，壓逼得他喘透不出一口氣。日夜的工作，蒼老得使人不相信是個剛滿四十歲的人。那是在一個暴風雨，秋盡初冬的晚上。父親，他那牛馬似的碼頭苦力的工作使他脫了力，回家時滿身雨濕，單薄襤褸的衣衫全被雨水浸透了，涼風侵入內部，本來已是虛浮的身子，再

加一陣意外的攻襲，怎能不病倒呢。貧乏，無錢，瞧不起大夫，出不起診金，何奈敵不過病魔的頑纏，病得沉重了，一點點的沉重了。母親的焦急和啜泣，深深地刺激着他的不安的心靈，他生出了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勇氣，他溜出了後門，走向遠處的一座花園洋房前，攀住牆上的鐵柵爬了進去，又暗暗地閃進了一間臥室。舉目四望，看見牆上掛着的狐裘大衣，他的神經也頃刻跟着緊張起來。他低伏着身子，匍匐在地上，蹣跚腳的爬到狐裘大衣的掛處，伸手把它取了下來，急轉身竄出房門。可是他眼前似有晨霧迷糊着，門旁的花瓶竟給他魯莽的舉動撞翻了。花瓶跌碎的聲音，驚動了這屋子的主人。那時，他完全麻木了，祇覺得眼花撩亂，似有無數的金蠅在他眼前飛舞；又好像跌入無底黑暗的深淵，眼前漆黑。他只聽見嘈雜亂嚷的聲音在耳邊轟鬧着；他只覺得拳足在他身上如雨點般擊來。

但他並不求饒，他僅有的理智告訴他說：犯了法的人是該被擊打的，做了賊的人還有寬宥的餘地嗎？父親的死，早在他意料之中。現今，母親爲了飢餓，被逼跟着別人跑了，弟妹

的失敗，這，竟完全是我的責任，是我毀滅了家庭，使他們生離死別，我應該負責，這是我的罪命，我是比犯了偷竊的罪命更深重。……他不願再想下去，他叩着自己的頭顱，又扳開了手指，把枯亂的頭髮胡亂的絞擦。深晚，一種寂寞的空氣侵襲他，他禁不住打了個寒噤；才記起今天整天沒吃過東西，於是拍拍身上的塵埃站了起來。

他伸手探進衣袋，袋內分文全無。飢餓蝕他的腸胃，他咬緊了牙，忍耐下去。再緩慢地向前走去。

夜色深沉，月亮漸漸地昇高了。月色似乳，羣星晶瑩，倒影在水裏，分外美麗。赫立徐徐地步近黃浦江邊，江畔靜寂得一個人影也沒有。悲哀如長蛇般的在他週身蜿蜒，臉上痛苦的痕跡更濃重了，復用着灰色的眸子，凝視着江水。江水混濁，無歇息地奔流，打出高低不平的波浪。他頓時覺得天地悠悠，長夜漫漫，徬徨在飢餓線上，無家可歸的可憐的青年。江水滾滾，遠處傳來斷魂的汽笛，驚醒了他的神志。他覺得真奇怪，想不到會走到這黃浦江畔。難道這污濁的黃浦江是他的歸宿之地嗎？是解除

他痛苦的樂園嗎？他神經立即湊緊了起來。他怕，他怕這江水，他更怕死，他不願死得太年青，他更不願死在這難受的黃浦江裏，他要活下去！他那圓大突出的眼烏珠，張到了最高的限度，他急疾地轉掉過身，向前拼命地奔去，一面還尖銳地高嚷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這年青！我這年青！……」

尖銳的高嚷聲衝破了夜空的沉寂。偃臥在和平神腳下的苦人們，張開了惺忪的睡眼，驚奇地望着他的奔去，不滿意地咕噥着：「半夜三更鬧甚麼鬼，發癡，吶！」重又蓋上了眼翻身睡去。夜，依然恢復它死一般的寂靜。

春天的天氣，仍是這般地明朗，清秀，和青年人一樣地活潑，一樣地富有朝氣，麻雀兒在枝頭低奏輕歌，大地又呈綠色了呢！可是陶醉在這美麗季節裏的是那一些人？

靜安寺路上的一家食品公司，在這春天裏的一天，給一個也在這春天裏僅過着一天生活的青年，把大櫺窗擊碎了。但是這青年並沒有逃，竟亦在同時，皆然地厥了過去垂倒在地。這青年被抓進了牢。在他清醒的時候嘴內還嚙叨着：「我是個青年，真同春天一樣；爲甚麼春天不允許我插足在它的季節裏？春天，唉，你難道也是勢利的嗎？……」

萬年筆用記用高墨級水



Ocean Ink

HIGHEST QUALITY

大洋墨水

大洋墨水製所

有著名文具店

文

友



「那兒去呢？」在街角上，李成鶴想呀想的一下子又溜進老永茂去啦！

老永茂酒店挺不錯，店小牌子即老，一塊長方形的青龍招牌豎在小櫃台的上首，上面貼着一張已經褪色的紅紙，紅紙上四個拳大黑字：

「太白遺風」

青龍招牌下面老是攤着幾個盛着發芽荳，豆腐干，烤花生，芹菜等的瓦盆兒，有時，瓦盆子裏冒着一股子熱氣，那是新燒好的豬頭肉，在逗引幾個老酒客的胃口。

李成鶴一進門便向幾只盆子溜了一眼，隨後便坐在靠上首的一個角落裏，這兒又陰暗，又潮濕，後面有窗，窗外是陰

溝，時時送過一陣陣的臭氣來。

酒座裏還沒有人，靜悄悄的，古城的夜披着黑衫珊珊地來了，那個菜油燈兒，老是蹲在破賬台上吞吐着灰黃的舌頭。

李成鶴端着酒杯兒呆想起來：那個怪傢伙，那個有着酒糟鼻子的怪傢伙，究竟幹什麼的呢？腰包裏全是大把大把的百元鈔，這傢伙！

「全是百元鈔，百元鈔，但這傢伙却是挺慷慨的囉！」李成鶴咕嘟一聲把大半杯酒喝下肚去，便這麼喃喃着。

門外有黃包車拉過，手鈴兒時時從夜風裏飄蕩過來：叮呤哈……

隔壁一個女人在哭着，那尖

嗓音裏隔雜着輕微的嘍叨，聽着聽着，使李成鶴寒慄慄地豎起雞皮疙疸來。

在菜油燈光裏，李成鶴的臉色是陰黯的，他的顴骨高聳着，兩頰深深的陷了進去，下巴凸出着，額頭上刻着五七條彎彎的皺紋，他的嘴時常閉着，顯出一種殉教徒似的犧牲者的臉相。他是顯得那麼陰沉，那麼痛苦。近來，他彷彿負着一種不能負擔的重荷，彷彿在受着一種無比的酷刑。他時常喝酒，喝酒，但喝了酒可又痛苦起來。的確，他不是老粗，他讀過幾年書，他懂得怎麼做人，可是他找不到一個噉飯的場所！

「養不活老婆兒女，養不活自己，嘿！這世界！這……」李成鶴說到這句，把拳頭咚地向桌上直敲下去，忽地板門一開，走進那個剛才思念着的酒糟鼻子來。

「嚇！老李，怎麼啦？你……」

……你來了多少時候啦？哈哈……「酒糟鼻子笑着坐了下來，又招呼了堂倌——那個小麻皮——於是挺親熱地向李成鶴端視着，想在李成鶴的灰臉上看出什麼來。李成鶴有些靦腆，他結結巴巴地說：

「魏……魏先生，你……你打那

兒來啦！你……」

魏先生打斷他說：「唉！老李，你叫我老魏得啦！昨兒不是說過你來着，幹麼又忘啦！先生長，先生短，怪刺人的哩！哈哈！」

這當兒小麻皮拿過酒來，隨着，又是一大盆豬頭肉，一盆發芽荳，和一盆疊得滿高的烤花生，老魏拿起酒壺給老李篩了一杯，自己也篩滿了，於是正經地說：

「老李，我們一見如故，你要是願意跟我做一個朋友的話，那你就別客氣，我們昨兒一談，就知道你是一個挺夠朋友的漢子，我知道你的境況不好，那算什麼！一個人要有本事混，混到那兒是那兒，不是嗎……可是朋友總得講義氣，不是嗎？哈哈！當年桃園結義劉關張，是怎麼幹起來的？所以我說，什麼事都是人做的，做事只要有胆量，嘿……有胆量！得啦……老李，你……」

李成鶴心頭感到一重壓迫，他在想着眼前的生活，這生活的猙獰，他在想着負在肩頭的骯髒的家，他在想着過去故鄉的安逸的生活，他在想從烽火裏逃出來的苦味，他在想錢，錢，錢……他漠然的聽着老魏的話，他緊皺着老魏的酒

糟鼻子，答不出話來。

「老李，你別難過，別胡思亂想，沒有職業怕什麼！暫時混混，混混，懂嗎？」老魏說着，時時把那個酒糟鼻子拱得高高地，兩個紅眼球發着亮亮的光，彷彿要射通那重溥溥的板壁。

李成鶴不說什麼，他感到面前這個陌生的朋友似乎太熱心了，熱心當然是挺好的，但是他可有些害怕，却又說不出害怕的原由來。

喝着，喝着，便什麼心思都丟開啦！酒是友誼的媒介，這句話挺對，現在兩個人更親熱啦！老魏跟昨兒一樣，又要了二斤好酒，添了一盆豬頭肉，末後自然，又槍着惠了賬。

李成鶴在狂風裏走着，心裏感到陣陣寒意，他想不回家，但不回去怎麼行，望望前面，黑漆漆的街道，有一盞二盞路燈在映眼，風從屋脊上直溜過來，唵啞着遠去了，遠處有狗在吠着。

踏進那條狹長的潮濕的暗弄，李成鶴的心越發感到沉重起來。他嗅着那股難耐的霉臭，他看見那間露着醜怪的橡角的小屋，他聽見小屋裏嘶啞的孩子的哭聲，他昏昏地推進門去，倚在灶角上，睜開模糊的眼

友 文

來。

小的女孩子在傷心地哭着，那件破夾襖的領口敞得大大地，袖口上滿是濕漉漉的黏液，大孩子跳在破桌子上正向隔壁張望，一瞧見李成鶴便遲鈍地跳了下來，扭着痛苦的鬼臉。李成鶴旋過頭去，從小洞裏瞧見隔鄰王木匠家正在吃飯，便把想斥罵大孩子一句話，咽下肚去，嘆一口氣。

「爸爸，爸爸……我……我們該吃飯啦！」大孩子畏縮地說着，小女孩聽見吃飯二字不哭了，二隻灰色的小眼睛骨碌碌地掃向李成鶴，李成鶴噁了一聲，把屁股沉重地放在床板上。

「老是這樣晚，人家都在吃着哩！」

隔壁有飯香直送過來，小女孩料知一時不會吃飯，又哇地哭了起來，嘶啞的尾音直刺進李成鶴的心坎裏去，李成鶴煩燥起來，大孩子把嘴嘟囔着，那顆不勻整的頭，不住地探向隔壁的破窗洞去。

「賊種！生就的賊相！要吃飯等你媽來了就吃，偷偷掩掩的瞧什麼！看仔細你的賤腿！」

李成鶴橫着眼罵着，過後又懊悔起來，他覺得非常慚愧，

他一下子這麼想着：你憑什麼能罵他？你憑你自己的力量在养活他們嗎？你有做爸爸的資格嗎？於是他使勁地拉着自己的頭髮，那張青耿耿的營養不良的灰臉，顯得越發可怕，他的眼睛顯着異樣的光輝，彷彿要噴出火來，他低沉地呻吟着。

「誰使我弄到這步田地的？誰？誰使我弄得這樣窮困的呢？……我要幹活！我有力量！我有力量呢！……嗷！……」

那扇小木門被呀地推開了，一個穿着廠布條子旗袍的慘白的女人拖了進來，大孩子搶着說：

「媽！……吃飯哩！小木匠他們早吃過囉！」

媽媽沒會響，默默地樓起小女孩子說：「乖毛，吃飯哩！別哭囉……你媽回來哩！乖毛困……」

李成鶴抬起頭來，瞧着這跟了自己足有八年的妻，難過起來，妻近來瘦的很利害，要不是脂粉遮蓋着的話，顯得非常難看。爲了衣食，爲了孩子，累苦了他的肉體和靈魂，剝奪了她的青春和幸福。有時她拿着孩子出氣；有時，又摟着孩子搵淚；有時，默默地呆坐上三個鐘頭；有時却又像熱鍋上

的螞蟻，急得在屋子裏團團打轉。一個女人要是認清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卑劣無恥，要是認清了在爲什麼生活，爲什麼要這樣生活時，那麼她的痛苦是不能用任何方法來安慰的。李成鶴把慚愧的眼色投向妻的臉上時，妻冷冷的說：

「吃飯吧！」

李成鶴嘆了一口氣，走向那口掛在牆上的破壁櫥，心裏說：她是怪可憐的。

飯後，門外刮着淒厲的風。妻又出去了，穿着那件花條子廠布的旗袍。

「不是人幹的，不是人幹的！不是人過的生活呵！」李成鶴望着妻的後影心裏叫着：「死了倒乾淨，爲什麼還要活下去，憑什麼還要活下去呢？我還有生活的權利嗎？」

孩子哄睡了，門外却又下起瀟瀟的雨來，遠遠有柝聲敲打着。篤篤……一下一下地彷彿敲在李成鶴的心坎上。

望望破窗外的天，彷彿一個無底無邊的黑窟窿。李成鶴從身上摸出一本小簿子來，抽出半截鉛筆，在最末一張空頁上這樣寫着：

「我不願再過這種忍辱偷生的非人生活，我是一個卅歲的男子，我有力量，我能吃苦，

却找不到一些工作，我不願眼睜睜的瞧着妻兒餓死，我不願妻子用那無恥的錢來养活我，我更不願意親眼瞧着自己的孩子活受罪……我既無力購買那四千元一石的米，又不能去做強盜和賊，似乎除死，已沒有第二條路，那麼從今天起，讓我把眼睛閉上吧！我不要人們的憐憫，我也不願受人平空侮辱，讓人說：一個卅歲的壯男的自殺，是懦弱的也吧！讓人說：爲了怕餓死而自殺的人是無用的也吧！……總之我已怕在這個社會裏喘息啦！」

於是，李成鶴懷着滿腔的悲淚，冒着如絲的春雨，門上門，把身子投向那古城的漫漫的黑暗裏。

古城的雨夜是淒涼寂寥的。泥濘的街，灰色的衰頹的建築物，路燈的腫脹的眼，警察的陰暗的獐臉，屋角上遡巡着的野狗，和四處瀰漫着的垃圾的惡臭。

但在離開火車站不遠的另

一個角落，矗立着幾家著名旅館和酒館的長壽街，那彷彿是這古城的心臟，在黑暗的籠罩下，正展開了異樣的繁榮，這兒有廿世紀的享樂方法，有鐵板銅琶，也有醇酒婦人；有下層社會的放縱的笑罵，也有上

層社會的放縱的笑罵，也有上

流衣冠的虛偽的醜態。這兒，人們在酒的掩飾下，放縱着自己的慾望，並且故意犯着侮辱自己良心的罪，酷害了自己的靈魂。可是也有一部份人却藉着這氛圍裏的惡濁空氣在痛苦的生活着，那是在這兒被侮辱和玩弄的古城的渣滓——私娼。

李成鶴的妻子小梅，也每晚忍受着心靈的刺痛，到這兒來覓取微薄的生活材料。

長壽街的長壽旅館位於街河的南首，門口一盞罩着白磁泡的電燈，耀着奪目的光輝，門的兩邊是水菓攤和香烟攤，還有賣着熱白菓什麼的小担兒，小梅倚在做開着玻璃窗的樓上，眼怔怔地瞧着下面的街景，陷在深深的沉思裏，那是蘊蓄着哀愁的絕望的沉思——我能這麼着過下去嗎！爲了什麼，我要幹這下賤的勾當呢？爲了孩子，爲了孩子，爲了养活孩子呵！可是這是不是該怪丈夫不用呢！這是不是他的罪惡呢？他容忍我幹這下賤的勾當，怕已在受着良心的苦刑呢！可是現在，我是無論如何仍舊要這麼着活下去的，但並不是在爲自己活着哪！……

這時一個粗獷的嗓子，突然打斷她的沉思，在她身後叫

文

友

着：

「小梅，你，你喝一點兒，喝一點兒好睡啦！」

「不！我不會喝的。」她說着便馴順地躡進房間裏去，她對於這個已經第二次叫她的主顧，感到有些威脅，她實在怕他那個大而發亮的酒糟鼻子，那一個從闊嘴裏直噴出來的大蒜臭，她覺得這姓魏的外江佬行徑有些詭異，她探究不出這主顧的職業，她覺得這外江佬舉止很闊綽，昨天他給她一百元錢，今天又叫她啦！自然，今天叫她是有意義的，但小梅可不計較這些，這在她已無所謂，她希望錢，正如一個餓漢想吃飯一樣，她渴望着錢，她想積一些錢，爲未來的渺茫的生活積一些錢。

「來！喝這半杯！」

外江佬帶着八分醉意，一手擎着酒杯這麼說，同時也着眼睛把小梅的臂膀直拖過來，小梅身子一歪，便撞入外江佬的懷裏，外江佬把她削肩兒緊緊兜住，一手便把半杯酒直灌入小梅的嘴裏去，小梅咳嗽着，掙扎着立起身來，外江佬便放縱地大笑起來，闊肩膀登一聲一

地。 「小……梅」他一下子把杯兒篩滿，大着舌頭叫着：「來

，過來！你喜歡我嗎，你……

小梅皺皺眉背過臉去，瘦顯骨上條地飛起二朵紅雲來。她偷瞧一瞧這粗魯的外江佬，痛苦地想起她丈夫李成鶴來。她是一賢妻良母型的舊式女子，她跟着丈夫吃苦，並不會生過絲毫怨心，她同情丈夫的境遇，她愛護自己的孩子，她對人類並沒有存過憎惡心，她的馴順，她的懦弱，便是生就的苦坯子，可是她有一種原始的犧牲精神的她彷彿一個殉道者似的甘願吃苦，甘願毀滅，她的捨身的意念，使她自己在痛苦的時候覺得有一絲兒安慰，這便是她尚能生活下去的緣故。

「過來……我對你的，你也許不知道我的來歷吧……但這你似乎也不一定要知道，反正我……我是帶着很多的錢來着，你……哈哈，你大概很需要錢吧？但我却需要一個溫順的女子做伴侶，我是一個光棍哪！雖然我不能在這兒住久。」

外江佬正色地說着，他的紅澄澄的眼球一轉一轉地射向小梅的胸脯上。

「不是嗎？你一定是需要錢的，……你的這件旗袍，應

該掉一件新的啦？這條子廠布，實在……是不夠派頭的囉！……你應該有一件海……海力司的！」

外江佬說到旗袍，小梅紅着臉，靦腆地低下頭去，她還看到自己的那雙假嗶嘰的杜做鞋子，不禁心頭掠過一陣涼意。



「海力司的！嘿，那纔大方。」

房間裏電燈一熄，外面的雨聲瀟瀟地愈益大了。

（他倆在小酒店裏談天。）
哩！明天我陪你去剪，陪你去剪！」
小梅踮促着，有意無意地向外江佬笑着，外江佬樂得嘴裏噴出涎沫來，他邊說邊站起來。

「我喜歡你，你很老實，我就喜歡老實人，那些妖形怪狀的騷姐兒，我纔不正眼兒瞧一

下哩！……來，我……我同你說，你挺不錯呀！……哈哈……

外江佬虎虎地呼着氣，在酒力的刺激下，一股子獸性的熱力，在他週身加速地奔騰來，野蠻，粗獷，獐惡，任情，放恣，衝動，迫虐，把人的理性掩蓋了。

這晚，冒着絲絲的春雨，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在黑暗中走着，李成鶴感到萬分酸楚，到那兒去，這可怖的古城，這蹲在黑暗裏的巨大的建築物，這吃人的巨獸，這汗穢的街巷，這淒涼的夜雨，……走着的是這條永遠不

完的黑暗的人生之路，四周圍的一切，彷彿都在挪揄和威脅，在這陰沉沉的街中，彷彿被人類遺忘了一個人。沒有親切，同情，和援助，有的只是酷虐，嘲弄，陷害，自私和虛偽。
被侮辱和損害的絕望者的眼，是有着殘留着的對人生的醜叫着，那張削骨臉已過給酒塗

成了青紅相間的醜怪的颜色。李成鶴認識他，是做校工的潘老九，一個精悍調皮，而又耽于酒色的傢伙，他們曾在一起喝過幾次酒，於是成了相識，成了無話不談的酒友。

「不出來，獸在家裏幹嗎？」

李成鶴回答着把屁股挨了過去，打橫坐在下首，喊了兩碗酒，把頭埋得低低的，桌子上是豆腐干的紙皮，長生果的殘骸和酒的點滴。

文

嚇！垂頭喪氣的，有心事嗎？真是沒經過世事的大孩子哩！

潘老九扭着頸子，把臉皺成可憐的小丑模樣。

友

李成鶴抬起頭來，眼珠子是灰色的，無光的，這在潘老九的眼裏是挺熟悉的，他們自從相識以來，潘老九沒會瞧見過老李有過軒昂的神采，永遠是頹唐，痛苦，沒精神的形相。他們相識了好久，却沒會知道老李的身世和他的生活環境，

他們只談着浮泛的世事，談着這古城裏耳聞目覩的新聞，談着酒和女人，談着時事，談着一知半解的政治消息，他們互相掩藏着自己，不讓對方知道自己，他們只讓酒來麻醉着自己的神經，只讓酒來發洩着自

己的情感。

他們默默地喝着，把僵硬的豆腐干裂成粉碎，狠狠地咀嚼着。靠外擋的酒座上有三個小商人模樣的在邊談邊喝。

「你今天空着嗎？」李成鶴慢慢地說。

「今天老子請假，剛瞧了小牡丹梁山伯回來，在這兒喝一盅兒。」

「你不是說要回老家去一趟嗎？」

「老家？老家給土匪攪得一團糟哩！媽的，榨種田佬的錢，榨不出，便糟蹋莊稼，燒草舍，擄女孩子，有些血的，却早向上海溜哩！」

潘老九的眼睛亮着紅光，嘴巴一撮一撮地濺出涎沫來。

「老子還回去嗎？老子在鄉間的那個哥子的鳥窠早就給毀了哩！不是老子說酒話，這批東西的行徑，嘿？這批東西的行徑……」潘老九的眼珠子向四子裏一轉，便把下半句嚥下肚去。

「到處都一樣，老九哥，我在烽火裏逃出來，天幸不會死，却在這兒活受罪，活受罪！」李成鶴把酒杯沉重地放在桌子上。

「受罪？要是你回到鄉下去，那才叫受罪哩！那批混蛋，

吃你們，用你們，威嚇你們，還要剝你們的皮哩！但是他們的話却挺漂亮的，嘿……他們說在愛國，在抗戰，在替國家出力哩！……却弄得我們老百姓的血都給榨乾啦！」

「就是這裏，」潘老九低低地說：「這裏剛太平，但這批沒吃沒穿的地痞流氓，都在四下裏哨聚着哩！老李，你可仔細，我們老百姓要過的是太平日子，我們不要那些空洞的言行不相符的漂亮勾當，我們要過的是安居樂業的生活。」

「我們當然要愛國，但我們不應該犧牲我們老百姓的血去完成少數人的野心，現在，我們可以慢慢的恢復戰前的狀態啦！我們可以做生意的做生意，種田的種田啦！我們可以不再被野心的政客利用，我們可以以真的和平啦！……」潘老九把這些不純熟的新名詞像背書似的背了出來，兩頰興奮得通紅，外邊三個酒客都側過臉來。

「這些話大概從你們學校裏的先生處聽來的吧！你背得滿不錯嘛！」李成鶴冷冷地說。

「什麼？你小覷我嗎？哈哈，我老九肚子裏的貨色多着哩！……可是這些話却是實實在在的，老李，你不用怨天怨地

，你是好漢子，你待着，我們會有好日子過的，我們吃過了苦頭啦！」

「有好日子過嗎？」

「是囉！我時常聽見校裏先生們說，我們中國人從前所以吃苦是因為受了英國人美國人的侵略和剝削，現在這些外國佬打光了，上海的租界收回了，我們中國的工廠實業都可以拾頭了，可以自由的幹活啦！所以……所以……」潘老九說了二個所以後，把那頂舊氈帽往後一推道：「有好日子過啦！」

李成鶴想着想着，沒有說出什麼來，他覺得潘老九的話兒倒實在不錯，那麼我們真的會有好日子過嗎，我們的鄉間在亂着，這小城市却已經和平啦！却已經變成嶄新的模樣啦！但他李成鶴却還沒有找到一個職業，瞧着別人在做生意，在發財，而他却困在生活的泥潭裏。他想不出什麼來，困惑着，體味着老九的話，他的腦海裏似乎有一種新的憧憬，他想捉住它，但又模糊起來，於是把剩餘的半盞酒一下子倒進喉嚨裏去，潘老九却敲着盆兒叫道：

「伙計！算：賬嘍！」

小梅病了，這幾天晚上不能

出去掙錢，孩子哭着，李成鶴陷入痛苦的癡狂裏。

「有好日子過的，要有好日子過的啦！」他這樣喃喃地叫着。

日裏，他不能忍受這惡露的氛圍，於是沒頭馬似的亂向四處跑，他想找一個職業，或是什麼打短工的事情做做，他能扛能挑，並且，還會寫些租契呀書信呀什麼的，他憧憬着一種新的意念。他渴望着一個朦朧的機會，他看到這古城的勃興，社會福利局的籌組，縣民合作社的成立，新的學校的創辦，新的商號的設立，街上招展着寫着字的白色橫額，曠場上繫着翠柏的高大的牌樓，他聽見童子軍的號角，無線電的喧囂……這一連串新的氣象，這一連串動人的畫面，使他興奮起來。但一回到家裏便頹傷下來。孩子發狂似的哭着，小梅呻吟着，陰暗的角落，破舊的傢具，蛛網，塵埃，霉的惡臭，二月的雨……

於是又想到錢，生活，在應該吃飯的時候還不吃飯，孩子傷心的吵着嗚咽着。隔壁人家的逗人的飯香，使李成鶴的臉孔打成皺褶。

「死……死……除了死還有更好的辦法嗎？嘿，這老天，

我……我李成鶴生平沒幹過壞事哪！」

一個人在沒辦法的時候，自然便只會胡思亂想。李成鶴一下子，想起好幾天不見的那個怪傢伙——酒糟鼻子老魏來，這人滿有意思，挺熱心的，也許會給他找一個職業，也許會借些錢給他的，他不是挺有錢嗎？這傢伙一定在黑路裏發了財哩！於是他跑了出去。

在長壽街的望江樓茶園門口碰見了他，一瞧見李成鶴便拉住了他，把眼睛笑成了一條縫，爆豆似的說：

「喝酒去，好兄弟，你，你這幾天往那兒溜呀！」

友

文

一跑進酒店，李成鶴的心便活了過來，他瞧着老魏底精神煥發的鬍臉，不覺連帶着高興起來，而那個紅的發閃的酒糟鼻子，更彷彿具有引人的魔力，使人感到無比的親切，老魏時時大聲縱笑着，這笑聲有時威脅李成鶴，使李成鶴感到自己相形見绌的卑怯。

老魏便給李成鶴篩滿了酒說：

「好兄弟，你不要太消沉呀！這樣垂頭喪氣的去，你將會發狂，你瞧你自己底臉，你底兩頰陷成兩個深深的洞啦！——你的境况不好，但你什麼

都得看得穿呀！所以我說，這年頭兒糊塗人是福，不是嗎？你可別多心！」

李成鶴揚起一張感激的臉來，他覺得眼前的老魏是一個救主。

「四海之內，都是兄弟，」老魏又侃侃而談：「祇要我魏某有力可幫時，兄弟沒有不盡力的——不瞞你說，這幾個月來，兄弟幹了幾筆大生意，着實撈着幾個錢，要是你需要錢，我想你大概一定很需要錢的，你就不用客氣，」老魏說着從搭襖裏掏出一大捲鈔票來，有十元的也有百元的，老魏約摸着撈了十來張十元票遞給李成鶴。

「這……怎麼使得，你老哥委實太慷慨啦太慷慨啦！你……」

李成鶴想推辭，但終於接在手裏，他望着老魏的鬍臉發怔。

「自己弟兄，別客氣啦！況且，朋友有通財之誼。」老魏說着又嘻嘻着嘴篩起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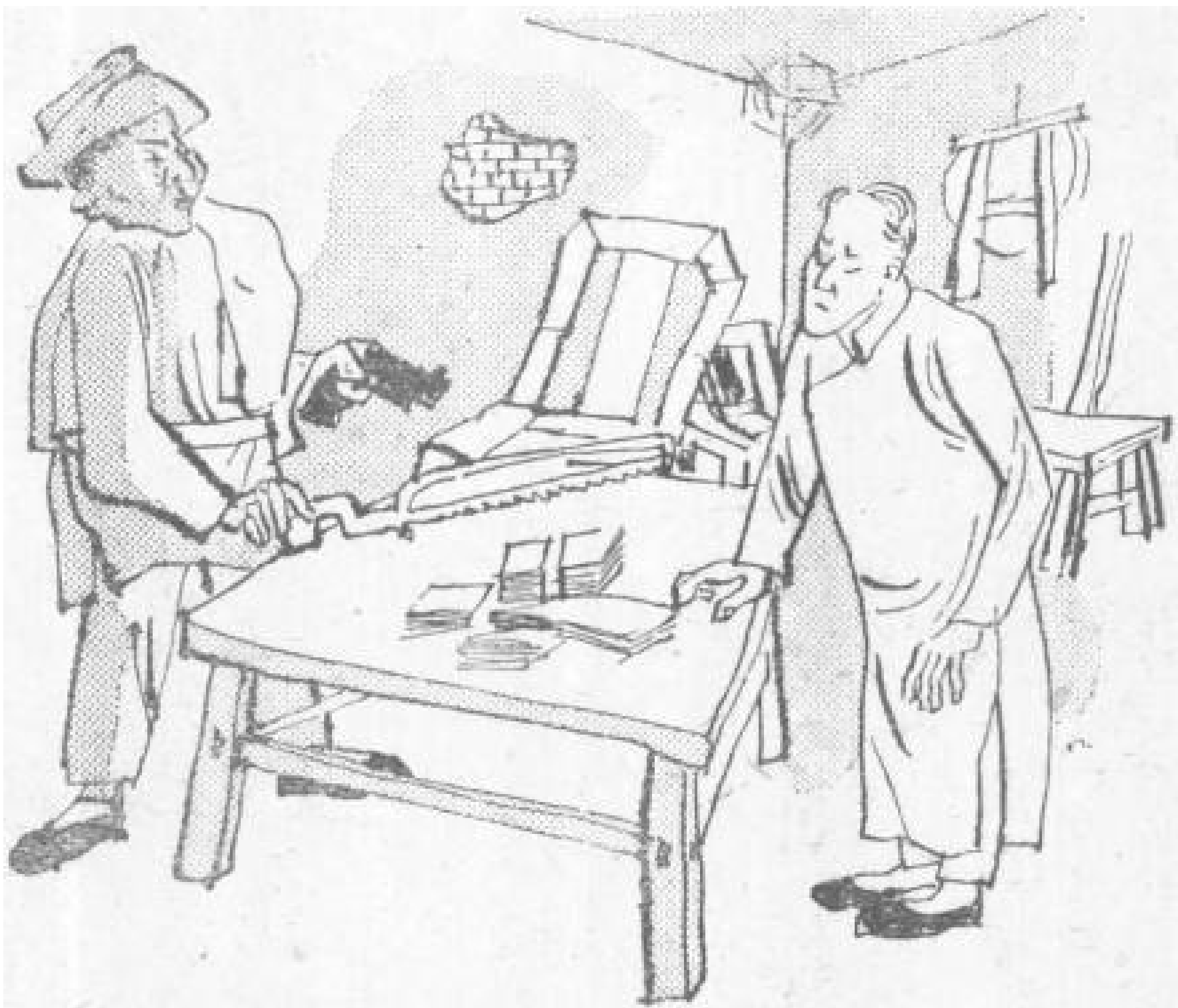
李成鶴感激得有些拘束起來，他默默地喝着，小心地夾着豬頭肉。他的心裏覺得非常輕鬆，他覺得這酒的味兒特別濃厚，他想起病着的小梅，他想起哭着吵着吃的孩子……他

覺得有些輕微的驕傲，因為他可以去糶一些米啦！可以買一條鹹魚或是蘿蔔什麼啦！說也可憐，他近半年來手裏從沒有掉到過二張十元以上的鈔票，而現在竟有着這麼厚厚的一大疊，一大疊，他心裏快樂得顫抖起來。

瞧着這個在自己的金錢和友情征服的老實漢，不禁異常自得，於是她狠狠地咳出一口痰來，掃清了喉嚨，昂起腦袋哼起京調來：

「說恩愛，數十年相從到此眼見得，今日裏，就要……分離……」

想必是，今日裏大事……去矣……！故而，你在槽下，嘆息長嘶！酒來……！



(老魏威脅利誘着他去幹事。)

喝着喝着，老魏的整個的大腦袋彷彿一個紅燒的大冬瓜，他的兩眼燃燒着熾熱的火，那個酒糟鼻子的尖端集滿着一顆一顆晶瑩的汗珠。他的下頰拱起着，把那張嘴張得大大地，似乎在噴出一股熱氣來，他

起哭調來。逗得那個縮着肩的老堂佬忍不住吃吃地笑來。他們分手時，彼此告知了住址，老魏叫李成鶴時常到長壽旅館三十二號房間去看他。他說，他將找事情給李成鶴做。

李成鶴懷着鈔票和一顆快活的心跑回家去。——在路上買些吃的。

之後，李成鶴去瞧了老魏二次，但老魏很忙，他果亂着，似乎顯得異常緊張，雖也常喝酒，可是並不敢過量，李成鶴又借了他一百元錢。

這幾天小城裏的風聲很緊，往往突然在夜裏宣佈戒嚴，街上全是警察和兵。小梅這幾天稍稍好些，爲了這一家的吃，又帶挨着去掙錢。

這一夜一點多鐘，小梅突然跟隨着回來，臉兒嚇得像一張白紙，她結結巴巴地說：「糟啦！又要逃……難啦！說是來了大批……大批的游匪啦！這……這些害人不淺的東西……」

李成鶴怔怔地瞧住她。「說是要打仗哩！可憐我們才逃到這兒喘得一口氣，喘得一口氣，活得下去活不下去，還不能定的常見，如今又要逃難啦！——鄉下的房子給這批遭瘟的燒掉，千辛萬苦的人才逃到這兒來……我的天！」

「不會的吧！這兒不會有游匪的，也許是謠言。」李成鶴直僵僵地說，他的心給攪得撥亂起來。

「不會的？人家都這麼說，人家有錢的都要準備着逃難哩。——這批遭瘟的！他們在要我們老百姓的命囉！」

小梅尖叫着，她的嗓子彷彿一隻被利刀刺進要害的巨獸。

游匪，奸淫，擄掠，搶劫，逃難，受苦，……一連串的思想風車般的在李成鶴的腦海裏打轉。他想，爲什麼這批傢伙

疲倦了心竅，會專跟我們老百姓作對呢？我們要過的是和平的安居樂業的日子，潘老九不是說過：「等着，我們會有好日子過的，我們現在要重見天

日啦！」雖然他李成鶴還沒有找到職業，但自然不久，也許就是明天，他就會找到一個事情。那麼，——但是這批混蛋，要是小梅的話是真的，可又要逃難啦！」

日子在風聲時緊時弛悄悄地溜去，人們照常這麼地生活着。

李成鶴這幾天來仍舊找不到事做，也見不到老魏，老魏大概很忙，長壽旅館的那個三十二號房間已經回掉，不知道他住在那兒兒。

在風聲緊的時候，小梅自然也減少了收入，她雖然每晚出去，可是尋樂的人似乎大大地減少了。本年每天鬧客滿的旅

館，現在儘有着房間空着，酒館店也很早就打了烺，於是他們的生活就更加困苦起來。

李成鶴正愁得發慌，可是偏偏的這天晚上老魏按着地址來找他。一看見小梅怔了一怔，小梅見是酒糟鼻子，臉上一紅，條地低下頭去，跑進裏間去了。老魏笑着說：

「這位是嫂子吧？你，真好福氣呀！」

李成鶴訕訕的說：「老哥別取笑，……請坐啲！這幾天在那兒，怎麼老找不到你呀！」

「這幾天有些小事情在忙着，所以……所以沒空兒來看你。」老魏說到這兒條的面色一正，向四下裏一望，接着把聲音放低着說：「老李，我今天有一件事情要你幫忙，你反正現在手頭很拮据，又沒有事幹，正可以替我們出一些力。要是你成了功，你就有大大一筆酬勞，以後我們還可以每月送錢給你化，而且現在你可以先拿二千元錢去，這事情很便當，但自然也得冒點兒險。可是這都是替國家出力，嘿！你成了功，你的好處可大哪！」

李成鶴怔怔地聽着，一時摸不着頭腦，但一聽有錢可以拿，心裏便卜卜地亂跳起來。老魏又輕輕地說：「我當你

自己弟兄看待，所以特來叫你發財，你可別辜負我，但還不是開着玩的。你現在得說了，究竟答不答應，要是我一說出來，那時你要不答應也得答應。」說着他從搭襖裏掏出二大

紮鈔票，裝模作樣的數着。李成鶴困惑着，呆瞧着桌上鈔票，結結巴巴地說：「咳，我李成鶴承你老哥看得起，當我自己弟兄看待，要有什事兒用得着我，我李成鶴要是推三阻四，那還算是漢子嗎？你老哥放心說吧！這兒沒有外人。」

老魏微笑着，點着腦袋，這才輕輕的說：「老李，你很不錯，既然信得過我，自然也不必繞圈兒說話，但有的話却不便多談，你也不必探問，總之我叫我幹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是對於我們都有利益的事。」

他說着從褲行裏取出兩把一大一小的虎頭鑽鉗來。「這東西你拿去，今晚在天亮之前，你得從草橋浜下去，在廿一號洋橋過東二十步起，把鐵路路軌上的螺釘一隻一隻撬它下來。你記着，最少須撬掉四截路軌，但須做得乾脆利落，不要阻小，那邊雖有幾個守望班，都是幾個村上娃子膽包，知道嗎？這錢你先拿去！」

李成鶴半響說不出話來，他的心發狂似的跳動着，他感到一種不曾有過的激動，他心裏畏縮地說：「幹這個勾當啲！這，這，這……」他瞧瞧老魏，老魏的兩眼正狠狠地盯住他

瞧，那個酒糟鼻子被菜油燈映得發着紫光。他再瞧瞧桌上那堆疊得高高的鈔票，困惑着，擦額着，他覺得受着一種無形的壓迫，他覺得自己的臉脹得通紅，他想說不幹，但他又瞧見那隻權作米缸用的小肥皂箱，想到明天的飯，想到孩子。

他想說幹，但是覺得這事情有些尷尬，這是不是應該幹的，幹了將發生怎樣的後果，鐵軌，火車，街上時常瞧見的愛路的標語，這一連串的念頭又刺痛着他的心，他把頭垂了下來。

「怎麼！不幹嗎？」李成鶴抬起頭來，老魏的眼睛露着兇光，狠狠地又說：「不幹不成啦！老李，現在只有兩條路啦！」

老魏說着條地從大衣袋裏抽出一支黑黢黢的東西來，同時，指着鈔票說：「聽你的便吧，鈔票和這撈什子比較起來，大概還是鈔票上算吧！哈哈！」

李成鶴心頭一慄，答不出話來，老魏又冷笑着說：「對你說，這裏我們的弟兄多着哩！你不幹也有人幹，這是我老魏看得起你，懂嗎？你大概不致於討厭這些鈔票呢！」

「我……我幹好啦！你老哥的好意我不會忘却的，你放心吧！」

李成鶴紅着臉說着。「放心，自然放心着哩！我再來瞧你好啦！再見。」老魏走到門首，又狠狠地回過頭來說：「告訴你老婆，不准走漏一個字，我記着她好啦！」

仲春下旬的夜是漆黑的，沒有星光，只有寒冷的風在打唿哨，那些小街道是靜悄悄，門隙裏難得有一絲燈光透露出來。李成鶴剛喝過酒，用沉重的步履踏過每一條死寂的街道，走出街尾，那沉睡在黑暗裏的曠野，彷彿在眼前簌簌地顫抖起來，一股野草的幽香刺進鼻

管，李成鶴在打着深深的寒戰，他感到心頭的寒冷，手裏捏着的虎頭鉗覺得分外沉重可怕，他咬了咬牙關，在心裏說：「這是夜耗子的勾當，這是夜耗子的勾當呵！可是錢，有了錢才能夠去買米，有了錢才能夠活下去呢！」

他感到心頭的寒冷，手裏捏着的虎頭鉗覺得分外沉重可怕，他咬了咬牙關，在心裏說：「這是夜耗子的勾當，這是夜耗子的勾當呵！可是錢，有了錢才能夠去買米，有了錢才能夠活下去呢！」

他感到心頭的寒冷，手裏捏着的虎頭鉗覺得分外沉重可怕，他咬了咬牙關，在心裏說：「這是夜耗子的勾當，這是夜耗子的勾當呵！可是錢，有了錢才能夠去買米，有了錢才能夠活下去呢！」

他趑趄着向草橋浜洋橋的僻路走去，心中起伏着雜亂的思潮，他想到小梅剛才慘白的臉色，想到桌上厚厚的鈔票，想到離開不遠的那長蛇似的鐵路，想到臨班守望着的娃子，他感到恐怖和胆怯。他想回去，他想坐下來等待，等待什麼呢？他却不知道，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激動，他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他的精神彷彿上了一付鎖枷，他有着一種恐怖的憧憬，他渴望着自己現在馬上死去，他走着走着，懷着彷彿趕赴刑場的囚犯似的心情。但眼前黑暗的空間，給予他一種大胆的衝動，他摸索着黑暗中蜿蜒斜入榆樹林中的灰茫茫的小徑，迅速地走向鐵路邊去。

廿一號洋橋是一條小洋橋，橋下的水靜靜地躺着，在黑暗中發着死灰色的鈍光，李成鶴轉身摸着鐵軌和枕木連扣着的大螺絲，迅速地用虎頭鉗用力旋轉着，再用小鉗把小螺釘也一隻一隻擡去。一節鐵軌的兩面都有着六隻堅固的螺旋釘，他一下一下用力旋轉，但螺釘由於日久生鏽的緣故，旋轉很不容易，他僅僅擡去了一節，已經費去了不少時候，用去了不少力氣，他狠狠的工作着，腦子裏旋轉着老魏的酒糟鼻子，鈔票，和老魏大衣袋裏那隻黑黢黢的傢伙。他一口氣連擡了三節，已感到恐怖和乏力，他這時彷彿聽到一種囁囁的聲音在不遠的地方響着，他萎頓地坐了下來，傾聽着四周，卻又沒一絲兒動靜，他用手揩着額上的汗深深地吸呼着夜空的冷氣。

但一會兒他又激動起來，又呆呆地思索着，他想時候已經不早，應該走啦，但他又彷彿不捨似的用手摸摸那冰冷的鐵軌，之後，他又聽到那種囁囁的聲音，那聲音就在近處，那是一種風吹電線的淒厲的低嘯。

天空的黑暗。漸漸地開始在褪色了。榆樹的枯枝，在空間隱隱地伸着杈杈顫抖。李成鶴像發熱病似的喃喃起來。他本來不是一個強壯的傢伙，近年來受了生活的壓榨，更呈現出衰弱的狀態，他的不健全的神經，受不起重大的刺激，剛才的酒的麻醉力已經全部失効了，他神經質地站起來，跨着疲憊的步子，腦子裏復映着一個模糊的字：

「逃！」

但是他走不快，彷彿有一種什麼力量在拖住他，他一邊心裏跳着，他手裏的虎頭鉗變得

異常沉重，幾乎要捏不住他，他感到的只是恐怖和空虛，只是良心的譴責，於是一幕慘景在腦海中映現出來：翻車，狼藉的肢骸，血，血，血，……他昏瞶的睜開眼來，灰色的空間瀰漫着稀薄的曉霧，料峭的寒風搖撼着每一顛樹，發出可怕的尖音來，他痛苦得癱攣起來，他的手機械地伸起來，虎頭鉗墮在地上，發出笨重的鈍聲來，他用手抓着頭髮，把兩眼睜得大大地，倏地發狂似的呻吟起來：

「我，我幹了什麼事啦？我……」

遠處，有火車的汽笛在清晨的冷空中顫抖着。

李成鶴陡地全身一震，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一遲疑間，馬上拔腿向廿一號橋上跑去，邊跑邊把外面的布袍子剝下來，迅速地夾裏扯開，用手一連幾扯，立刻變成一幅半方形的白布旗子。於是狠命的用牙齒咬着自己的臂膀，血便汨汨地湧了出來，他邊跑邊用布旗去染那流下來的血。跑過橋西，一直迎着火車來的方向沿

路軌跑去，那一面白布已經變成一方紅白不勻的血旗了。他連忙從路邊搭着的竹籬笆上抽起一根竹竿來，把血布纏在竹竿上，拿着它向西奔去，口裏發狂似的尖號着：「停！停下來哪！停！」

從C城開來的第一班區間車正滿載着中日旅客在曉風裏驅馳着，把汽笛使勁地長鳴着，開車者正睜着疲倦的眼注視着前方，打着呵欠，突然瞧着遠處一個漢子拿着紅旗急急沿路奔來，心裏一怔，立即機警地把機軸一扳，車身立時緩了下來，隨着前奔的勢子，鐵輪在軌道上軋軋幾聲，便緩緩的向廿一號洋橋那面滑去，還未到橋邊，車身便停了下來。

開車的兩個年輕漢子，把頭上那頂黑帽子使勁一按，便雙雙奔下車來，往李成鶴的身邊跑去。

李成鶴已跌伏在軌旁，昏暈過去，臂上血還在汨汨地流着，連頭上，衣上，全是血。

旅客們都從窗口裏探出驚訝的頭來，天已經大亮了。（完）



中江實業銀行

五千萬圓
金 國幣
華合辦資本

孝感

應城 信陽

南昌 九江

武昌 沙市

漢正街

四民路

江漢路

（漢口市內）

分行

漢口河街

總行

一〇〇八八

電話

四五二

江西路

上海分行

國 民 政 府 慶 祝 遷 都 四 周 年

增強生產

誓鉄腕總力結集

起來！全東亞十億人民衝鋒

之路是正義的怒吼

寒瞻了殘酷的敵人前進！

大東亞十億人民舉起

增加生產的鋤頭開發

無限量的寶庫

生產啊！補充啊！

東亞十億人民都

是生產戰士

東亞全土都

是堅壘壁野

三昌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上海九江路六九號

電話一四六四九號

武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上海南京路二〇號

新沙遜大廈一三三號

電話一二三三三號

總行天津興亞第一區山口街三香地

紡績機械以及附屬品一切
高級齒車各種工作機械裝
作一般機械製造以修理

日本機械製作所

上海順朋路七一〇號

電話五五〇六四二八號

染料・棉雜品・土產品
人絹布以及雜貨

太平洋行

上海分行

上海北京路一九〇號

上海信託大樓三樓

電話代表一九四一七號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論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七十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編輯室

△最近物價飛漲，使民生阻礙不安，最大的原因固然是由於貪賦枉法和投機囤積所致。因此有識人士時常喊出澄清吏治和取締奸商的口號。此次國府槍決后大椿與胡政兩入，可說是國府澄清吏治的英斷措置。但國府僅僅槍決一兩人以後，貪污就可以絕跡嗎？這是決不會的。我們以為澄清吏治，必須由制度改造起，否則，吏治永無澄清之日。因為政治有好的制度，官吏的生活才有保障，官吏才沒有貪污的必要，即使要貪污，也無法貪污。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深加考慮的。錢先生的「論政治革新」一文，主張要革新政治須改造政治制度，其見解是極為正確的。我們希望讀者對於此問題再作詳細的討論，以作當局的參考。

△中國自從進行婦女解放運動以後，雖然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但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農村婦女，却依然生活在暗無天日的苦境中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這些佔大多數農村婦女如果無法解脫其疾苦，則婦女的全面解放，終不能實現。楊絢霄女士的「現階段的農村婦女問題」一文，先對於農村婦女怎樣會成了問題及農村婦女問題的諸特徵，加以詳盡的論述，最後並提出解決農村婦女問題的具體對策，確可供關心農村婦女問題人士的參考。

△在人羣裏，有幸福的，也有災難的。如果屬於災難的一羣，便是在春天裏也不容他們稍稍沾受些潤澤吧。李展先生的「春之曲」，便是依據上述那種親感寫來，讀後頗覺有諷刺現實之意。

△葉飄先生是本刊投稿羣中一位使人注意的小說作者。他專以粗線條的寫實手法，刻劃出社會的黑暗，人間的罪惡。在「血旗」裏，我們又見到：善良的份子——李成鶴一流，遭受失業後的苦臉；那些混蛋——老魏之徒，為非作歹的兇相了。所以，「血旗」是一篇富有時代色彩的小說，值得向讀者諸君介紹的。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八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證在申請中

編輯及
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三一三三三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
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十六 元
半年 (十二册)	九十六 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一百九十二 元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六 七 四 二 九 話 電

社 報 書 洲 五 處 賣 販 約 特 刊 本

鎮江	蘇州	南京	常州	蕪湖	蚌埠	南通	杭州	泰縣	揚州	高郵	嘉興	松江	漢口	華北
開通書局	中國鋼筆公司	新青年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新國民書社

代 辦 部

金則書報社
漢口文具社
國文具公司
標新書局 大眾
教育用品社
元大商店 嘉華
書局
會文堂
世界書局 陳恆
和書局 萬象書
局
新泰書局 業餘
商社
西康書店
新國民文具社 新
民書社
商務印書館 新
新書局
新書文具店
世界文具社 世
界教育用品社
中華書社
建國書店 中心
書店 新國民書
局 野草書屋
大同書局 中央
書店 金門書局
中央書紙社 新
新書局 蘇州文
具社 新國民書
店 新青年書社